

黃河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敬贈

五卷·三期
四期合刊

南京圖書館藏 LIBRARY CHINA 月





黃河

五卷三期合刊目次

文藝論

從翻印舊書說起
所謂「藝術家」

作家改行以後

文藝作品「軟」而有用

不能因「忌醫」而「諱疾」

論文

現實的主題論

契可夫論文學(之一)

小說

芳鄰

新生

變

散文

叔本華論天才與道德

流動中的泡沫

祝念(外一章)

詩

河的故事

鐘(外一章)

編後

爾宗(三)	若青(四)	天青(五)	歌雲(六)	勇翹(七)	姚瑤(八)	石安綱譯(一三)	關隄(一八)	田汀(二七)	林嵐(三四)	羅綺(五五)	子煤村(五六)	姚景瑜(六〇)	西燕(六三)	禾子(六三)	編後(六四)
-------	-------	-------	-------	-------	-------	----------	--------	--------	--------	--------	---------	---------	--------	--------	--------

黃河月刊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第五卷

第三期合刊

主編：厲 廠 樵

出版者：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西大街二〇三號

印刷者：新中國印書館

發行者：新中國印書館發行部
西安北大街三八四號

分銷處：全國各大書店

本 刊 價 目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一冊	十六元	元
半年預訂	六冊	元	元
全年預訂	十二冊	元	元

文藝短論

從翻印舊書說起

雨宗

據說：重慶桂林的出版界都不景氣，其原因有三：「一、稿費太低，一般寫稿費生活的文人，不得不投筆改行；二、印刷費太貴，許多書店無力印書；讀者的購買力太薄，雖有好書，也難暢銷，於是文化市場日見蕭條，過去雖曾有一時之盛，如今式便了！」

可是，翻印「水滸」「紅樓夢」……之類的舊書，定價都在數百元，而銷路特別暢旺，這是例外。

戰前紙張印刷都很賤，許多書買，爲要省去作家的稿費，乃翻印舊書，定價雖昂，而一折九扣，定價却極低廉，所以各種各樣的舊書泛濫於市場。戰時，作家的稿費驟然提高，比之一般物價，依然望塵莫及。翻印舊書，覺得稿費畢竟有限，而紙張印刷之費特別驚人，每篇巨著成套成部的翻印，成本頗重，定價更不得不起，然而銷路却極暢旺，何也？

一般讀者的購買力大差，是事實；却還有不惜鉅資，購讀「水滸」「紅樓夢」……此類的人們，也是事實。早就讀過此類舊書的青年男女，既沒有再讀的餘暇，也沒有購買的餘資；而會買得更高尚更貴，更實新的文藝作品，既無興趣，更無學力，只好於茶餘酒後，看膩了戲，百無聊賴，打完了牌，睡不着覺的時候，對那歷歷，看香滑，怎麼怎麼勾搭了西門慶，開情時怎麼得罪了宋公明，黛玉小姐爲何葬花，晴雯女士爲何新病，那以情與時日，掛鐘開卷，而且，有錢則有閒，有閒就附附風流，雖不讀書，臥室客廳之旁，原野更有書齋，書齋之內，必有寶

架書架，書架之內，書架之上，必須排列着或裝成部的書籍，纔足以此聲勢。過去有些書店翻印「四庫全書」「四部備要」，購買者多半是掛在所謂書齋裏給客人看風派的。去人從不讀書，養得胸滿腸肥，更沒有翻閱此類舊書的雅感與熱情。在這戰時，仍能發顯古之熱情，讀「水滸」看「紅樓夢」的，多半是喜歡讀舊書的青年，而喜歡讀舊書的青年，無力買書，能買書的，却又不是真正讀書的人民，所以，真讀書者欲讀而無書，不讀書者有書而不讀，這是矛盾。

有人說：研究文學，必切接受文學遺產。「水滸」「紅樓夢」都是中國文學遺產中最可珍貴的名著，我們絕不能因其舊而抹殺其應有的價值。許多書買翻印「水滸」「紅樓夢」，也就未可厚非。這話是不錯的。可是，事實上，目前真正研究文學的人，已沒有接受此類文學遺產的能力；而可以看看舊書，藉以消愁解悶的，多半不是要接受文學遺產的人。書海結綵，不能長價於薛下之門。施施塵曹雪芹，地下有知，不能沒有遺憾了。

一般書買，雖自稱爲文化商人，却未必都爲推進文化而努力。利之所存，無不攪弄，因翻印「水滸」「紅樓夢」而賺錢，則「七俠五義」「小五義」「玉嬌龍」「肉蒲團」……之類的舊書，也會又交好運，陸續湧現於文化市場。這麼一來，一般書買不能無復古之嫌，而新文藝勢必因此狂潮而減其蓬勃的潮氣，這是可以斷言的。

寫到這裏，從事於新文藝運動的我們，不能不爲之汗顏。自五四運動以來，新文藝運動雖是日益開展，而所有的文藝作品，至今還沒有爲一般大眾所接受。我們無庸諱言，所謂新文藝作品，多半是模仿外國文藝的寫作方法，形式是外國的形式，情調往往往是外國的情調，句子也多

歐化，中國一般大眾，讀這種文藝作品，多半是格格不入。合乎一般大眾的口味，而又表現中國民族精神的新文藝作品，真是寥寥若晨星，創作大業文學！這一口鍋已嚼着十多年了，至今並沒有大眾喜歡閱讀的新文藝作品出現，無怪許多人捧着張恨水的「啼笑姻緣」而不忍釋手，萬分無奈，也只好看看「水滸」「紅樓夢」，聊以消遣世慮了。假使我們所產生的新文藝作品，一般大眾嗜之若狂，（但不能因為要爭取大眾的嗜愛，便寫些富於低級興趣的作品）問世以後，聞譽騰起，一般書賈樂於印行此種文藝作品，也是無疑的。所以，如何爭取廣大讀者的努力，創造以中國為本位的民族文藝，定有賴於從事新文藝運動者的努力！

所謂「藝術家」

若吉

從「讀者導報」第三十期讀到冷波先生的「劇運揚言」頗有感想。其中講到劇人本身的問題，更是「僥倖言之」。他說：

「的確，我們單就個人部份來論（因為個人是團體的基點）：隨着這小小的進展與少數的失檢而來的結果是什麼呢？是人們對於劇人的蔑視。個人沉淪其次，而私人生活對於內外的影響，是使人意想不到；一般形成了人們對於這事業的歧視。記得當劇運初期的時候，是有着這種歧視發生的：人們把從事於戲劇工作的同志看成「戲子」。另外很多人對於戲劇工作很感興趣，但是不敢參與這一工作。當當然給予當時的劇運以很大的阻礙，可是，那是因為對於這事業的生涯與團體所致。而現在呢？却是自己割了一遭很深的鴻溝。爲了少數份子的墮落的生活，而被人們認爲是戲劇從業者一時的现象。雖然人們不像十幾年前那樣說而叫你叫「戲子」，但是却變了個新名詞，稱之爲「藝術家」。所謂「藝術家」也者，爲人人不敢接近的，可怕的，被人輕蔑的人物；生活浪漫，是其特徵，行爲不檢，是其標幟。這種外來的歧視，或者我們還可以姑且置之；最可惜的是：有些號稱爲「藝術家」的人們，偶爾自命不凡，且以「不拘小節」以概括之。

找出一點依據：「以私生活不能影響其藝術價值」爲言，但就絕沒想到那對於「劇運事業」有如何的影響！

冷波先生自己就是「劇人」，所說的話特別親切，也就是一般「劇人」的暮鼓晨鐘。十幾年前，一般「人們把從事於戲劇工作的同志看成「戲子」不肯「另眼看待」，那是傳統觀念的錯誤，不足深怪；現在改稱爲「藝術家」，也並無完全蔑視之意。所謂「藝術家」，顧名思義，是既有藝術的修養，更有藝術的表現，而且能獨具風格，自成一家的人物，這種號稱等光榮！所怕的，就是如冷波先生所說：「生活浪漫，是其特徵，行爲不檢，是其標幟」，「偶爾自命不凡，且以不拘小節概括之」，而招致「外來的歧視」，「給與當時劇運以很大阻礙」。「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劇人」之中，當然也有潔身自愛的人；也怕「爲了少數份子的墮落生活，而被人們認爲是戲劇從業者一般的現象」。冷波先生的憂慮是不錯的。

至於一般「藝術家」以爲「私生活不能影響其藝術價值」，在理論上有無根據，姑置不談；在事實上對於「劇運事業」有什麼影響，倒是必然的。「劇人」之中自稱爲「藝術家」者，能否懂得什麼叫做「藝術」？對於人生社會應該有何貢獻，要具備怎樣的條件纔能當「藝術家」而毫無愧色，這些都是問題。倘以爲已在舞台上演過話劇，而不論成敗，不計功過，有無真正的藝術價值，也不較量，一概自稱爲「藝術家」，而且自命不凡，甚至以爲「藝術家」就必須亂七八糟，這就是好沒了「藝術」，對於人生社會有罪而無功，如此所謂「藝術」，當然毫無「價值」可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樣的「藝術家」，招致人們的蔑視，勢所必至，理亦宜然。以這樣的「藝術家」推進「劇運」，其難如緣木求魚。一切咎由自取，不能怨天，不應尤人！

作爲民族藝術的演劇，在國家社會的文化教養之上，究竟有若怎樣的意義呢？從事於戲劇工作的所謂「藝術家」，應該比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演劇實爲民衆的一種娛樂，目的只在博取觀衆的一笑，可以悉

推進所謂「戲劇運動」，對國家

社會有什麼貢獻，定現其崇高偉大的理想，這任務就非常神聖而艱鉅，而神聖艱鉅的任務，絕不是並無藝術修養，「生活浪漫」「行為不檢」的所謂「藝術家」所能担負起來的。所謂「不凡」，應該在學識能力和道德都有異乎常人的修養，當然也應該以此「自命」而努力。故群邪修壞到透頂，與衆不同，當然也可以謂為「不凡」，但是，如此「不凡」的人物，我們以為不是所謂「藝術家」所應學步的。

「個人是團體的基點」，個人不健全，團體就沒有力量，也就不可能開始「劇運」，結果是漆黑一團。我們對於「戲劇運動」的開展，不但具有同情，而且相輔予以助力。希望願股，也就不憚責備求全。為整個「劇運」的前途着想，我們不得不引用中國的古訓，以供「藝術家」踴躍；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暫時先不必好高騖遠，首先問問自己：有無推進「劇運」的誠意與決心？自己的學識能力和道德的修養，是否真正「藝術家」的條件？這些纔是基本問題。

作家改行以後

天青

關於作家的呼籲，近來彷彿是風起雲湧，而要求提高稿費却是主流

文藝作家在中國，向來本不為一般社會人士所重視，生活艱苦，是其本色，類以養家活口的，只是稿費。戰前百物較廉，靠稿費以謀生，已經「生」得可憐；戰時物價飛漲，作家的稿費雖較提高，比之一般物價，確有牛車與飛機之別，生活更苦是必然的。作家雖應「樂道」，太苦了，却不易「安貧」。有人說：「窮而後工」，作家根本就非「窮」不可。這理論雖然傳之已久；可是，太「窮」了也「工」不起來。作家的唯一生產是寫成作品，作品雖多，換不到一斗米二斤油三斤白菜的時候，活不下去，該怎麼辦呢？於是仰天長嘆之餘，只希望稿費跟着一般物價的提高。

希望是希望，事實不能如願以償，又怎麼辦呢？此路不通，只好「改行」。據說，平時寫經濟論文的女人，許多跑到銀行的研究室裏去了，忙於研究，靜懶於寫文。寫寫小說詩歌散文和劇本的文藝作家，却與銀行無緣，鑽不進研究室去。走向十字街頭，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籃，又不敢荷槍定彈跑到前線去，再不願意回向「象牙之塔」，真有「走頭無路」之感，終於是無「行」可「改」。

但也有窮途好運的作家。據說，重慶有許多文藝作家跑向話劇舞台去了。戲劇也是文藝的一部門，一時雖不能大量的出產劇本，或有劇本而不能上演，幫同「劇人」打雜，也是可以救急的。以勞力向劇團投資，戲既演完，老闆算賬，如有盈餘，拆股分紅，作家多少也撈一份，收入或許較豐，算是暫時可以餬口度日的職業。可是，劇團太少，作家太多，劇團的大門備開一縫，擠進去作家寥寥無幾。所有劇團，既不能常常演劇，而每次演劇所需的成本浩大，收入未必抵去開銷以外還有贏餘。此等作家的情形之慘，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也有自高身價，不願幫人家「打雜」的作家。作家從事於戲劇工作，美其名曰：推進戲劇運動，實際是依賴「托鉢」，投筆而散其景，或執筆而為廣告，揆情度理，不是心甘情願的事。拋棄本行，偶爾湊湊別人的熱鬧，當作一種遊戲，因無傷於大雅；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揮汗工作，這就成爲一種職業勞動，謀生的事務，想一想這種情景，望劇團而却步，也是人情之常，倘其是作家，低首下心的苦幹着自己所不願幹的事務，畢竟不多。

作家投筆改行，彷彿是工廠關門，機器停工，在作家個人是損失；倘說文藝作品多少也有貢獻於國家社會，則作家不單執筆為文，對於國家社會多少也有損失。目前出版物調查統計的結果是：文藝作品幾佔所有出版物的半數，量的方面似嫌過多。為整個出版界着想，為國家的文化建設着想，這不能不說是畸形的發展；因此也許有人主張：文藝作品的產量不妨縮減，而特別加強其他方面的出版物的生產。這主張，我們不能反對。但是，就文藝作品的產量而論，比之文化特別發達的國家，

還是不敢望其項背。我們與其說文藝作品的產量太多，不如說其他方面的產量太少，較為恰當。使其他方面出版物突飛猛進，確是切要之圖；可是不必削減文藝作品的產量。所以，文藝作家不應改行，不必「捨己之田，而耘人之田」。

不但不能改行，而且應該仍本初衷，努力邁進。消為生活所迫，已到了執筆無力為文不成的境地，僅僅希望藉費階層的提高，依舊依賴於舊版家的憐憫，仍然無濟於事，在政府方面，何處關着災難，無不加緊救濟；現有凍餒之憂的作家，確是文化市場的「難民」，也應准予收容，救護和培植。自甘墮落，形成國家社會的罪人，此等作家，任其轉死於溝壑，倒斃於馬路，甚至加以誅除，固不足惜；對於國家社會的文化影響確有貢獻的作家，則不應生視其飢寒的苦痛，而不援之以手。對於不爭氣的作家，過份的寬容賒息，固足以養奸賄賂；不免「除惡未盡」之憂；一概漠不關懷，也足以斷絕國家的文化，更有「細德末滋」之失。還是希望政府當局予以救濟的。

文藝作品「軟」而有用 敬雲

許多人以為：文藝作品只是供公子小姐們消愁解悶的「軟性」讀物，有不為多，沒有也不為少。

不錯，讀文藝作品的人們之中，十之八九是專為看故事的；而文藝作家也多半為供給一般人們消閒而寫作。文藝作品之不見重於社會人士，由來久矣！然而，文藝作品的讀者，不論在任何國度，任何時代，總比其他方面的讀者特別眾多。其影響之大而廣，却也不容忽視。

廣泛的說，誰都有愛好文藝的天性。一般人們的讀文藝作品，其目的只在尋求興趣，而文藝作品能夠滿足此種需要，也遠較其他書籍的為多。一個人，沒飯吃的時候，只想能夠吃飽了飯；天天頓頓吃飽了飯，又想吃味美的山珍海錯，即使燒豆腐，燻白菜，也得五味調和，有人說，讀文藝作品，在人生幾十年的筵席上，就勢露在菜譜裏加一些味精，

吃酒的時候，妙幾碟小菜，酒醉飯飽以後，再吃一盤水果，享樂的絕不可少，還在艱苦的，還有也無妨，一言以蔽之：這只是人生的奢侈品。說文藝作品是「軟性」讀物，不為無因。

根據這種理論，許多人說文藝作品並不是人生主要的非要不可的精神食糧。其價值應列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下，其罪在「軟」。

可是，也有許多本質原係「硬性」的文章，偏偏用文藝筆調寫成，好妙苦口的藥丸加上一層糖衣，以便於吞服者容易下嚥一樣，「硬性」的哲學科學，有時却又藉重於「軟性」的文藝，所以有功，也因爲「軟」。

其理，從實際的功用說，「硬」的未必都勝於「軟」的，中國也不有「以柔克剛」這句古訓嗎？人有骨節，得得有血，有肉，有靈魂，有生氣。死了已久的人，骨節雖然不朽，因為沒有了血、肉、靈魂和生氣，也就不成其為有生命的人了。謀殺殺，雖然需要鋼、鐵、煤炭和各種「硬」的機器，也得有運用它們的智慧和能力。論拉戰，雖然需要飛機大炮以及一切輕重武器，也得有文藝作品鼓舞前線將士的同仇敵愾，激發後方民衆的鬥鬥精神。馬奇諾防線是硬了的防禦工事，新加坡是硬了的堅固軍港，只因爲士無鬥志，情緒消沉，都給敵人攻破了。這道理，很足以供爲一般部份重視「硬性」的人們爲空致資料。

文藝作品對人生，對社會，對國家所表現的功績。觀之不見，聽而不聞，勢覺得渺茫，很空洞，當然不像藥米油鹽的實際，萬里長城，黃河建橋的人所見；可是，潛安一點說，文藝作品是在人生，在社會，在國家鼓盪着的一種空氣。不吃飯，會餓死，沒有萬里長城和黃河鐵橋，不容易表現建國的偉大；沒有空氣，人也一樣不能生存。我們至少可以這麼說：沒有文藝，人生不會美滿，社會不會繁榮，國家不會廣業。

我們絕不諱言，文藝作品之中，也有專談風花雪月，只爲開愁春怨，無裨於國計民生，有害於民族健康的東西，也正和空氣之中有毒菌或臭味一樣。但也有足以發掘民族潛伏的智慧，熱情和勇氣，而向一個未來的崇偉偉大的理想推進的文藝作品，就不能以其「軟」而忽視。

從得地方說

「見功也」比一切政治軍事運動而彰
。但也不能謂爲純粹的。從清樸方面說，「字之肥，陰於斧鉞」。「春
秋」作而亂風靡子。吳梅村的「痛哭三章皆痛癢，獨冠一怒爲紅顏」
，寥寥十四字，而吳三桂之廢不廢，竟有作味，誠是功勳不可磨
滅的例證。不錯，一般文藝作品是「軟性」的，甚至也有輕飄飄薄薄
的東西；可是，偉大的文藝作品，其內容一定是哲學的，社會的，科學
的，形式雖「軟」，實際却又很「硬」。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論文之
中，也有外表雖「硬」，而內容實之「軟」，不堪言的貨色一樣。

所以，它們的結論是：文藝作品雖「軟」而有用。偉大的文藝作品
，其「硬」絕不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論文之下，而它的影響之廣泛而
深厚，也不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所可及。

不能因「忌醫」而「諱疾」 弗翔

「忌醫罪惡，描寫黑暗，好像是自然主義寫定主義的作家們所專心
致力的工作。什麼總叫光明呢？他們從未在本作品裏暗示或指出，而且他
們也許根本不知道：什麼總叫光明。

他們沒有美而遠大的憧憬，只能將社會人生的醜惡，用了不倦的
筆力，加以有力的刻劃，使它分明的顯現在人們的眼前。他們確能分析
社會人生的醜惡，可是沒有建設救病之源，也沒有開出診病的藥方。

讀此類作家的作品，所看到的全是黑暗與罪惡的暴露，甚至以爲一
切的人生與社會根本沒有什麼光明與美善的存在，都已走到了末路，其
勢就非毀滅不可了。這些作品所給予讀者的影響，可以說是有害而無利

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自然主義寫定主義的文藝思潮特別奔騰澎湃
。新興的文藝作品中，洋溢着黑暗罪惡的描寫，使一般青年讀者深受
不良的影響，在他們的眼前，密佈着濃厚的陰霾，看不到一絲一縷的美
麗溫暖的陽光。

爲了這，所以有人大聲疾呼：不要抗拒這人生社會的黑暗與罪惡
！也得積極的寫作一些充滿了溫暖氣味，閃耀着美善光芒的東西呀！這
呼籲切中時弊，實在非切要之論。我們要知道：光明和黑暗是相對的，
因爲有光明，所以有黑暗。惟其有光明的可愛，而黑暗越覺可恨。我
們並不否認黑暗與罪惡的存在，但也不能由任何人把任何社會都沒有
一點兒光明與美善。暴露黑暗與罪惡，只是描寫了人生社會的一面，却抹
煞了另外的一面。自然主義寫定主義作家描寫的深細細，我們應該學
習；但是他們所描寫的題材與寫作的態度，我們却不能苟同。

不過，自然主義寫定主義作家之中，也有在作品裏顯露光明的。陀
斯妥也夫斯其一生窮困潦倒，所見到的，所遭遇的，幾乎都是黑暗與美
難。也正因爲他的身世太苦，到處看不到光明，所以他的希求光明的心
情越迫切。在他的作品裏，就常常顯現這個願望。他所以能成爲十九世
紀偉大的作家，其原因在此；他的作品所以能給予讀者以偉大的啟
示，其原因也在此。

爲什麼讀者深切的，覺光明之可貴，因而暴露人世間各種黑暗與罪
惡，使讀者驚心動魄之餘，知道黑暗與罪惡之醜惡，這樣以描寫黑暗
與罪惡爲手段，而以追求光明與美善爲目的的作家，我們却也不能因其
描寫黑暗與罪惡而予以鄙視，正相反，對於這樣的作家，我們更應予以
崇敬。

果戈理的「死魂靈」，描寫了俄羅斯社會的卑污與無聊，以主筆
的貪婪，阻法，欺騙和醉生夢死的生活，因爲刻劃入微，捲起那隨着人
眼，遮蓋起來的，活在一般人們的靈魂的徹底裏的一切，使國人觸第一
次看見他們自己的種種醜惡，於是受不住如此嚴重刺激的人們，竟就果
戈理的作品「有辱國體」，到處對他加以反對和詆毀，在果戈理也許引
爲痛惡的事吧？果戈理的靈魂裏充滿着對祖國同胞的真摯嚴肅的愛，
所以纔以自己的淚作爲戰鬥的武器，寫成了「死魂靈」。他一定要將他所
知道的一切黑暗與罪惡，在最要求正義，揭示真理的場合上，儘量露道

(以下接第12面)

現實的主題論

姚瑤

一篇作品，不論是戲劇，是小說，是散文，或是詩歌，都必須有一個主題，這主題就是作者所要賦予讀者的最主要的東西，或者說它是一篇作品中的最主要的問題，這問題是通過了作者對觀察，思考，判斷，所提煉出來的。它顯示在讀者的面前，使讀者能從這里得到一點甚麼。假如一篇作品沒有主題，只是一些雜亂的文句的堆集，不能說是一篇作品，猶之人工沒有靈魂，只有一具腐朽的軀殼，不能稱為人一樣。中國有些古文，讀來琅琅上口，但全文讀後，竟一無所有，腦海毫無印象，即目下好些新文學作品，洋洋數千言，乃至數十萬言，讀後竟不知所謂，主旨何在，換句話說，即是沒有主題。

戲劇小說之必須有主題，是至為明顯的，從來沒有見過偉大的劇本小說是沒有主題的。主題的正確與否往往首先便決定了作品的價值。我們試舉一些名著，那一部不是具有主目一個正確的主題？如普迅的「狂人日記」的主題是反對封建反舊禮教的，巴金的長篇小說「家」的主題，在暴露封建家庭罪惡及其傾潰，也是反對封建反舊禮教的。張天翼的短篇小說「華威先生」的主題是打擊抗戰初期那種弄弄鑽營不重實際的救亡專家。姚雪垠的中篇小說「牛德全與紅蘿蔔」及亦五的中篇小說「王老虎」的主題都是寫游擊隊的生活和鬥爭，提倡並處理之游擊隊中的某些共同問題。司馬文森的中篇小說「雨季」的主題是寫一個家庭婦女怎樣從沉悶的家庭生活中走出到社會的奮鬥及轉變過程。斯坦尼克的短篇小說「月亮下落」的主題，是寫歐洲淪陷區的一個小城市的民主精神怎樣對抗納粹暴軍的。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的主題在反映當時俄國父子兩代（即新舊兩個時代）的思想衝突。班台萊夫的「鐵」的主題在寫一

類是愛與仇的矛盾。果戈里的「欽差大人」（亦名「巡按」）的主題在暴露俄國官僚的無知與腐敗。曹禺的「吶喊」的主題，寫抗戰中的新生。陳白塵的「大地回春」的主題，寫中國新工業在抗戰中的奮鬥與成長。「結婚進行曲」的主題是抗戰中的婦女工作問題，等等。每篇作品中，都有一篇顯明的主題，這主題構成故事而發展成爲一篇完整的作品。這樣的在作品才是有骨肉有靈魂的作品。

短篇散文及詩歌也必然有一個主題。如魯迅的一篇抒情散文「秋夜」的主題，乃在抒發一種崇高的感懷，讀者雖不能從這感懷中得到一點具體的東西，或是一個主要的問題，然而却可以得到一種心靈的啟示。朱自清的一篇傳誦一時的散文「背影」的主題，在表現對於父親的真摯的愛情，予讀者以極深刻的印象。屠格涅夫的一篇不滿千字的散文詩「紀念羅列斯加亞夫人」的主題，在懷念一個女戰士的崇高偉大的犧牲。高爾基的有名的散文詩「海燕」的主題，是一個偉大的預言，大革命即將到來的偉大的象徵。郭沫若的散文「小皮篋」的主題，在讚揚一種崇高的人性美。泰索托夫的長詩「辨彩里」的主題，是對於自由的渴望與追求，他的一首長詩二十四行的短詩「囚徒」，也具有同樣的主題，不過題材不同而已。惠特曼的「反叛之歌」的主題，寫被壓迫者的反叛。戴維斯的一首二十行的短詩「我的祖國」的主題，是深深熱烈的祖國愛。拜倫的「哀希臘」的主題，是對於古國的衰敗的同情。總之，散文與詩歌，雖然較戲劇散文短小，雖無故事情節，然而總是有個主題的，這是作者賦予作品的生命，也即是作者所要給予讀者的最主要的東西，沒有這，便不能成爲作品。

主題與題材不同，題材是龐雜的規定中的許多片斷的寫作材料，雖

頭重宜在一種優良

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主

會通過作者的觀察而加以攝取，却不曾加以提煉，加以溶化。主題則是通過了作者的思想意識加以整理溶化了的題材。主題是更深進一層的。譬如「大地回春」一劇裏，新中國工業的發展，是一社會現象，最初作者以為這是寫作題材，這題材是複雜而多面的，經過了作者的觀察，體驗，攝取，整理並分析批判以後，乃形成爲新中國工業抗戰之中將必然地週遭許多困難挫折，而且必然有其光明的前途。這主題是原極明顯的。題材是客觀的現象，而主題則是主觀的產物。

那麼主題是產生於題材嗎？有時是，有時却並不是。有些作者往往在許多題材中去選取主題，決定主題；有些作家却先有了主題，然後去搜集題材，整理題材，以適應主題的需要。這種情況往往產生於作者對某一運動，或某一意識，譬如有人覺得目前物價實在高得太多有道理了，原因固多，但能以爲最主要的是由於奸商的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所致，必須予以暴露和批判。這種便構成了他的主題，然後根據這主題去搜集材料。

不管主題是先於題材，或題材先於主題，而主題的構成，總是由於客觀的現象與主觀的意識的配合。主題不能脫離客觀的社會現象，不能脫離現定的社會生活，否則這主題將成爲空中樓閣。自然，沒有主觀的意識，則現象始終是現象，生活始終是生活，主題是無由產生的。如果對於生活，對於現象，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理解，則主題的構成也不會正確健全。所以主題是客觀現象和主觀意識二者密切滲透的產物。

然則使那裏去獲得主題呢？上面已經談到，即是從現象中去獲得，只有從現定的社會生活中去獲得，才有主題，也只有從現象中獲得的主題，才能構成偉大的適合時代需要的作品。現象是：文藝創作的無盡的寶藏，不管你先有了題材，或先有了主題，其根本的來源是脫離不了現象的。譬如說吧，你對於奸商囤積物價的這一意識，雖然是來自你的主觀，然而却是由於客觀的現象的刺激而起的；因爲社會上有了奸商囤積物價的這一現象，纔使得你對於物價感到不滿，我對於奸商囤積感到痛恨的這一意識。如果物價平衡，你絕對不產生暴露奸商囤積

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這一主題來。假使沒有軍閥沙皇統治下人心思亂，風雨欲來的那個時代，高爾基絕對不會產生「海燕」那象徵偉大時代的到來的主題。中國還有數千年來的封建家庭，巴金不會產生「家」的主題。可見主題是產生於現象的。所以我們必須從現象生活中，從廣大的社會現象中，去攝取題材，孕育主題。題材是俯拾即是，每一種題材都可以產生主題。目前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一個偉大而豐富的新現象，從這豐富的現象中，足可以產生無數偉大的主題，也只有從現象中產生的主題，才是偉大的，才能反映這時代，才能滿足讀者們的需要。

獲取主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有豐富的修養和鬥爭的精神。我們生活在現象中，必須和現象鬥爭，以敏銳的眼光去觀察現象，親身去體驗現象，以自己正確的思想立場，以自己堅定的信仰去批判現象。在廣大複雜多採的社會現象中，廣泛地去蒐集各種題材，鍛鍊主題。不論在前線，在敵後，在後方，就是在最平庸的生活，最沉悶的環境裏，都同樣可以攝取題材，產生主題的。有些人以爲必須在前線，在淪陷區，和敵人面對面地鬥爭，才能產生寫作的題材和主題。在後方，在狹小的生活環境裏，如鄉村，如學校，如小市鎮，所接觸的人物非常地少，生活平凡枯燥，天天如此，平淡無奇，便以爲沒有寫作的題材，孕育不成主題。這是大謬。其實，在這平淡無奇的生活，中，仍然不失其鬥爭的意義，仍然存在著攝取不盡的題材。只要有人，有生活，就有鬥爭，就有題材。如果我們不隨時隨地去觀察，去注意，去體驗，即便在戰場上，在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主題的。多少身經百戰的戰士，經歷不能說不豐富，然而他們寫作不出來，因爲他們雖曾經歷，却不會體驗，同時也因爲缺乏修養，即使勉強如塞地紀錄下來，也不過是一些材料，而不是一篇完整的作品。一個鄉村小學在具有修養的作者觀察體驗之下，可以構成偉大的主題，而創造偉大的作品。愛米裏斯「愛的教育」，不過寫一個小學的平凡的生活，然而却有一個不平凡的主張張愛倫教育的主题。都德的「最後一課」只是寫一個小學生在一天中的所見，題材也是平凡得很多的，却有一個偉大的祖國愛與亡國痛的主題。可見偉大的主

題，並不在生活或題材的是否不凡，只看作者的體諒理解和認識之深淺。以後處理的是否恰當而定。偉大的作家常於平常的生活中採取題材而在平常的題材中寓有偉大的主題。高爾基的多數作品中，描寫下層階級的生活，題材多是平常的，然而寫得深刻動人。這原因爲他的作品更常常具有一個崇高的主題：堅強不息的鬥爭精神，善良純潔的靈魂，崇高的人類愛，以及對於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他的三部巨傳，「兒童時代，」「人間」及「我的大事」，所敘述的流浪生活，是何等平賤卑下，但是字裏行間洋溢着一種對於強暴的反抗精神和一種善良的靈魂的美，所以感人至深，而不失爲不朽的名著。

主題必須從現實生活中去採取，不管生活是否不凡，或是否複雜，對於我們周圍的一切人物和事物，以及一切現象都必須予以注意，冷靜地去觀察他們，批判他們，分析他們的性質和特徵，了解他們個別的及相互間的矛盾，與所以造成某種現象的複雜的社會條件，本着自己堅定的思想立場和崇高的情緒，去擷取題材，組織主題。

有了題材，構成了主題，怎樣去把握並處理它呢？這是一個艱難的問題，需要很好的修養。不務假如對自己所選定的主題，有了明確的認識，確定了發展的過程和其結果，然後處理起來，是極容易的。再以物價爲例。你瞭解奸商和官僚階級居爲物價高漲的主因，那麼你就根據這一認識去描寫種種現象，分析、比較、批判、打擊，使讀者確信物價的高漲，最主要的是奸商與官僚一手造成的惡果。只有消滅囤積居奇，才可以穩定物價。如果你不明瞭物價高漲的原因，不明白奸商官僚的社會背景和其特質，不了解其剝奪性的社會關係，你 cannot 確定物價高漲的主因，則你無論如何不會把主題處理得好，也就不能把作品寫好。又如以戀愛與救亡工作爲主題，假使你對這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和深刻的體驗，你絕對不會把這主題處理得好。必須把這問題多方面的觀察研究，澈底瞭解了兩者間的關係，其利弊兼指所在，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後，你才能把握它，才能處理它。自己對主題模糊，是絕對不會寫好一部作品的。一般青年作者往往有很好的材料，但是缺乏一個明確

有力的主題，作品僅是一堆生活情形的紀錄，或是不平鋪直敘地講一個故事，甚麼也沒有說明，使讀後不知其主題何在。這是由於題材沒有經過思想的鍛鍊所致。把握主題，必須依據自己的思想立場，首先求得主題的靈魂的明確的認識。周錫嘯說：「一個作家的把握主題，是要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的立場上，來看社會，來看問題，來看一切生活現象，而作家在看這些事物時，並不是原樣觀火，袖手傍觀，而是要去觀察這些事物時，把握自己的堅定的思想立場，向這些事物掘門。」這是不錯的。

生活現象是複雜多樣的，題材也是如此。但主題却是單純的。在許多題材中，可以抽取一個主題，或溶化爲一個主題；而一個主題則可容納複雜的題材，因此在處理主題時，極力求主題的單純。主題一單純，題材就容易集中，才容易發展，一切帶入與都環繞着這一個中心，逐步發展開去。譬如巴金的「家」，不管寫克安兄弟的荒淫墮落也好，寫覺尼覺惠的勇敢前進也好，寫馮樂山高老太爺前輩的頑固自私腐敗也好，寫軍閥的內亂也好，然而，是環繞着反對書的一單純的主題發展，一切集中於一個力點上。曹禺的「北京人」的主題，則似乎並不單純，而且很晦暗。你說它是反對嗎？似乎是；你說它是寫人類的墮落，主張人類回到自然嗎？似乎也是。《曹錕被刺》，致使許多觀衆都感到迷惑，而不知它的主題所在了。因此「北京人」這部作品，在主題的處理上，我認爲是失敗的。主題應該明顯單純，處理起來方不致迷亂無主，而發展起來也較容易。把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那樣龐大的巨構，有着複雜多樣的題材，但是始終是環繞着戰爭與和平，這一單純的主題而發展。歌德的「浮士德」也是全部圍繞着巨容，而主題僅爲真理的追求，一切複雜的幻象都是集中於這一點。萊蒙托夫長詩「楊采里」中展開了一幅極生動的畫面，內容是何等豐富，但都集中於渴望與追求自由的堅強與樂觀的意志一主題，是極明顯的，內容複雜而統一，題材能够集中於主題，也能環繞主題而發展開去。詩人穆木天說：「在一個力點上，把題材統一起來，而進一步地，把它充分地發展開，就是把觀

難的現象，單純化，統一化，而再進一步把那統一化單純化的題材，用各種形象複雜地表現出來。」這樣，題材集中於主題，主題統一題材而發展開去，這是處理主題的基本方法。

由上述，主題的處理大致有如下的幾個步驟：第一，通過自己的思想立場，正確而徹底地認識理解主題，以及環繞主題的一切現象；第二，力求主題的單純明確；第三，集中並統一一題材於一個主題之下，用各種複雜的形象，多面地表現出來。這樣或者不致於使得一篇作品，主題模糊，不知所云，或是堆有主題，而沒有發展了。

我們需要怎樣的主題呢？這是目前我們必須解答的一個問題。因為目前的創作活動上，似已出現一種不良的傾向，即是主題的模糊無力，缺乏積極的戰鬥性和建設性。作為文藝評論家的周錫鳴曾經指出目前文藝刊物上的作品，顯得主題的模糊，內容的空泛，思想貧乏，人物更缺乏強烈的社會性格，作者自己的主觀的熱情，都稀薄得很，這比起抗戰初期那洋人民熱愛作品來，顯得非常的貧乏無力。」這種情形，自然是部分的；不能概括整個文壇。近年來，有著正確鮮明而富於積極的戰鬥性的主題的作品，也頗產生了一些。如亦五的「王老五」，姚雪垠的「牛德全與紅蘿蔔」，描寫游擊隊的生活和鬥爭，可算是相當成功的作品。短篇方面值得欣慰的作品，也頗不少。主題模糊，缺乏積極的戰鬥性的作品，也的確出現了一些，而且似乎將繼續地出現。如田漢的長篇「潮」的主題，就顯得很模糊，主要人物如山嵐等的個性，也顯缺乏現實性，其故事結構，極造似於曹禺的「雷雨」中的過份的戲劇性！巧合。司馬文森長篇「雨季」，在主題的處理上也類成問題。徐計的「倫敦的霧」及「西風」上的一些創作大多犯了上述的毛病，還有內容，缺乏積極的戰鬥性的主題。本刊第五卷第一輯林嵐的「千行長詩」長恨歌，「定在是一首天才的美麗的詩篇，然而沒有主題，如果勉強說它有，也是空幻而模糊的。他以充滿了智慧的美麗的詩句為我們敘述了一個美麗的傳奇式的故事，除此以外，他給了我們一些甚麼呢？在選

詩篇中，作者的確顯示了他的美麗的「天才」，也顯示了他的生活經驗的貧乏和對於現實理解的不够。他不能從現實裏去採取材料，構造主題，因此他只憑自己的「天才」和美麗的幻想，創作或傳奇式的羅曼蒂克的故事。如果他多多地體驗生活，接觸現實，通過自己的思想意識去理解現實，而從現實去發展主題，創造詩篇，則他的「天才」將給我們以驚人的成績。一般青年作者，都缺乏生活經驗和對於現實的具體理解，只憑一點不凡的生活和空幻的想象寫作。即一些所謂成名作家，因為自己沒有深刻地去體驗生活，對於現實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根本逃避現實，也多犯上述的毛病。於是正如周錫鳴所說的「傳奇式的故事，表面的生活現象，沒有中心思想的主題，沒有社會性格的人物，沒有社會意義的身邊瑣事的感覺，沒有生命的自然現象，沒有強烈的主觀思想情感的含蓄而空洞聯繫的語言，都寫成了詩，寫成了小說，寫成了散文，寫成了戲劇。」這種例子是極多的。如徐計的「三思詩抄」，（見「詩與潮文藝」）黑家的「給蕭蕭外三章」，令與合得的「山居有韻」（均見「文藝先鋒」）S.M.的「白楊」等等究竟表達了甚麼意義呢？如

給石榴花

像一個明眸皓齒的少女
你棹約地站在窗下
悠悠的白雲都停住了
它要下來吻你呢
有人在你身旁用竹竿涼衣裳
你把她裝飾得和你一樣美了
在五月裏
是你的季節
也是懷人的季節

「形象」的刻劃上，在寬境上，還不失為一首優美的小詩，但究竟缺乏一種積極的現實意義。端木蕻良根據古代的神話故事創作的「女神」及「琴」（均見「文學創作」）雖然寫得很華麗迷人，然而也同樣缺乏現定的意義。

文藝是鬥爭的武器，是教育的工具。因此文藝創作的主题必須是現定的，必須是積極的富於鬥爭性的；積極地對於敵人，對於強暴，醜惡，黑暗，鬥爭，對於現實生活的鬥爭，對於苦難，拋棄的鬥爭，對於不幸命運的鬥爭；積極地從事於生活的建設，社會的建設，心理的建設；對於任何人，任何事物，我們都應該積極地向前，向光明，向真理；積極地與敵人爭，與強暴爭，與醜惡爭，與黑暗爭。我們暴露黑暗，醜惡，是要批評它，糾正它，絕不作消極的描寫，不作怨憤的悲觀的號叫。我們破壞舊的，同時也建設新的；不作消極的破壞，而作積極的建設。鬥爭主席指示青年運動的四種方式：

第一，以仁愛代殘酷，以利他代自私；

第二，以積極代消極，以建設代破壞；

第三，以具體代空泛，以力行代空論；

第四，以堅定代動搖，以謹慎代放縱，以遠大代淺薄，以自強自治

代依賴空泛。

可以適用到文藝作者及文藝創作上來。文藝作者若切實地運用這四種方式去適應現定，去搜集題材，從事於創作，則其主题必然是現實的，必然是積極而富於鬥爭性與建設性的。曹禹的「姊妹」，陳白塵的「大地回春」。揭發了抗戰中的某些黑暗腐敗現象，予以嚴正的批判和打擊，顯示了積極的光明面，其建設性是經過破壞性的。這種主题的處理是正確的，積極的，鬥爭的。上述的「牛德全與紅蘿蔔」及「王老五」，也是具有積極的鬥爭的建設意義的作品。

我們應該明白：所謂鬥爭，所謂積極，所謂建設，並不是狹義地只指戰場上的肉搏戰，而後方的威風口號，或指後方的各種建設事業，而是要在全面的現實生活中，去積極地鬥爭，去積極地鬥爭，去積極地鬥爭，去積極地鬥爭。

材儘管龐大複雜，儘管是黑暗醜惡，都可以攝取為主题，至於如何表現，如何處理，完全看作者的意識和立場而定。你有積極的鬥爭的意識，則你筆下的主题也一定是積極的鬥爭的。你是一個現定的鬥士，那你的主题，必然是現定的，即使是寫戰爭的慘敗和死亡，寫殘酷的醜惡，寫了怕的黑暗，也是有着積極向上的充滿着光明的自信的。這種作品才能鼓舞人心，教育羣衆，促進社會，推動時代，才是今日，我們所需。

主题是通過了作者的思想意識所產生的東西，所以主题的積極的鬥爭性和建設性，首先決定於作者的思想意識，而思想意識的正確培養，又是由於對於現實的正確認識與理解的，因此，今日我們文藝創作的主题，乃是取決於現實的主题。

總結以上所說，主题是作品的靈魂，健全的灵魂，乃是構成一篇完整的作品首要條件。我們必須有一個健全的主题。這主题是來自現定的。今日我們所有的作家，都必須站正正確的思想立場，從現定的生活鬥爭中去發掘鍛鍊出積極健全的主题，在選育身內有靈魂的作品。

一九四三年十月於夢園

（以上接第七節）

些黑暗與罪惡，進而嘲笑它們，侮辱它們。他的動機非常動人純潔，爲了祖國的進步與改造。這也和陀斯妥也夫斯其是一樣：暴露黑暗與罪惡是其手段，追求光明與美善是其目的。他的暴露黑暗與罪惡，不應予以反對和蔑視。

中國青年都有光明美潔的憧憬，深入社會以後，所見所聞，多半是黑暗與醜惡，因而說許多是憤世嫉俗之詞，倘若從事於文藝寫作，其作品也就免不了暴露黑暗與醜惡。不滿於現狀，彷彿是青年的一般現象，但其用心却很純潔。因爲所懷的憧憬太光明，太美麗，所以遇到黑暗與醜惡，也就更憤恨，更厭棄。假使他們依舊保持其光明美麗的憧憬，而且努力以求其實現，則暴露現有的黑暗與罪惡，並顯示其光明與美善的所在，這種態度是正確的，工作是邁進的。

我們不能因「忌醫」而「尋疾」，當然也不能只說疾病，而沒有治病之方。

契可夫論文學（之一）

石安編譯

說起契可夫，很多中國青年是知道的，有不少人讀過他的短篇小說，可是關於他的文藝見解，國內文壇還很少介紹。契可夫天沒有寫什麼文藝理論論文，其見解散見於他給友人書信中，現即此亦可見其見解之新穎。凡且多經驗談，可供青年寫作練習之指針，故遂譯於後。——譯者

一 藝術的本質及其任務

我以為凡上帝賦予以稀有的科學思維能力的，運用科學方法觀察的時候，有唯一的出路，就是研究創作的哲學。他可以把一切時代藝術家的一切優秀作品集合起來，使用科學方法，抽出其中使彼此相異和決定其價值的共同東西。此種共同點也就是法則。凡稱為不朽的作品，此種共同的東西很多，假如去掉了，則作品失去其價值與魅力。換言之，此種共同點是必需的，為一切不朽作品的必需條件。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與友人書。）

文學的任務和美術性的標準

荷馬莎士比亞，咪加（西班牙十七世紀著名詩人兼戲劇家），以及一般古代作家，不怕敘述醜惡，但在道德方面，要比我們堅定得多；而現代作家在紙上則文雅小心，但在精神和生活方面都冷峻，或放蕩不羈。我不知道這兩種人是誰正確。醜惡不害羞的歌詠愛情，照著它在美麗的自然而所發生的那種描寫它，而另加波拉，馬里特，波波等文學家則對此事諱莫如深。對這兩種人我不知誰的審實力較佳。這種問題也和意志自由一類問題一樣有待於將來的決定，我們只能提到一下，

解決它則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有人指出屠格列夫和托爾斯泰避免觀感，但這不能解決問題。他們的厭惡不能有所証明，因為他們以前也有一代的作家不管認為醜惡不痛痛寫，而且認為描寫農夫及官僚亦有傷作家的尊嚴。無論那一時期如何隆盛，我們不能根據它以掩護一派和反對另一派的文學傾向。

文學之稍覺憂鬱，是因爲它描寫實際的生活。它的作用，就在無條件的忠實話。把它的的作用限於獲得果實，有害於它正如蟹利維坦靈樹木，命令他不要觸及土中的根和變黃的葉一樣。我同意果實是好東西，但文學家並非水菓商，化妝品販賣者和討人喜歡的人，它是一個盡義務的人，得盡義務和有良心。他也克製自己。成見，免不了以生活中的污穢來塗污自己的想像。他也和一切簡單的通信記者一樣。假使有一記者基於厭惡的情感或只想滿足讀者，而只描寫城市的顯要，高貴的婦女和道德高尚的驛路員工，你將怎麼說呢？

在化學家看來，世上無所謂不潔淨的東西，文學家也須和化學家一樣的清觀。他必須去掉一些俗世的成見，必須知道英雄堆在風景畫中亦有其可敬的地位，惡的情感也和善的一樣存在於生活中。

（一八八七年一月與友人書）

我以為文學家不是解決上帝是否存在，何謂靈魂主義一類問題的人，文學家的任務只在誠實誰，怎樣和在何種情況下說起和想到上帝或耶

到主權。藝術家不是自己的人物之裁判官，而是公正的審入，我聽到兩個俄國人關於悲觀主義的一般無秩序而一點不能解決問題的談話，我就應該把這段話直通的轉述出，對它估價則是法官即審者的責。我的事情只在於能將寶貴的和不重要的見證分開，能修補寫人物和用他們的語言說話。

(一八八八年五月與友人書)

未必在我最後一篇故事「出莊」中看不出「傾向」吧？你有一次對我說我的故事缺少抗議的成份，在裏面沒有同情與憎惡……但在我的故事不是從頭到尾反對說謊嗎？未必這不是一種傾向吧？

(一八八八年十月與友人書)

在和作家朋友們談話時，我常常解決專門問題非文藝家的事，嚴肅的文藝家才担起自己不了解的事。解決專門問題有專門家，關於農村公社，關於資本主義的命運，關於飲酒之害，關於婦女病，這些事由他們來診斷，而藝術家則只能判斷他所了解的，他的視野和其他專門家一樣的有限。只有那些從未寫作過文藝的人才說在他的範圍內沒有問題，到處都是回答。藝術家觀察，選擇，猜測，結合，這一切動作之前都須有問題存在，否則將不知猜測和選擇些什麼？假使創作中沒有問題和主意，那必須承認藝術家的創造沒有意義，沒有預知打算，只憑一時高興。所以假如作家誇獎我說我寫小說是無所為，只憑一時的靈感，那將是我說成一個精神病者。

你要求藝術家對工作應有自覺的意識，這是對的，但你看兩個概念混淆了，即問題的解決和問題的正確提出。藝術家只應注意第二點。在「安娜，卡列寧娜」及「罪惡舍」中一個問題也沒有解決，但你看對它們完全滿意，因為那裏面一切問題都正確地提出來。法庭必須先把問題正確提出，讓審判官予以解決。

(一八八八年十月與友人書)

所作長篇小說，近來進展甚速。我在裏面敘的是些好人的生活，他們的面貌，事業，語言，思想以及希望。我的目的是一舉兩得：正確的描寫生活並順帶指出此種生活如何脫離了常軌。這一常軌為何，我不知

道，正如我們誰也不知道一樣。我們都知道不誠實的行為是什麼，但什麼是非誠實的，我們不知道。我將誠守較近於情神和我聰明的人所經驗過的那種範圍，這一範圍是人的絕對自由，不受暴不成見，愚昧，鬼，情慾等等的支配。

(一八八九年四月與友人書)

假使有人端給你一杯咖啡，我們用不著在裏面尋找啤酒。假使我貢獻你教授的思想，那就請你不要在裏面找製可夫的思想。我誠意的感謝你……未必你如此重視任何種的意見，視其為重心之所在，而不注意其所表示之方式，其來源等問題吧？乍聽看來，問題中心在於看此等意見之本質及其所受外界的影響。我們應客觀的看待它，當它為物件，為徵兆，不要急於同意或辯駁它。比方我插寫一種滑稽病時，足下想不致以輕薄的調語來看待它。我們對於意見的態度也一樣。我完全不想以己的關於戲院，文學等的驚人見解對足下立異鳴高。我只想使用自知識，描寫出一種滑稽病，好人如聰明人如果墮入其中，無論他如何願意認識真實的生活，依其習俗的方式來思想，不自主的將如奴隸一樣的訴苦，或抱怨一切。

(一八八九年十月與友人書)

足下責我苛刻，認其為對善惡均無動於中，缺少理想等等。足下蓋欲我於描寫盜馬者時，指出盜馬為有罪。但這不待我說，人早知道，且請陪審官去審判他，我的事情即在敘述其經過。我寫道：你們要辦盜馬的案子，你們要知道盜馬者並非乞丐而為飽足的人，信教的人，而且盜馬不傳為竊盜，且為憐憫。能將藝術和說教結合在一起，自然頂好，但由於技術條件，這在我為異常困難，而且幾不可能。假如用幾千字來描寫盜馬，我必須絞身處境，照他們的聲調來說話和思想，如他們的精神來感覺，否則，我如加些主觀成份，即所描寫的形象散漫了，故事將不是那樣緊張，如一切短篇故事所要求的。我寫作時完全預讀讀者，相信故事中不足的主觀成份，他們自己會補足的。

(一八九〇年與友人書)

我不會寫小孩寫作，十年來只爲他們寫與次，而且我也不愛和不承認所謂兒童文學。給兒童讀的東西也適宜於成年。安徒生，果戈里無論兒童和成人部愛讀。不要寫兒童寫作，應寫兒童們從成人寫的作品中選出一些真正藝術的。要有選擇藝術的能力，這比藝術家想出一種特殊的藥方（只因爲他是一個小孩）爲更直接痛快些。請原諒這一整場上的比喻。

（一九〇〇年一月與友人書）

文學的意義

凡是真正的科學和藝術，所追求的非一時的和局部的目標，而是追求永久的和一般的真理。它們尋求真理和生活的意義，尋求上帝，精神。而當我們把它們附屬於日常的需要，附屬於醫院及圖書館時，我們只有障礙生活，治絲麥芬。我們有許多藥劑師，醫生，法學家，但完全沒有生物學家，數學家，哲學家，詩人。一切智慧和精神力都用於滿足一時的，片刻即逝的需要。學者們，作家們，藝術家們的工作都很緊張，由於他們的仁慈，生活的便利日益增加，人身的需要也增多，然而需要卻變得很遙遠，人還同過去一樣，是最野蠻與最原始的動物。而一切都在使多數的人類墮落，和永久失去其生存能力。在此種條件下，藝術家的生活失去意義，他愈有才能，則他的作用愈不可解，因爲表面看來，他的工作是爲了野蠻而原始的動物的歡樂，支持現有的秩序的。而我則不願意這樣的工作……

（一八九六年，全集第六卷二八〇頁）

作品必須有明確而確定的思想，你須知道寫何寫作。假如沒有確定目標而走此藝術道路，你將迷失途途，而且你的才能將害了你自己。

（一八九六年，全集第九卷，一七五頁）

足下由抽象觀念的領域取材，這是應當的，因爲藝術作品絕對不要步於某一偉大思想。凡是認真動，才學美的。

文學的社會作用

（同上）

我害怕托爾斯泰的死，假如他死了，我的生活中將有一塊大地地位空虛起來，第一，我沒有受一個人像愛他一樣。……第二，假如文學界還有托爾斯泰，文學家們學得容易和愉快些，縱然自己承認一點事也未作，也不甚可怕，因爲托爾斯泰替大家做了。他的活動滿足着一般人對文學的期望。第三，托爾斯泰有如此之高的威感，他活着時，文學中的低級趣味，一切卑賤卑陋的東西都壓藏在陰處不敢出來。只有他一人的道德權威能將文學界的情緒及潮流舉至相當的高度，沒有他，文學界將如擊鐘無首，或者成爲失去牧者的羊羣。

（一九〇〇年與友人書）

部爾熱（一個小說家及批評家）在其長篇小說「學生」中寫下一幸運的結局，但人們很快會忘記此種無聊的結局，而只記得他所寫的那些「經驗」，這些經驗不外使科學失敗，輕視良心，自由，愛情，誠實，道德，在羣衆輸入一種信念，彷彿使人與禽獸不同和強制其獸性的東西，並經過幾世紀與科學鬥爭所得的一些東西很容易以「經驗」所推翻。未必這樣的作家能迫人感覺光明的未來，迫人思索和承認是非之辨，使人感覺有推新之必要吧？不會的，他們恰恰強迫法國走上墮落之路，而在俄國他們則幫助我們稱爲知識份子的一類此種動物及蛆虫之繁殖。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與友人書）

文學與科學

我剛讀過「加勒斯的睡眠」，正用心思來着一問題，即足下所描寫的睡眠究竟至何種程度。在我看來，足下所描寫的睡覺的人的一般感覺及腦神經的工作都寫得很藝術和合於生理學。記得兩三年前讀過一篇法

國寫小說，作家描寫一個兩兩相爭的兒生歇斯甲病的情形，十分真實，我敢想那描寫的直覺有時和學者頭腦一樣。兩者有同一的目的及本性，將來在方法成熟之日，他們會齊飛一片，此為我們今日所不能想像的巨大的驚人力量。「加勒雷的睡眠」也引起我同樣的興趣，今天我很相信博克萊的話，費是沙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已表現其知道新陳代謝的法則，即是文學家能走科學家的前頭。(二八七)

(一八八七年二月與友人書)

那耳熱是一位有材能，智慧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完全熟悉自然科學的方法，好像他住過科學院，醫學院，而且讀得很好一樣。他甚至在家政的領域內亦不外行，這是新英國作家都不知道的。至於書本上的心理學，他之不知道，也和優秀的心理學家之不知道一樣。

(一八八九年五月與友人書)

足下謂其些知識雖有權存在，我認爲各種知識都是能和平共處的。解剖學和修辭學的起源同是高尚的，具同一的目的，且該人也是共同的，即是魔鬼，它們間用不着相爭。假使人知道血液循環學說，他的知識因而豐富，但如他又知道了宗教史及文學，他不會變貧乏而是更豐足些。此所以在天才間永無戰爭，歌德以詩人而兼自然科學家。

(一八八九年九月與友人書)

假如作家描寫病人的心理，這並不是說他自己已生病。我寫「黑僧人」時，還有一點靈敏的思想，而以憑冷靜的思索，我只是想描寫一種自大狂的人，我夜間夢到他，次晨醒後，即講給米夏爾。

(一八九四年一月與友人書)

無疑的，醫學的研究對我的文學活動幫助不小，它大大擴充我的觀察的領域，使我的知識豐富，這些知識對於我這作家的價值只有我自己醫生的主人知道。也由於我了解得藥，得以避免許多錯誤。了解自然科學及科學方法，常使我謹慎小心，儘可能使我的寫作與科學資料相符合，不能符合時，我儘可不寫。願命的說，文學創作不能與科學資料完全符合，不能在舞台上描寫服毒而死的情形與真的一樣。但在此也須使讀

者或讀者總認作家是自行，我不是屬於對科學或醫學的藝術家，想

作家的習慣

「未來的城市」是很漂亮的題目，新穎而有興趣，我以為如不謹慎，可以寫得不壞，但書是如何懶惰！「未來城市」如果要成爲藝術作品，必須有如下條件，(1)沒有關於社會政治經濟一類的長篇宏論；(2)純粹客觀；(3)描寫裏面人物及事物時須說實話；(4)簡潔；(5)勇敢，新穎，脫離俗套；(6)熱誠。

(一八八六年與羅力山大，奧可夫書)

個人的風格

我怕那些從字裏行間尋找傾向，認我爲自由派或保守派的人。我既非自由派，亦非保守黨，既非滿進派，亦非淺淡派。我只願做一個自由的文藝家，只願借上帝來給我力量做個文藝家。我懂任何種的証語，和樂力。假善，愚鈍，專制不備支那著商店與牢獄，而且我存科學，文壇及青年中也看見這些東西。我對憲兵，屠戶，學者，作家，青年都無特殊的愛好，我所最尊貴的爲人的身體，健康，智慧，才能，靈感，熱情，和絕對的自由，沒有武力和神話的自由。如果我是一個大藝術家，這即是我更遵守的政綱。

(一八八八年十月與友人書)

我願相信科羅林可的最後勝利，和他能找和憑藉。他的身體健康，頭腦清醒，覺悟健全，精神清明，且無成見。雖然我沒有科羅連可的優點，但我也有自己的值得說的地方。我過去犯不少錯誤，但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會寫過小說，寫過故事，寫過詩和小調歌曲，寫過新聞及

社會，向歐戰，其他不成形的東西。寫小說失敗，我就開始寫故事，寫故事，寫不好，又去寫小調歌曲，如此沒有完，至死為止。我雖無成績，但一分心也不後悔。

(一八八九年九月與友人書)

足下問我對大作短篇故事的意見。甚麼意見呢？足下長才，所作「在草園」其所表現的異常的力，使我妬忌，恨非為我所寫。足下為藝術家，聽則人，感覺靈敏，描寫人物時使人能看見和能用手觸及它，此之謂真正的藝術。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與高爾基書)

作家的客觀主義

主要的是要注意個性。假使劇中人的個性都和骨相似，則這一戲劇有何用途，恰使人感覺厭煩。你戲中的娜它夏，柯了，托夏是什麼作用，雖在存留以外就無生活嗎？誰能與知道你的生活，你的思想呢？請寫人要像人，不要像自己。

(一八八九年五月與亞力山大，契可夫書)

有一次曾寫兩足下，顯寫得同情的故事時，須要冷淡些，而足下並未了解我的意思，對於故事可以哭，可以笑，可同裏面的英雄一齊受難，但以為要做得使讀者看不出來。愈客觀則愈有力，這是我所要說的。

(一八九二年四月與友人書)

作家的辛勤

你寄來的故事，很像是懶惰的結果，你在一天內寫成的嗎？懶惰無益。你在何處看見夫婦兩人如在你故事中所寫，同進晚餐研究論文，而且平日光下而無有此種論文。你要自重，不要讓神經偷懶，廢意志

指揮著手工作。一星期內寫的故事不要超過兩個，縮短它們，修改，不要妄寫你所未經歷過的痛苦，不要畫自己未見過的畫。因為在故事中的說謊比在談話中的說謊還要輕微無謂得多。

你寫故事花的時間超過一晚嗎？沒有的事。你把文學看成辛苦事，然而它是辛苦的。你如寫一百五十至二百行的故事時，花五天至七天的工夫，或者會有些結果。你自己將不認識自己所寫的，正如你在鏡子中不認識自己一樣。

(一八八六年與亞力山大，契可夫書)

我不僅誇獎足下寫得不錯，而且也應實備足下寫得很少。在這篇好的「蘭尼奇」裏，我找出幾個缺點，只有用你寫得少來解釋。蘇格拉克說過，作家寫得少和醫生缺少練習一樣的行事。

(一八八八年一月與友人書)

契可夫教我們，假如要成為真正的作家，必須專攻此事。在此，也和和在別處一樣，淺嘗則止不會有所成就。這門手藝也和其他的手藝一樣，需要才能，也需要工夫。應當最靈敏的用工。

(津金著：契可夫回憶錄一九一一年)

閻文儒著

西京勝蹟攷

新中國印書館發行

芳鄰

（一）

搬進新窩的第一天，我就發出一連串問題：「要是風堵牆，或者這門門被風吹倒時，怎麼呢？窗口就整不整的那幾片瓦，怎麼不把它整好呢？這塊地已經被雨淋壞了，怎麼不把它修補得乾乾淨淨呢？還有這根柱子又粗又細，怎樣不換一換呢？我又想：假如舊雨電線線頭，不要堆積木料，開個污水，而種上花草樹木，或者就植兩株葡萄吧，那該多麼好呵！紙糊一株老杏樹存本，那實在太單調了，而這些否樹也一定感到寂寞的……！」。

雖然想到了這麼多，但最終卻能無所事事，有什麼辦法呢……
……唉！

的確，這所三進型的房子實在太單調了，雖然也有幾青春時代的印那時也一定就不美觀；何況現在老了，而且成了殘廢，沒有光彩，沒有生氣，像一個貧窮的老人。雖然這塊地有兩畝地，但輕輕推一下，也許就會倒的。土牆塌開了縫，傾斜著，隨時準備著向你撲出來的姿勢。板壁被拉壞爛了，有的地方糊上一層鼻涕油膩。早晚進出，冷不防會碰破蜘蛛網裏。這房子臨街的一邊是舖面，其次，是住宅。第三進也是住宅，不過三進後面，還有一塊荒地，圍着不高的土牆，那裏面是幾根碗大的梧桐，狗尾草，葛藤，垃圾，尿水，和露毛房。那裏有：就是蛆虫，金蒼蠅，蛤蟆，毒蛇……之類。垃圾堆就要把門口封鎖了，通過封鎖後，還得用縱跳的步法，才能就過尿糞網，到露天毛房，出來，也應該如此。白天還不費事，晚上可就麻煩了。所以，這大小

人無極到這裏就變了，但變為變，自己也覺驚慌的到地便弱起來，而百病的領域，也死一天天的擴大，這整個屋子，也差一點就變成一個大廁所。

然而這塊的房子，還種了很多人，這些人與屋子是頗相稱的，有裁縫工人，木器工人，印刷工人，刻字工人，雜事，雜貨員，以及商店老板打金的，這等窮苦的小販是單身外，他們有一個相好的老婆。其餘就是兩個七八歲的孩子，是窮苦的？我不大清楚；不過我知道：男孩子的天賦角真，常常帶着一臉酸澀的愁容。女孩子的面上，而今愁眉苦臉，上面帶着一層黑黑失失的風塵。我搬進房子的第二天，他們就來和我熟識，女孩子還到我的這裏問這問那，我沒有拒絕她：不論什麼人帶孩子，祇要他願意和我接近，這總算是一種幸福，至于那個男孩子，却與兩脚一盤，理上我的床舖，週七八禮的翻行來。

「唉！下去吧！小朋友，你的鞋子！」我喚他下去。
「不，不，不，不，不。」他努着嘴，又登了兩下脚，要我教他，「教我吧！」他問：「我教他的。」這「不」不是一「不」字麼？這孫孫本的一「不」！「不」不！他還想，將來的被着其去借他的眼睛，舉目照照看，不消子一樣，這却不能再想下去了。

是的，錢，錢，錢，作一點好事吧！你看這被蓋！」。
「下來！下來！」女孩子們催我，立刻自告奮勇的去找他，但男孩子無酒酒的，像個懶鬼的小公鴨，女孩子也并不示弱，這可更使小公鴨生氣了，不能以最近的話語與他談：

陽慶

你是啥東西？要x的！你媽是野雞，你長大也是野雞——」。

「放你媽的屁——」女孩子原就招架不住了，要哭的樣子，這下就「哇——」的一聲哭起來；「嗚！嗚！嗚！我媽是野雞，你們三代人都是野雞——嗚！嗚！嗚！你個龜兒子！賣爛勾子的！嗚！嗚！嗚！嗚！」

這禍事是我引起的，所以心裏很難受，勸也勸不開，正束手無策時，忽然有人叫喚：

「貴生！小雞種！你在鬧啥引不出來，揍死你個龜兒子！」

男孩子這才為地一驚，連縱帶跳的竄出去，我想：叫他的大約就是他的媽吧！他出去後，我又安慰女孩子一陣，她又才慢慢的擦着眼淚走了。

以後，他們再沒到我的房裏來。

小孩走後，我整理一下床舖，又打掃一陣房間。房間是長方形，靠牆牆的一面比較陰暗，又將鋪位放到靠窗的一面。床很簡單，祇是一塊寬約兩尺的木板，牀說是用二百五十元換來的。下面用兩條長檁作爲腿子，這腿子一共該是八條，所以躺上面到很平穩；但沒有草蓆，很硬，朋友早上問我是否睡得舒服時，我祇好寒說：「不舒服，硬得很，醒了幾次」。後來才由沙兒借了一條毛毯給我，以後這才沒有做甚麼惡夢。

床，解決了，但沒有桌子但我是極感不便的；不管住什麼地方，首先得弄一張桌子，這是我的習慣，現在除床外，就空無一物。後來池兄又答應給我購置；在未購置以前，祇好躺在床上，胡亂翻開舊書。直到第四天，桌子才買來，桌而是一塊二分厚的木板，下面用四根竹棍撐住它。另外還有兩條質料式樣相同的小凳。雖然如此，我也很高興，立刻將桌子移到玻璃窗前——房間裏唯一的一塊玻璃——將它安放得很平穩，然後將幾本舊書放在上面，這才舒了口氣，而且，打寫算幾封信，還是不能再延緩的了。

但是，我忽然發覺沒有視台。

這自然是不行的，祇好決心去買一個土盤來用，但結果也沒有買到

，又喪氣的走回宿舍：那個賣豆腐乳的老漢，正在香樹下納涼，我忽然問他：

「喂：老漢！有沒有視台？」

「什麼視台？」他一怔。

「視台就是視台，寫字用的……」

「沒有，沒有，我們不用這東西，前面人家或許有……」他很抱歉的樣子。

「我不懶再借了，我想：『沒有就不寫吧！』於是躺在床上發悶，似乎又想打盹。

沒有多久，門外忽然有女人的聲音：

「你不是想要這個東西？」

「呵！是，是，是，我翻身下床向她說：『謝謝你，我正需要視台。』」

「那借給你好了。」她笑了笑，遞給我，便背扇扇掩着面說：「以後需要甚麼東西，比如茶水之類，不用客氣，同房居住，等於一家人」

「是，是，感激得很」。當我還想答謝她些什麼話時，她已回到房裏去了。她的房間，與我的遙遙相對，祇隔三四步遠，低聲談話，也能聽見。

(二)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較早，屋裏雖然愁苦着臉，天空倒是很明朗的，晨風吹拂着香櫚，葉子發出瑣碎的細語，一隻喜鵲在樹頭啼叫幾聲，又振翅向有紅露的方向飛去。別的雀鳥們，也天真地吵鬧着。我正沉迷於這晨景時，忽然聽見劈柴的聲音，猛回頭，却看見她的背影。

她的背影，是修長而單薄的，長得不豐滿，沒有青春的誘惑力，雖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然貼身圍了一件粉紅汗衫，也沒有動人的力量，後腦拖上兩條辮子，辨

子的末梢，用粉紅絲線挽上兩個蝴蝶結。頭頂插一朶梔子花，身上外罩白夏布旗袍，赤足上套一雙高跟皮鞋，那兩條腿子，似乎也並不細膩，色黃，瘦硬，似乎還毛茸茸的。後來她似乎覺我在注視她，便故意將衣盒往下拉，企圖掩蓋那露了出來的紅綢褲，而且跟着同我打招呼，但她閃閃，並沒有回過頭來，似乎還有一種少女的嬌羞。我回問她後，這就對我發出一連串問題，比如我的姓氏，籍貫，從何處來？路上走了多少天？現在在什麼機關服務？每月能拿多少津貼？……等我都一一答復了她；而且覺得這女人的態度很大方，毫無有小家小氣的樣子。年做也許祇有二十四五，談話時，很侃侃，愛笑，又顯出一種故意的做作。

她說完笑後，站起來，回過頭，使我覺察出她的面影和背影到並沒有不相稱的地方，一對迷人的黑眼睛，神秘的躲藏在長睫毛裏，嘴唇很薄，裏面排列着兩行雪白的牙齒，稀疎的短髮，披在并不寬闊的額上。耳和鼻的位置，倒還配置得恰當。從整個面容來看，給人的印象倒還不壞；不過有一個缺陷，就是面容很蒼老，上面似乎刻着艱苦的痕迹。她向我打量了一下後，微笑着問我：「你爲什麼不把太太帶來呢？她在那兒？」我想：這種問法是很巧妙的，但對女人說自己是單身漢，她總會認爲你在撒謊，要恐你騙取了她的愛情什麼的；於是我不合時的說「供不起呀！這逐漸的生活！」

她忽然沉默了，用鞋跟磨着階石，發出雜響的響聲。這時我想：「同房居住，至少應該知道別人姓甚名才對，所以我問她：

「請問太太貴姓？」

「你問我姓什麼？」她似乎才發覺我的存在似的，睜我一眼，扭動一下腰肢，笑了，「我：……你自己猜！」

「爲什麼要猜呢？」我想：這不是在做戲麼？一種奇怪的思想忽然鑽入我的腦裏，於是過頭，沒有作聲。

她見我不理，便正經的向我說：「……！我們先生處理，芳意……百貨公司的經理。我叫：王……王……真！」

之後，她就去燃火去了。我默默的欣賞從遠山巒起來的朝陽：直到勤務叫我洗臉，這才像逃犯似的向過房裏去。

新到一個地方，是不免要對各處去看看的。何況那個古城曾經有人在那裏稱帝稱王；讀些英雄們，這些能人才子們，留下許多遺跡，製造許多美妙動人的故事，給後人賞鑑愛玩，秋歌感事；甚至洩漏你兩首詩歌，幾滴眼淚？我呢，祇不過想看看而已，因為抱着這種心情，所以倒不覺得有甚麼難得不可去的地方，兩三天內，也就差不多看完了。無事可作，便關在房裏看書，可惜沒有多帶書籍。那座古城雖然也有幾家書店，但合我的太少，價目也特別驚人；沒辦法，仍然去翻閱有的幾本舊書。有一天晚上，我睡著重看歌德的「浮士德」；我要看看「浮士德」怎樣被魔鬼們包圍，和怎樣被魔鬼們害死？魔鬼們爲甚麼有那樣大力量？浮士德的缺點在甚麼地方？當我讀完第一幕時，更天的梆子已經敲了三下，夜，是冷靜的，沒有聲音；不過，大約是賣蚊烟的小販吧？時而發出一聲含糊的，然而也是怪厲的，「沙沙沙」，又從遠處隱隱，每一聲，都使我的心靈震動，跟着又點燃第二幕蠟燭，光晃微弱而抖動的，狂風，捲着屋後有的梧桐，一粒砂子，「沙沙沙」的從瓦背上滾到簷溝裏，敲動了床下的老鼠；這時，我已感到困倦了，眼皮裏縮縮的，張一揮它一下，這又才勉強睜開，如此兩三天後，終於抗不過它，不知在什麼時候，它又自動閉上了。

從此，很久沒有睜開。

那晚上，天大約快要亮的時候，我彷彿做了一個夢！……

我仍然睡著，一個人不知幾時坐在我的床沿上，是男，是女？我小大清楚，就假定是一個女的吧！她輕輕的攪着我的手。

「你是誰？」我突然一驚，睜起來，她撒撒的吸了一口烟。

「不准叫！我是太太！」她開手，做慢的吸了一口烟。

「呵！是你！」我看見火星，知道她並不是什麼鬼怪，又睜着眼睛注視她，確定就是我的芳鄰；我想：這許不是夢吧？立刻坐起來察視窗外，月光正照着那堵似乎像個撲倒的牆壁；遠處的街道，正感着夏天

的椅子——「椅！椅！——椅！椅！」

見鬼：這那裏是夢呢？我頹然倒在床上，沒有講話，我的心在胸際裏跳動的跳，像要衝破胸際跳出來，這聲音，我覺得很清楚，她也應該是知道的，她大約看出我這種窘態，才以從嚴者對待他的伴席的神氣說：

「我是幹啥的？你——逃得脫老娘的手！」

她這種驕傲的神氣，對我似乎收得了催眠的效果，我的心，跳動的聲響更大，身體便在發抖。而她，却迂徐的吸着香烟。

「你怕怕？」她輕輕撫弄着我的臉龐，表示出她對我的熱愛，她說：「我什麼都不怕，你還怕怕？」

「我板着面孔不理她。」

這倒不是我見色不迷，而是由於她的突如其來，使我吃驚，我雖然不是小孩子，但在小孩子時代，曾經讀過一些神祕小說，所以我想：這說不定是一種騙局，像黑幕小說上說的「美人計」一類的騙局，想到這，我更恐懼了，立刻將被蓋蓋着頭，不理她。

「唉呀！你——」她得意的笑了。我就感嘆的說：「走：不走我就喊！」

「你喊！你喊！有限量你就喊！」

「……我沒有喊。」

實在的，我真怕得很，我想：喊出來被人知道，總於自己不利，要是她的丈夫知道，一定會演出戲劇來；想盡了千方百計，我終於將她趕出了門外，而我算是度過了醜惡的難關。

(三)

天亮後，我一口氣跑去找池兄，要他替我設法搬家，他卻一味要我忍耐，而且把炊具也搬了來打算久住的樣子，我對這不很贊同，地想他

「怎麼找不到房子？一定是你們偷懶，還要大個城市……難道房子也有人囤積居奇麼？」

「這是很可能，而且說不定有人在這樣作的。」

「但是你們不能因為積穢就丟我在污水裏！」我提出抗議。

「還是忍耐一下吧！不久就會拔出污水池的。」池兄調侃的說：「那個時人不理她就得了」。

於是我只好耐住性子住下去。在這破屋裏，我像幽靈似的，悄悄進去，又悄悄出來，回去就闔上房門，將自己囚禁在房裏：不工作聲，咳嗽也壓着喉嚨，深恐被人發覺自己的存在；偶出房門，她們就用詼笑的眼光釘着我，走過她身邊，便無原無故從背後拋來一隨哄笑，那笑聲，使我感到幾潑了一瓢熱水在背上似的不安。

她們的笑是什麼意思？我有什麼可笑的地方？自己很茫然。我想：她們未必果真知道了那晚上的事吧？想到這，臉上就泛起一陣紅潮，像受了一種大的室屈似的；而那位趙太太卻并不笑：專用她那對白眼珠瞪我，表示出她的憎恨；恨我自然要惡毒些，心裏也就愈益刺痛；我知道：我不能以眼還眼，以笑還笑，我祇能向她採取一種沉默與逃避的戰術，像一隻鬼子逃避獵犬那樣，但她倒要追捕我這隻孤鬼。

破屋裏的太太們都有唱歌的嗜好。

她們喜歡唱：「桃花江」，「五更望郎」，「妹妹我愛你」之類，然而她們也很愛哭，喜歡以丈夫罵妻子的話語來罵她們的丈夫，詛咒她們的丈夫，甚至還動拳脚。

我不很清楚她們每天做了些什麼事情，但她們的丈夫每晚不常在家，第二天早上又有些陌生男子從她們的房裏出來，我是知道的，也很感到奇怪。

她們的服飾，都勝過她們的丈夫。那位辦事員夫人和錄事太太，大約每天要換一次衣服；可是她們的飯食很簡單，一碗粥就是一碗粥、半塊餅就是半塊餅。

她們似乎喜歡生病，比如錄事太太常喊腰疼，刻字工人的太太常

闊胸口疼。辦事員夫人的面部，竟就沒有經過跡。木器工人的太太雖然似乎沒有病，但她經常面黃肌瘦的，核對工人的太太不知有病沒有，她祇愛用手按着肚子走路，也喜歡用塊塊疊滿她丈夫的學徒，比如葉翻被

她弄刺了，她就罵學徒不該把火爐得太火，跟着就將鐵籠上的葉翻抹在學徒的臉上說：

「燙死你個龜兒子，老娘的柴不是用錢買來的，你——」。

學徒并不反抗，習慣的將眼淚吞進肚裏去。

不久又新版來一位中年婦人，不很胖，帶着一個乳水不足的孩子，而都常蒙上一層憂鬱，黑夜裏，她常抱着她的孩子，在沒有人的地方啜泣。看到這情景，我會暗自暗一把眼淚。

女人的嘆息，比男人的啼哭更要使人傷感。

但趙太太，嘆息一聲（她常常呻吟的），我就感到一種威脅，因為我知道她嘆息的背後是什麼。

憤怒如果憂愁的進一步發展，打罵也就應該是憤怒的具體表現，所以當她對她的三寶——雞、鴨、豬——進食時，她就高聲的罵起來：

「你這不識抬舉的東西，老娘喜歡你，才給你東西吃，不喜歡你，看也不看你一眼！」

假如鴨來搶食，她就又跳起腳來罵：

「喲：你個砍雞壳的，你才想得好啦：你想吃！老娘到偏不給你吃！」她忽又「啪」的一聲，給鴨一棍子。

「打死你個狗畜的，你吃——你吃個棍子！」

她用愛護情人的心去愛護她的豬。

但是某晚上，忽然向舖宣告：說離同居關係！

「從今晚起，不要再同我一床睡！」她用半高跟鞋將貓踢出房門，「滾！你這無情無義的東西！」

第二天早上，我們的廚師在她的缸裏舀水，因為我們初來沒有水缸，便借她的來共用，那早上她忽然不願意了，在床上高聲叫說：

「眼：老漢：我的缸漏，不能多裝水，你們自己買缸去！」

……難道缸都買不起麼？

這可激惱了我，站起來想發作，但忽又忍下去，祇嚴厲的命令廚師

「立刻去買水缸！不准再在那缸裏舀水！」

以後，她不再用白眼珠瞪我了，在沒有人的地方，向我媚笑，扁扁嘴，想向我說甚麼，然而我低著頭走了。

她不再常出街，白天捲起門簾，在房裏低聲歌唱，或者穿一件粉紅背心，長袖在沙發上看書。

她房裏的陳設，與破屋完全兩樣，有上好木器，也有名家書畫，房裏，糊上一層雪白的粉紙。

但當她的門簾捲起來時，我的房門卻正上了門。

有一天晚上，我已經入睡，忽又被她房裏的鬧聲驚醒，那是賣唱者在裏面彈唱肉麻的小調。破屋下的太太們，都擠擠在她的房裏。

歌聲和琴聲是淫蕩的，然而有時也彈出了她們心中的哀怨，她們想用這聲音，來挑動我不平的心。

第二天，她起得很遲，午後拿個硬皮頭皮向我說：

「張先生：把你的書借一本給我看看，這鬼地方，真討厭，既沒地方好玩，又買不到好的書看！」

「你喜歡看甚麼書呢？我不便絕人過甚，使人難堪。」

「呵——她想了想：『隨便啥書都可以，不過……』……有講戀愛的書更好……』

「對不起，我沒有這種書」。說後便找朋友去了。

在街上忽又遇着她，她是隨我走了三條街，忽然側身而過，輕輕向我說：「走！看戲去！」

然而我回宿舍來了，那晚，月光是够迷人的，我倚在那株杏樹下，沉思着往事，一連串，痛心的回憶，又像蠶一樣嚼着我的心葉，我的心碎了，血淋淋的，痛得發顫，淚，涎流着……但及重憶起明從南國寄給我的酒暖來了，她在信上說：「……過去的，讓

它過去吧！不要悲哀！天，終有亮的時候……希望你不要懷恨西北的風砂……

是的，回過過去的痛苦，比眼睜睜來的痛苦更難受，那麼，讓它過去吧！天不是真的要亮了麼？於是我離開那床，回到房裏去，一進門，就又看見趙太太坐在我的床沿上。

「你這人太沒良心了！太沒良心了！……：……：真氣死人！」言下非常憤慨。

這突如其來的呵責，使我一怔，摸不着頭腦，我問她：「怎麼沒有良心……：……：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半響，她卻掉轉了話頭，悻悻的說：「你們男人家的心，我真猜不透，究竟是什麼做的呢？……：……：唉！」她嘆一口氣又說：「你以為我同前那幾個差做的一樣麼？你弄錯了！她們貪圖的是錢呀！你沒見她們包圍領餉一類的，吃點甚麼，誰也沒放，男人一個月能掙多少錢，沒辦法，還才在外而勾引男人，弄得滿身是病！……：……：我呢？不像那瓜子臉的女人。老實說：就不在乎錢，我打的主意是：「我們經理」老了，靠不住，祇圖再弄他幾個錢，就兩分手，然後找一個合意的，去過快樂生活，——這裏她冷笑了一聲！——「噫！仗火打平後，我們老漢還要同他回家鄉去，他媽的！真在做夢！」

「瓜子臉是誰？」我故意問她：「是不是那個什麼辦事員的女人？」

「可不是！就是她！妖氣百怪的，這下可好了，生她媽一身的病，誰個要呀！——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晚上她們兩口兒打架，多兇！你沒看見麼？那時的婆娘像喪一樣。」

「他們打架我是看見的。」頓了頓，我又說：「不過我覺得那個女人很可憐！」

「噫！可憐！我說越打越好！」半響，她突然問我：「你可憐他，不是很愛她麼？」

「不能這麼說，我認為一個人隨便被人拳打腳踢，總是可憐的！」

她忽然挨近我，將手搭在我的肩上，撒嬌的說：

「我知道你愛她，你還愛着來的那個寡婦，但我這還愛你，你為啥不愛我呢？還說你有良心！」

她搓搓眼睛，這就倒在我的懷裏，像在啜泣。

「怎麼辦呢？」我暗暗叫苦：「分一點愛給她麼？這是跨踏自己的愛情；不給她，又無法解脫這個人的糾纏。於是我動用了虛假：

「好，我愛你，你不用哭，夜深了，很冷，過去睡吧！」我又忽然想到扯這樣的謊：「假使我愛你，你也應該愛我才對，這幾天我病了，肚子瀉，讓我去走一走毛房！」說着說着，我就裝出很倉惶的樣子，急急的搶出房門……：……：

等我轉來，她幸而已經走了。

(四)

把一滴糖水當作蜜汁的人，固然可憐，但假造蜜汁的人，就更可恨。所以當她以後把心腹給我時，更使我憤感不安。

第二天，她開始給我送一盆盆水來，明知你並沒有洗臉，自然不便拒絕，跟着就開水，點心之類，這都是她親手作的，她見到我的桌上沒有花瓶，便去選購小型的花架，如桃枝，茉莉之類，一定要親手給我壓在衣扣上；香烟，紙紙，火柴……：……：用完當我的勤務還沒買回來時，她已爭先給我送來，吃一個桃，或一個西瓜，她定要一剖兩開，各吃一半。她差不多每天向我提議：陪她去遊戲，但我沒有去過一次，她有

時間我：

「你會玩牌麼？」

「不會。」

「你勢稜！」

「真的什麼牌也不會，」
她恐怕我無聊，於是便在她的房裏唱歌給我聽，或者就牽扯到男女

關係的問題上來。她對女學生的印象頗壞，她說：

「你們男人家沒有我們清楚！一女學生沒有一個不是淫婦！」

「在學校就寫信，出學校就吊膀子……」

「對她的評論沒有反對，也沒的贊同，祇感到她的諷刺使我難堪。我想：「那一天才能擺脫她呢！那一天才能過清靜日子呢？」她在精神上給我的驚動，是殘酷的，使我表現在面部上的，就是憂鬱和憎恨。

有一天，她突然到我進她的房裏，按在床上，問我：

「你究竟愛不愛我？是不是恨我？你說！」

「不，我是很快活的」。倉惶間我只能這麼說。

「我不信！」她肯定的說：「你——！摸著你的良心說，是不是真心愛我！」

「自然是真心愛你」。我又扯着說。

「你哄我！我不信！我要看看你的心！」她非常焦急的，強迫我解開衣服，把胸口露給她看。

「你這不是小孩子動作嗎？解開衣服就看到心了麼？」

「不！我要看看！」她很固執，但忽然又說：「要不，你就賭一個咒——！我情況！」

咒東西，我自然是不信的，不過臨到心虛，而又一定要賭咒的時候，倒不免有恐懼起來，賭不賭呢？賭什麼咒？我很躊躇，後來我想：爲了解脫這場災難，還是賭吧！

「賭什麼咒呢？」我問。

「隨便你，不過要傷心一點的！」她在視著我的神色。

「好！挺炸彈炸對不對？」我硬著頭皮發了這麼個誓。

她放心了，扁著嘴笑了一下。

從她房裏奔出來，約摸半點鐘，她的丈夫忽然來了，坐了一顆包車

她丈夫的來，給我帶來新的恐懼，也帶來新的喜悅。怕的是：恐怕他發覺我們的秘密：喜的是：我從此可以過清靜的日子了。

她的丈夫！——趙經理，肚子并不大，也沒有胖得快要迸出油來，祇是一個瘦不瘦的高個子，約五十歲上下，馬臉，圓嘴，唇上有一筆一字鬚，那張嘴就恰好構成一個數目字——「一〇」。抗戰發生時，據說是一個師長的弁兵，也會追隨師長到過前線，不知爲什麼忽然逃回後方，而且忽然發了財。

趙經理看我一眼花，便沒有再看第二眼，這大約是受了我的綢衣服和舊皮鞋的影響，同時也作了他放心的根嚮。

他回來後，趙太太對他很殷勤，打水、脫衣服、燃烟、倒茶、搥扇——捶腿、低唱、密語、撒嬌。這反而使得我不寧靜，一直把門鎖上，拖着破鞋跑到城郊去，鬚子才又淨一點。

其實就是如此，我也不願意趙經理離開她，雖然同樣是一種痛苦，但從另一方面講，我的精神已經從煩惱中得到解放。

然而第四天我們趙經理又走了。

星期天，夕陽已經照著城溝，我隨便拿了一本破書，漫步到漢水江邊，船夫們有的正收拾著漆碗藥架，同淺灘上的漁夫們對唱著情歌，那歌聲，拉過水面，迷惑了淺水邊的洗衣少婦，她藉著綠蔭，凝望着流水，一縷情絲隨歌聲飄揚在夕陽天裏；在蘆葦深處，我找到一片草地，坐在上面，低吟著普希金的詩篇，第二首是「高加索的俘虜」，我反復歌吟著下面的詩句：

.....
.....
.....

你忘掉我吧——！你的愛情，
你的歡喜，我是不配享有的；

不要同我一遭浪費無情的日子吧，
去找另一位青年人去吧；

他的愛情，會給你補償過來
我的心臟的變化的冰冷；

他會昇得很可靠，他會要貴重

.....
.....
.....

你的美貌，你的可愛的親線，
和那些小孩子氣的接吻的火熱，
和那些火簇般的接吻的優美。

沒有希望，沒有欲求，我是變
成爲情熱的犧牲而溫柔的。

你看不去的戀愛的經驗，

心的風暴的可怕的經驗吧；

扒開我啊，可是你也可憐

我的悲傷的運命啊！

不幸的朋友呀，爲什麼在以前，

在我相信着希望

和陶醉的夢的那些日子裏，

你不顧現到我的眼前呢？

可是晚了！……我對於幸福已經死了；

希望的幻影，已經烟飛雲散了；

你的朋友已經從情欲中解脫出來，

對於優美的感覺，已經成爲化石了。

……

……

……

……

……

……

……

……

……

……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半晌，她又說：「或者不如說你要我尋你的」

「什麼？」我一怔：「……我幾時向你表示過？」

「我也記不起，你問你自己好了。」她拉我的衣袋：「坐下來說吧

……」。

「你剛才唱的是啥？」她有意無意的問我。

「詩——普希金的詩！你喜歡嗎？」

「啞詩？……」她笑：「半響，搖搖頭說：「不懂——這是

你們的事！」

「你不是在看書麼？——聽認識「詩」這個字句，言旁，一個寺

的寺……」。

「博浪鼓下鄉——不懂！不懂！」她搶去我的書，嬉笑的說：「

先生！放下你的詩吧！」

「那麼，我唸給你聽，這詩太好了。」我把書拿過來。

她不好阻止我，懶洋洋的將柔麗的身體偎在我的懷裏。江風吹拂着

她胸上的頭髮。輕輕暗咳一聲，她準備埋藏「詩」的樣子，我便翻出剛

才讀過的一段詩來，爲了使她不致看出我想「以詩感動她」的鬼打算，

便從這段詩的前一段開始唸，唸到末尾，又經過一段，唸完後，她仍然

不懂，我又加以解釋，這下似乎了解了，她沉思着，臉是陰暗的像蒼茫

的遠山一樣，這時，我忽然追悔我不該有刺傷她的心。

「怎麼？不舒服嗎？」

「……」她不作聲。

我停一停又說：「那麼，準是不舒服……不如回去吧！」

「忙甚麼？」她突然拉緊我，怕我飛去似的，想了想，還才去吞吞

的說：「我早知道你不喜歡我……你剛才說的「不配」，不就是

說我「不配」嗎？頓一頓，嘆了一口氣，可說：「老定告訴你，在

上海時，我確是一個妓女，後來又舉唱戲，曾在南京搭過班子，南京失

陷，又逃到漢口，依然過着妓女生活，我的病，就在那時得上的。」

「什麼病？」我忽然插嘴問。

「不要裝傻了！什麼病，就是使你不愛我的那個病……不過逃到洛陽後，病就快好了；但是要吃飯，你總不能……這下病又翻了。我想：這樣長久下去是不行的，得找一個可靠的人，這就找到「我們經理」；當然，那時他還不是經理，不過販私貨，找了幾個錢……結婚時，我們的情感倒還好，但一到西安，他又亂鬧，不知在那個婊子身上，套上一身楊梅，這又傳給我……」她又沉默下去，很憂傷的樣子。

「你怎會知道原來呢？」我問。

「……我們經理覺得私貨生意很危險，才又改走百貨行，「芳草地」，是前年底才開的，原就在本坡中山路，後來生意不好，去年又才遷到×城。那裏的生意自然比這裏好一點……」。

那件爲甚麼不到×城呢？難道不是最近要「我又插嘴了。

「等我說完你再問，對不對？」她不耐煩的說：「……唉！×城我也去住過，但後來我們經理——那個破腦子的——討了一個什麼女學生，其意是一備備貨。這婊子來後，就同我天天鬧，你想：我能受那婊子的氣麼？……喂！草都上露水了，你很冷吧？——因此，我又搬回這城裏來；一個人，其定到好得多。要吃，就吃，要穿，就穿，要玩，就玩，離個敢說會……不過有一點不好：想到自己沒有可靠的人，又沒有父母，將來怎麼辦呢？唉！……」。

「你們經理不不是很好麼？」

「誰說不好？但還是兩子上，他老了，我還年青，他家裏還有老婆兒女，我能同他回去嗎？所以才想另找一個合意的人，又怕被他看透，這才裝著同他好——買他的心……呵！他回來時，我看你很高興，晚上也回來得很遲……是不是？」

「沒有這事！」她不認。

「沒……有……這……事……」半響，她又憂傷的說：「

可是我爲你，心血都用盡了，飯也不能吃，覺也不能睡，眼一閉就看見你，近來病得神魂顛倒的，你卻裝起沒事的样子，你的心，不知是發生鐵鑄的！」

「其是……」我不知想說甚麼，頭低垂着。

「其是你也很想我，是嗎？」

不！我的意思：是我們最好做一個朋友，或者像兄妹那樣……

「見你的鬼！」她憤然站起來，「我并不需要你這樣的朋友！」頓一頓，又毅然然的說：「好！去讀你的「詩」吧！再見！」

說着，她就急急忙忙的走了。午宴中，晚鴉歡送她歸去。殘餘的一縷殘夕陽染黃了她的頭髮。我遙望她那被生活折磨瘦了的背影，不禁發出幾聲喟嘆。當我抖掉衣服的泥沙，從陰森的蘆葦中走出來時，感到一絲蒼古的寒意。

(五)

第二天起，她真的不再理我了。

而且，她變了，極力用衣服和脂粉來挽回失去的青春，爭取旁人的愛戀。早上，是她打扮時間，以後就很少常在家裏。她的雞、鴨、貓、成天吵鬧着。

以後，來到她屋裏的男女增多了，喝酒，賭牌，叫罵，嘈嘈雜雜的，那聲音，像要震倒這破屋。在這時候，我搬走了。搬家的那一天，成爲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歡樂的日子。

兩週月後，有一天早晨，我從報紙上看到「王玉貞故事」，知道她已離開了那位總經理。現在她是怎樣了呢？我這麼想着，有些惘然似的。到那座破屋去看着她，卻又沒有這樣的勇氣。（完）

新生

田 汀

當人在極端的苦難裏掙扎的時候，就是想起一盞燈不足道的然而無愧於中的小事，也覺得異常的稱心愜意，慚慚而愉快的胸懷，就好像浪濤退下去的大海那樣復歸於平靜，滿腔的悲憤情緒，剎那間便消逝到無影無蹤了。

爲了消愁解悶，我們每天夜裏的小組談話會，差不多都要在談論和靜默的範圍內找材料，乍開始的時候，誰個都要正正經經的談一些關於文學方面的問題，但末後大家又不約而同的慢慢將談話轉到男女的關係上去了，彷彿這便是我們的催眠術，假使不這樣虛情假意胡謔一會兒，便很舒服的得到一個甜蜜的夢。

今晚，幾乎是例外，大家躺在床上都一個個的嚼着麥芽，偌大的宿舍，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兒人聲，祇有幾把竹扇子，不停地的掃得呼呼的作響，要是沒有燈光的話，一定會看出他們的愁眉苦臉來。

雖然，睡在我身邊的李慕的咳嗽的聲音，刺破了空寂的沉寂：

「咳……咳……都一傷寒了？不行，這會場裏的人，咳呀，我提議今天晚上我們每個人都要睡一個有味道的飽更，都聽見了嗎？請去睡飽更，看誰先開始！」

屋子裏頓時熱鬧起來了，六七個青年的心，都開始興奮地跳動。

「好……好……好……快做個意見！」大家都贊成了李慕的提議。

「老李！那末，就請你先講一個吧，可不准趕速，亂講的說兒不可取，我們能聽出來，要是教我們發覺了破綻，哪，當心你的嘴啊！」另一個叫做鵬鵬的同志，燃着了捲烟，笑着對李慕說。

「對啦，就從我開始！」李慕坐起來回答，「老張，你這人老長着爛舌頭的，究竟我跟誰提過什麼來着？好，翻你一支烟，讓我先提提神，拿出來……這也身……以話翻過，且發後來」的意思，明白嗎？……况且章章的經過長囉，數不先打足了氣，可不成啊！」

「哈哈，你這會措油，說得有理囉，先就罷了我一支，大爺們！那鵬又掏出一支烟，在自己的烟頭上對着了火，轉過身遞給李慕。

於是李慕的故事，說像一縷縷黑絲線，在他們這羣青年的宿舍裏纏纏不絕地纏繞着。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四〇年的春天，」李慕開始說，「那時候我剛從××校受完了訓，

準備送我的團部駐B市的軍部隊××師去，因爲一則散假有理，再則部隊裏有許多事要待料理，所以和同學們匆匆地離開了以後，於舉行畢業典禮的第二天，就趕到B城，打算在二兩天之間搭汽車回B市去，不料那時候B城的各客車，每隔三日纔對開二輛，車站上的車，每回過多了車，才接着登記下一對車的旅客，當天登記好，到第二日早晨才能買票，軍人票又比平民票以六張爲限，沒有登記的人，得等下一天，候之那時抗戰方酣，許多靠近淪陷區域，有錢的人們，都領命引着老妻小兒往中部的西北角跑，心理在動不得顧及安全地，……想他們那死夢死的生活，所以車站上天天登記旅客的幾分鐘，簡直是空勞求有……

「罷吧，唔……故事呢，又回到什車汽車不汽車上去了！……我的那鵬又拍拍胸脯子的時候，請這這幾句。

「唔……唔……小鵬這話，你不極囉，機得……這……這……先將來一箇開場白，……在床上的軍人椅子交椅的阻止了李慕，老李，唔……李慕的，他是一老母豬……，跟神仙來……」不要再想，這

地往下講罷！」

「那天下午，我進城以後：」李琳沒有理他們，仍然在滔滔不絕地講他的故事。「我進了城，就草草的在X路的一家大飯店裏開了個房間，將行李安置好，連險也沒有顧得洗，水也沒顧得喝，就急忙地跑到汽車站上去，辦理買票的事情，同時呢，也沒有計劃着去拜訪朋友，滿以為當天買好了票，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啟程，可是機會太不湊巧了，我剛剛跑進車站的大門，遠遠的就望見那扇在頂端橫懸着「售票處」的長方木牌的小窗戶，已經關起來了，附窗來回窺着十幾個男女老幼的旅客，臉上都顯出一種失望而焦灼不安的神色。

「請問，老先生，到五市去的汽車票已經發過了嗎？」我走上前去，彬彬有禮的問內中一位被監視夾長袍的，好像商人模樣的老者。「啊，官長，不要客氣，尊駕也是到西邊去的嗎？今天不賣票，明天再：可是你今天登車還有？」

「謝謝你，老先生，我也是上西去的，沒有，我還沒有登記哩。」我驚訝地說。

「啊，還沒有？哪你也跟我們遭到同樣的命運了，恐怕要等下星期……不曉得站上是怎么辦的，按照說下禮拜的兩輛客車，起碼要登記五十多個人才對頭兒，但是今天明明登記到第二十九位，站員就宣佈說已經滿額了，你看，我們這十幾個人都是在被淘汰之列，又得在旅館裏再住着下等，真他媽的倒了血霉！」老

者一面很憤慨地說，一面用右手指着另外的十幾位客人。

「這時候那另外的十幾位旅客，都逐漸的好像衆星拱月似地將我圍在中間，我腦子老者的手，仔細地把四面的人都數了數，除去兩個襁褓中的小孩子不算以外，一共有十三位：五個商家模樣的男人，年紀大約都在四五十歲左右，看他們那套很闊綽而皮裝，一定是富貴的富商；三位中年婦人，打扮得都挺時髦，一個穿紅毛護背心的，和一個年紀比較輕的，懷裏都抱着一個一歲左右，被大紅斗篷的小嬰孩，穿紅背心的那個，還一面用粉嫩的手拍着懷裏的小孩，嘴裏「嗯呢」地唱着催眠曲，一面用細小的眼睛望着我；站在我左邊的，是兩個十三四歲的小朋友，都穿着陰丹士林布的學生裝，用着一種稚氣的崇拜，盯着我胸前的徽章；一個老太婆，個個瘦弱，坐在那裏；另外的一個呢，是一個僕從模樣的人，膝下掖着一只大皮包，用着足以亂人的姿勢站在那裏；又有一個，則是一位穿着黃刺刺的，年約二十歲的女同志，從那與體格美觀的額下的藍綠色的領章來觀察，無疑的是一個軍醫的少尉司藥，或者護長之流，她把手肘撐住票房的橫台，很沮喪而且又好像很安靜的斜立在我的對面，在她那美麗的，圓圓的，健康的臉上，每一處都顯着青春的活潑和光彩，她的眼睛也是那樣可愛的。從淺淺的峨眉下面，溫柔地，而且很注意地望了出來……

「唔！這一回沒驚嚇得安強人音，不像以前那樣，老是一大套什麼閉月羞花之說啦，沉魚落雁之容啦，諸如此類的肉麻而無味的發膩，但是跟我看過好幾有斯兒起過的話，那裏這話可啊！明個的就叫你遇着了，你又沒交統，這話！」老鴻又笑嘻嘻地截斷了李琳的談話。

「喂，老張！你怎麼還是這一套死死了大張嘴，窮話沒說完！」人家規規矩矩的講故事哩，你老是亂打岔子，看我來插嘴的嘴！」素有好好先生之態的老張也沉不住氣了，從床上骨騰騰起來，笑着要衝到老鴻的嘴，後來硬逼着對方給他學了一聲狗叫，才罷了他，隨即扭轉身來向李琳說：「別理他，你講你的。故事的女主角好像是已經出現了，怪惹人討厭的又來打擾，你在做，老張？」

李琳沉默了片刻，也沒有發半聲，祇在黑漆漆地吐了兩聲，又轉頭地往下說：「她做了一頭黃綠魚嘴的小軍帽，帽簷下微微露出紫黑油油的頭髮，輪廓地映在左聲之間，她的手背，頸項，不都是優美的，她的臉蛋面挺起的鼻子，顯然是金所有的男子們神往的。你細心地聽了這會兒，又慢慢地扭頭來向老張道：

「啊，這話好在此理，就是這話都事在真面，也不滿五十個個兒呀，真的，不曉得他到底是誰的什麼鬼？」我講到這裏，又不自主地向那位女同志望了一眼，這時候她巧地也正望着我，這不使我從小強強閃閃，她的兩

細已微微的燃起紅傘。她將脫了帽子的頭髮，隨後一甩，徐徐地又把頭低垂下去。我躊躇了一下，忽然好像猛省似的扭回頭去詢問老者的來歷：

「老先生，我太疏忽了，辦了好半天，還沒有請教呢，你尊姓呀？就身好一位到B市去麼？」

「噢！不敢當，不敢當，做姓錢，這是內人，我們從戰區逃難出來的幸備到E市去找編成。官長，尊姓呀？貴部也駐防在蘭州麼？」老者一面說，一面很大方的把那位穿紅線毛背心的中年婦人介紹給我，說是他的太太。」「不要客氣，老先生。做姓李，部隊住在B市，我是到B市來受訓的。」我謙和地回答，停了片時，又裝着很鎮靜的樣子問：「那位女同志呢，你認識嗎？」

「你問的是那一位？對不起，我們不一路，好像：……昨天也曾經過，似乎是一個人。」鍾老頭眯着眼睛好奇的目光回答我，略微一頓又緊鎖着眉頭說：「唉，車票的事真傷腦筋！李先生，你打算怎麼辦？：想個別的辦法麼？」

「辦法倒有一個，假如我們去跟站長交涉，一定會有點效果，因為這是他們的不合理。不過，還得再請出一位來，加上你！我，喚三個人去見站長，也許……」我說到這裏，又隱了那位女同志一眼。

「鍾老頭似乎領會了我的意思：「那麼」

就請這一位官長來陪我們去費費唇舌吧！」他一聲驚呼地說，一聲折轉身軀，很客氣的打了一躬，把那位已經內室的女代表送到我的身邊。

「經過了初次的談話，總知道她姓汪名玉華，是××兵站醫院的護士長，由×地來判E市去，旅行的目的呢，也和鍾老頭一樣！看編成去的。我也很詳細地介紹了我自己。」

「她是河北省人，操着一口極流利的北平腔，聲音清脆悅了，一對潤潤而甜笑的圓珠兒，說話時老是怪聲怪氣地望着對方。」

「我委實地說明了我的計劃，她同意了：「好的，贊成，贊成！這件事本來就有跟站長交涉的必要。不過，還是請李先生一個人發言，你一句我一言的，真面個不合適。」

站長是×省人，年齡約在卅歲左右，態度和平，言語極其驚人，顯露的是一個精明幹練的交通人員！雖然會說裏面，總好像有點不耐煩的口吻。

一再地請求，幸而獲得了我們的企望，不過，以站長的意思，還得要給×部的政工人員預留坐位，結果，他祇允許一個瘦小的站員，和鍾老頭又登記了六位：我和汪玉華，鍾老頭和他的太太，另外的呢，是一個姓徐的和一個姓馬的商人。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其餘的六七位，祇好不歡而散。鍾老頭很親熱地跟我握手，也隨着他的妻子高高興興地出站去了，我和汪玉華

走在最後面，但是當他走在大門口拐角上的時候，又扭頭回來，很鎮靜地望了我們一眼。

「走罷，密司汪，……你住在哪兒？離這裏不遠吧？……」我以一種不經意的神氣問。

「噢，噢，這就走，……讓我說好了帽子。不，我住得很遠呢，在西北角……」她似乎極不好意思的回答，一抹微笑浮在她的唇邊。爾非出車站的大門，突然天空裏颯然雲佈，一陣迷目的狂風，把着黃豆般大小的雨點，登時地落下來，打得極心的塵土陣陣飛揚，紛紛的行人，都亂哄哄地找尋他們的適當的避雨處所。

「噢！這怎麼辦？……我看：請密司汪先到：我避避一會兒吧，等雨停了再走，你瞧，我就住在那一個兩層樓的××飯店裏。」我以吞吞吐吐的聲音說。

「啊，李先生太客氣了，……但，我們初次認識，怎敢：打擾？……好吧！」她一面說，一面低下頭去弄她白皮鞋頭上的小泥點。

「噢！密司汪，不要這樣的外氣，咱們是一見如故嘛，來，再幾步就到了！」對於她的謙低，我起初還覺得有些出乎意外的驚奇，和一種下意識的戒見，轉而想：對於一個隱匿遠行的，曾經在前方做過神聖工作的女子表示一點兒同情，難道還有什麼可指摘的地方麼？！也就不願遺其他問題，引着汪玉華跑向××飯店去了。

「噢，茶房！快去開門，樓上十八號……」

「到律住處，我同密司汪一面往樓梯上走，一
時從肩上下皮帶，大聲地叫着說。」

「一個鬼鬼祟祟的小個子茶房拿着這些懸警
備來，他把那隻看鎖門的手高高舉起，同時
，完全不必要地，她似的扭動着身軀，開了門
，又睜着眼睛向我微笑了一下。」

「茶房弄好了茶水，又拿來一包口香粉，隨
即走出去了，他那最後的一隻脚剛踏出門檻，
就「嘩！」的一聲把門從外面關上了。我請她
燙完了臉，很細心地拭淨了玻璃盃，給她斟了
多半盞茶，然後緩緩地含了一塊口香粉，坐在
桌子兩傍的沙發上面開始談話。她的講話的姿
勢起初很拘束，語氣也有點生澀，但，過不了
一會兒，清臉而動聽的驚駭無語，就忽然像泉
湧般地理流出來了。我們談到了彼此的身世，
也談到抗戰的前途，末後，又談到關於戰時交
通的改革問題，由於感情的豐富，思想的新穎
，以及見解的明確來判斷，她的確是一位新時
代的優秀的女青年。但，目下各前方的傷兵醫
院，是多麼的需要治療優良的女護士呵，她
為什麼又遠遠跋涉到最後方的B市去呢？而且
她的職位又十分重要，這叫人差在的自思莫解

「那麼，據密司汪剛纔所說，貴醫院的診
員，當然是太感覺不敷分配了，哪，爲甚麼你
：忽然又到B市去呢？……」我終於遏止不住滿
腹的懷疑而發問了。

「沒有什麼，祇不過爲了一件極不顯明的

事，……何必問我呢？我們還是講前頭罷！
」她含笑地對我望了一眼，忽然把頭低垂下去

「啊！還有什麼原因呢？……我們現在不是
很愛好的了麼？說一說何妨！」

「唉！……早知道這道理囉，我不該
來。」她像小孩子似地噘着嘴，帶着嬌嬌的口
吻說，末後，看我非強她講出來不可，於是又
羞紅了臉輕輕地說：「好，告訴你也不妨，可
不許開玩笑，我表兄在X省的X處當科長，
我倆在去年就訂婚了，這一次是他來約我去
的，就這，這要我什麼？」

「是約你到B市去結婚麼？大約是……就
這麼一點小事，你就講不出口來了，看你多麼
的孩子氣，哈哈，恭喜恭喜！……可是，爲什
麼他不到B市來，何必又叫你放棄了自己的工
作，老遠地一個人到那邊去呢？」

「他的工作忙，不能離開B市，所以總叫
我去。」她若有所思的作答。

「啊，……忙？難道你的工作還有你的忙麼
？密司汪，我希望你能夠探我的確見，到那
邊辦完了個人的事務，千萬要早點兒回到前方
去，再繼續地負荷我們復興民族的光榮而艱
鉅的担子罷！況且，你的任務是多麼的神聖而
偉大啊，多少受傷的裝束同志，在期待着你的
治療和愛護呢，你想想，我這話對麼？……可
是，太唐突了，求你恕我！」

「啊！……是的，難道不是，當午我要先

假期之內就回到前方去啊，你怎麼又當起這傳
談來了？」她像滑稽地說，隨即她在沙發上笑
了。

「密司汪，別開玩笑，我說的並不是在話！
啊！天晴了，你瞧！……不來嗎，咱們都去見
，就不應該談這些話，但，我的性子生來就是
這樣的直爽，想密司汪一定能說服我！」我一
面說，一面站起來來推開了窗戶。

「衣服大約脫乾了吧，啊，不早了，我要
告辭了。」她舉起兩隻胳膊來，用那隻擦汗了
後胸的，極細地伸了一個懶腰說。

「別着急啊，吃過了飯再走，好麼？」

「謝謝你，……不要客氣，明天再見罷！」
「那麼，我這不走了，明天假期有空兒
，你一定耍來晚！」我由鐵絲上頂下了已經晾
乾了的衣服，披在她的身上。

她穿好了衣服，繫好了皮帶，合天地跟我
點首道別，我一直送到飯店的大門外面，叫
茶房叫了一輛洋車，等她坐進洋車裏被拉着向
人叢裏去了，很快地回到自己的房間裏。

第二天她沒有來會我，買票的時候，也沒
有看見她，直到第四天的早晨旭日初昇，我正
在房間裏整理行李，汪玉蕪忽然笑容可掬地出
現在敞着的門口：「這時候她的帽簷上面，又
加上了一付風鏡，左腕上斜搭着一件花呢大衣
，右手裏捧着一隻小皮箱。

「李先生，早安啊，快點兒收拾好了走罷
，時間不早了。」

「啊，雷司令，你真好，謝謝你，噢，這就弄好了。」我打好了鋪蓋上的最後一個鋪子，叫茶房一應往外面的洋車上搬，一應提起網籃，讓汪玉華往樓下走，同時又逼道：「大前天叫我等了一整天，不見你的影兒，你究竟是什麼時候買的票，怎麼不請到你們？」

「她顯然地瞪了我一眼，也沒有回答什麼。走到大門外邊，我向左右一看，發不住地又問她：

「喂！你的行李呢？街上還有有人在等著你呢？」

「還要什麼行李？還不甚麼？」她玩皮地舉舉左腕上的大衣，隨即又笑着說：「我就是這樣的簡單，這裏能比得上你們當中較官的紳士派頭？」

我微笑了一下，沒有回答她。幫着茶房將行李放在洋車裏，把她的行李也放在上邊，洋車夫拉起來，我們跟在車子後面，說說笑笑地走到車站上，旅客們已經來齊了。鏡老頭兒從人裏遠遠地望見我，急忙跑過來攔住我的手，又笑着跟汪玉華打招呼。

「怎麼？李先生，你倆是住在一個旅館裏麼？」他狡猾地笑着眼睛問。

「嗯！那裏，我住在西大街，李先生是我在半路上碰着的。」汪玉華搶着回答，一面又咕哝着：「眼眼地盯了鏡老頭兒一眼。」

一會兒開車的鈴聲響了，旅客們都陸續地擠着往車裏擠。我和汪玉華的坐位碰得正好緊

挨在一起，鏡老頭一家和那兩個商人，都散分開前而的一輛車上。

「嗚！嗚！嗚！」

一經這古雷律，那時就我正當殘忍的年齡，不懂得那來變愛之情的價值，無情地將一個天真的熱情和依戀，丟棄在沙土之中，就如悲慘地長眠在寂寞的故鄉，到如今我回憶起來，老覺得負疚良深。一方面呢，我又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婦之夫，何必又將專生非地來摧毀另一個少女的心？而且，汪玉華的身份和職務，是多麼的令人欽佩的，她對於我，又處處的好處表示若一種情願而友愛地推心置腹，怎麼會教人想入非非之說呢？所以我對汪玉華，始終是保持着嚴然而莊嚴的態度。

沿路，我和汪玉華漸漸地熟慣了：一會兒吃，一會兒住旅館，而且差不多都是我付帳，甚至於我還當了她的衛士兼勤務兵，大膽和小，非叫我拿着她的外衣背着鏡老頭坐一邊做她的警衛不可；中午打過了，車裏面的人們，都坐在那裏打盹，我個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兩個人剛合上了眼，車子又一顛一簸地，把我和她的頭碰成一塊兒去了，後來她因為過度的疲倦，就乾脆地伏在我的腿上呼嚕呼嚕地睡熟了，又互相依偎着低聲談心。車上的人，還以為我們是夫妻，大家都不注意我們的行動。我偏呢，也好像不拘形式地，慢慢地轉成兒女之愛了！雖然她的心我當時還猜不透。

一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發生了：第二天的下午，當汽車駛了波海州十公尺的高原地××時，忽然地發動了，轉瞬的間，密密地籠罩着綠色的山峯，遠處一處最高的巔嶺上，白皚皚的漂浮着一層厚厚的雲。車子剛過，隨即兩輛便落起來了。我和她下了車，守中國銀行代辦的招待所裏，竟好一個談話戶坐着公路的頭等房間，屋子裏靠窗戶放着一張藤條桌，左右是兩把低矮的小籐椅，我倆邊坐邊地攤開了鋪蓋，把我的被子讓給她，叫茶房另又添了一床被給我自已蓋。晚上吃過了飯，在搖曳不定的燭光之下，談了一會兒心，隨即很疲乏地都鑽各自自己的被子裏去睡覺。本來旅途勞頓的人，是經不住睡飽的誘惑的，所以我把頭閉緊在枕頭上，就昏昏迷迷地走到夢甜鄉裏去了。大約是半夜裏吧，我正正睡夢裏跟一個伏在我身上的奇怪的

那時我已成年，對於這位少女的純潔的愛，何嘗會不動於中？況且森林中相識的植物，這兒是着着充實的漿液和將出的樹蔭，而在樹林的老年中將會更多的火。不過，我每逢和一個女子交際時，一顆負有心，總是記着我要與生時代客調的！想我曾經對你們說過！她的可愛而悲慘的情形，於我是

一個正正睡夢裏跟一個伏在我身上的奇怪的

巨人呼號抵抗，同時又復覺吃力地將拳脚一齊揮出去！突然被一個很熟練的女子的叫喊聲，將我從夢中驚醒來，我睜開了模糊的睡眼望望地下，忽見一個個體的人身伏在我床脚地下，我驚異地坐起來仔細一看，原來是玉華。

「啊，玉華！你怎麼了？你怎麼發抖到地下來了？」我急忙地跳下了床，用勁地抱她扶到對面的床上。

「……」她祇用兩隻手緊抱着胸口，低聲地嗚咽着沒有回答。

我納悶了片刻，忽然省悟了，啊，天啦！我已經知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玉華！踢踢那兒了？來，我睜，別哭啊……你別聽我罷！我是睡；着了，對不起，噢，快別哭啊！」我把大衣披在她的肩上，握住了她的手，帶着央求的聲調說。

「她靠着我窩窩了，胸脯痠酸地抽動着。桌子上的半截洋燭，也被窗戶孔裏的風吹得流下淚來了，彷彿也正在替她悲悼。

「噢！把什麼地方打疼了？是在對不起你啊！……玉華，你別哭，怪我不……」我溫柔地握緊了她的手，自己已覺得怪委曲地抽動起來了。

「……琳，這怪我；因為我太愛你了，所以穩情不；自禁地……」她說到這裏，突然伸出右臂來，緊抱住我的肩頭，停了一停，又淚珠嗒嗒地說：「琳！求你饒恕我的……罪！過吧！」

「玉華！……我不是不愛你！」我更握緊了她的手說，「老實說吧，當我初次看見了你的時候，我就很熱烈的愛上了你，但是，當我瞭解了你的一切，明白了你的身世以後，就覺得我再沒有到奪你的幸福的權利了。況且，你的天真活潑，你的高貴的工作，我是多麼需要地在崇拜着啊！至於這幾天我對你的感情變遷，無非是要表示我的一點兒做傷兵之友的靈靈的義務，實在沒有包含着其他的非當的作用，千萬希望你不要誤解我！並且，我們既然是新時代的優秀青年，就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戀愛觀，被一時的情感動了了愛情，絕對不會有好結果的！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沒有回答，祇是不安地低垂着頭，又悻悻地取下搭在我肩上的手。我從她那蓬鬆的幾乎遮住了臉面的美觀的面髮裏，嗅到一絲兒青春少女們的特有的濃郁氣味。之後，我們無言地默坐了一會兒，又恢復了原來在睡覺的位置，睡下之後，我又很詳細地給她解釋着我會經怎樣的推致了一個可愛的少女的生命，怎樣的不能得她的純潔的愛，末了，又要求她仍然繼續我們的朋友之間的愛。但她祇靜靜地聽着，始終沒有答覆我半句話兒。

一個最悲壯而最纏綿的夜，就這樣寂靜地度過去了。

第二天坐在車上，沒有

跟我講話，一直到市站，她纔跳下車來，臉色很陰鬱地，而且又以一種不自然的客氣和我

探別了。

從此，一連十幾天沒有見到玉華，心想到××處去訪問她吧，又覺得不大合適。有一天下午，我乘着公餘之暇，自個兒跑到E市郊郊的黃鶴樓去散心，那裏是木城的第二名勝，風景綽綽：一座巍峨而宏壯的高樓矗立在柳蔭掩映的黃河之濱，一隻兩隻的羊皮筏兒，來來往往地在水面上輕輕飄動，對岸呢，則是一片翠綠的菓木林，濃濃的一脈青山，被晚霞照得模模糊糊，看不清那一片是山，那一片是水。凝眸的樓上，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當前的一幅偉大而奇麗的自然圖畫，居然竟讓我一個人來盡情地欣賞它，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啊，啊！那天我真高興得有點飄飄然了，我底腦筋裏，忽然飄起了靈感，我很愉快地取出一支紅色鉛筆來，在黃鶴樓的白雲牆上，寫出了一首古體的七言詩：

「一角危樓碧碧空，英雄憑吊夕陽中，黃流似瀉千古恨，怒捲狂瀾直向東。」

我背着身寫到末一句的最後一字，忽覺被一個柔軟的手掌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吃驚地向左右望望——沒有人啦！心裏正在悶悶的納罕，突然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在我背後笑了，我轉過去身子一瞧，原來玉華仰着頭蹲在那裏，這時她的地，雖然臉上正浮着一抹笑容，而眼圍兒微微發青，面色也有點萎黃，似乎比以前一向消瘦得多了。

「噢……你又做起詩人來了，寫得很不錯

……

啊，這幾天什麼？琳！」她扭起身來拱嘴兒笑着說。

「啊！呀，玉華！想不到我在這裏竟會遇見了你，多麼巧啊！你看你多麼玩皮，剛纔吓了我一大跳！……好些日子不見了，怎麼你一個人來這裏玩？事情怎麼樣了？」我驚喜地握住了她的右手說。

「唉！提起我的事！話長哩，來，我們先坐到我這裏，然後再慢慢地談吧。」她收起笑容，同我併肩地走過去，坐在一條紅漆的欄杆上面，隨即緊纏着欄杆，顯出一副很苦惱的神氣說，「唉！琳啊，這一次我纔算嘗到人生的苦味了！這幾天的事，已經証明了你那天晚上對我談的話實在不錯！琳，我想你一定會料得這樣的快，而且又這樣的慘痛啊！」

「玉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聽聽小輩你的意思。」我奇異地問着琳。

「琳，我這一跑跑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上了他的當，你猜怎麼着？我那表兄衛松年，他忽然爲了要趁趁××局長想得到一個肥缺的縣長缺，妙想天開的要我施美人計，做他送給上司的活動禮品，這樣的人，是多麼的利慾薰心，多麼的無恥啊！所以我自己跟他決裂了。」她說到這裏，忽然兩隻水汪汪的眼眶內充滿了熱淚，她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塊花格布的小手帕，拭了拭眼睛，隨即用一種憤懣而堅決的語氣道：「……但是，這樣更好，爲什麼我不徹

底的瞭解了他，就隨便地和他訂了婚呢？我要是在去年我們家把這出來的時候，就確實的明白了他的人格，怎麼會有今日？然而這樣更好，這一來倒反而促成了我最初投到祖國的懷抱裏的時候所立的志願！啊，後方，抗戰根據地的後方！想不到還會有衛松年那樣卑鄙無恥的人？想不到還會有那樣的寡官齊爵的怪現象？琳，我覺悟了，我直到現在纔切實地知道了我們新時代的青年們應當走的路！我決定了

我決定回到炮火漫天，戰士如雲的最前線去，用我的笑，用我的淚，去鼓勵我們的最可愛的戰士，好叫他們替偉大的祖國復仇雪恨！啊，琳！前方有許多艱巨的工作在等待着我們呢，我們不應該整日在死沉沉的後方，來過這一種無聊的日子！我已經決定在最苦的一兩天之內，趁夜回到有正氣有血性的最前線去，仍然負起我的最神聖的工作！琳，我們就此分別了，……或許將來你們的部隊會開到前方，那，我們在那邊再見面罷！……」

我一聲不響地坐在一邊，聽她的像滾流似的講話，始則悲，繼而驚，終於被她的充滿了正義的語言所感動了，我的眼淚在跳躍，我的熱血在沸騰，隨後，我遏制不住激越的情感，猛然地立起身來，緊緊地擁抱了她，她驕傲地

「啊，玉華，我被你的偉大志願所感動了，噢，我是多麼的五體投地的敬愛你啊！琳，你能允許我陪你一道兒去，一道兒到前方去嗎？」

「你願意去？」

「我情願陪着你到天涯，到地角！」

「你能離開你的職務？」

「我自然要請假！」

「到那邊你有工作？」

「任何那一個部隊我都能參加！」

「你決定了？」

「決定！」

「那麼，親愛的琳，我們就挺着胸脯兒向前去罷！」

我倆的心，因熾烈的長吻而溶化在一起了。就在這三天的破曉時分，昂首併肩地到民族抗戰的最前方去了。

一九四三，八，二七習作

西安
新中國印書館
The New China Press
SI AN
地址：大馬路八號
電話：二一三號
業務：印刷、鑄造、各種紙張、製版、各種鉛字、發行、各種報章、力行、黃河、讀者、導報、出品優良、取價低廉、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變

林嵐

陳皮梅，我們第一保育院的三年級生。

她是杭州人，今年十四歲，有一雙很會哭，很會流眼淚的閃光的大眼睛。她說：還是像她媽媽的。

她是前年和我們一起進這第一保育院來，那時她才十二歲，那時她比現在更愛哭，還會發愁，還會沉默，人家問她的身世難事；當家不來了，她哭哭；手工做不好了，她也哭哭，吵吵吵不過人家了，她也哭哭……總之，她是一個愛哭的女孩子。

我們的彭老師說過：「陳皮梅，你這雙小小的眼睛裏，氣能得下那許多眼淚呀？」真的，那雙小眼睛，眼淚真多呵！

如：現在在呢，現在可變了，而且變得還更厲害。那時候，那張嘴張得像一把剪刀，老師都爭不過。打架吧，咬嘴，又頂又野，大的男同學都害怕她，他們都叫她做「母老虎」。功課也好了，門門都考九十分，一百分，還覺得一手好針線，保育院裏開起成衣展覽會來，也是她的作品，那也是她的作品。

「老做或是小做她的功課，」陳皮梅，你怎麼弄得這快呢？」

「淚呀？我沒有進步，怕是你自己『落伍』呢。」

我們這第一保育院，她也打不過她，她哭也哭不絕，大家打不贏，她哭不絕，給她取了一個名字叫：「陳皮梅」。

大家打不贏，她哭不絕，給她取了一個名字叫：「陳皮梅」。大家打不贏，她哭不絕，給她取了一個名字叫：「陳皮梅」。大家打不贏，她哭不絕，給她取了一個名字叫：「陳皮梅」。

去讀書，上啊，就伸長着脖子等在講台頭前報。晚會時，老師常常把她從裏面叫出來報告時事，叫些別的話，他們總是那末堅挺的不肯上去，即使上去了，也是講不到三句就害羞臉紅臉除了，老師叫他下來也忘了行禮，只有陳皮梅，一叫她的名字，她就小氣氣地走上去，像老師那樣地鞠躬起來了。

「最近太平洋的開戰在一個星期以內佔領了菲律賓和薩拉威，我們在西南太平洋的初步攻勢已經成功了，這個攻勢，報上都已經發了三四個月，我們的戰略是要和敵人爭奪……」一個軍事上的名詞忘了，陳皮梅翻了眼睛想了一會，想不出，她好容易過頭去問彭先生。

彭先生說：「是不是外國軍隊？」

「是的，那，爭奪外國軍隊。」陳皮梅聽了一下，又讓下去「爭奪外國軍隊就是剛和敵人的空軍力量，破壞敵人的航運，叫敵人不於來接濟西南太平洋的防守的基地，報上說防守基地是拉布爾這些地方，拉布爾就是新不列西島中的一塊大島，報上說國軍必須先掃清新不列西島的敵人，還要佔領富國，薩拉威，報上說：「其次我也看不懂，我是看了報死記的，我們是請彭老師給我們講的。」

報告完了，老師向大家說：「陳皮梅說得很好不好？」

「好得很！」大家都鼓掌叫起來，陳皮梅對老師行了了一個徒手的手禮，一跪了，她跑到隊伍裏去了，她顯的「劉海」一級一級的黃毛髮，頭髮上。

今年，陳皮梅當了保育院的「小女團長」的職務之後，陳皮梅的名字，就再沒有叫過，也不再有別人叫她做「母老虎」，也不再有人叫她做「陳皮梅」，大家叫她做「陳嵐」。

陳大梅是杭州人。

「我家就在西湖邊上。」每次小夥伴們手論自己的家鄉比人家的好時，她總是驕傲地舉起了人家。

在小夥伴們的想像裏，陳大梅家西湖，又該是多好的一個地方呵！他們知道：那地方，有許多好看的山水和好風景是一定的，住的房子都像老師講的「仙人洞」的故事中的王宮一樣，路上雖然並不一定滿地鋪着金子，但一定平坦清潔像發亮的板，路上長着青青的樹，天天開花，紅黃藍白黑都有，橋上結着大個的果子，紅澄澄地像寶石一樣，馬路就鋪在花崗石，蠟燭排着陳來探花游路……。

住在那裏的人一定是很快樂，陳大梅如果住在那裏，自然得也不會這樣愛哭哩！

陳大梅住在杭州一定是天天坐着白色的小船在西湖里玩兒，像「仙人洞」的小船八個的，穿着錦緞一樣的花衣服，在湖上飄呀飄的……因此，大家都羨慕陳大梅有這美好的一個「家」、對那片地方，大家都有天真到理想和愛戀。

陳大梅自然也是愛她的家鄉的。是的，西湖，真是美到那地方呵，但是陳大梅，她是在西湖邊上一條又骯髒，又潮濕的小巷裏，那條小巷子裏都是一間間又破爛，又黑暗，又污穢的小屋子，陳大梅的家，就是住在那裏的一間破房子裏的。

陳大梅常常想起家，但她討厭那地方，祇有她自己心裏明白：那些高大的塗着藍色的洋房，是人家的呀！在坦平的柏油馬路上跑去的車子，也是人家的，還有天天飄浮在西湖裏的精緻的小船，也是人家的，綠沉沉的花園，「仙人洞」的宮殿一樣的別墅，也是人家的……。

陳大梅家的那條小巷，像一個害病的乞丐似的躺在許多大洋房的底下，那條巷子也是又潮，又冷，又滑，除了大清早有幾個懶洋洋的

遊者和洗刷馬路的用人走到這巷口的湖邊石階來徜徉一會，這條巷子就整日整夜的冷靜了。巷子裏住着的，是一盤苦力和洋車夫，也有兩三家洋戶，但是他們長年流浪在外面，這巷子裏的家，好像祇是他們的旅館，也不知道他們是付房租呢，還是忘了這個破爛的旅館？他們把回家看做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有時碰巧走過巷子，他就進來一下，丟一點錢在家裏，又扮着一付苦相嘆着氣走了。

陳大梅的爸爸也是這樣的，他在拱宸橋一家日本紗廠裏做工。他也常回家來，有時，一個星期回來一次，有時，兩個星期回來一次，有時一個月才回來一次，有時隔三個月都不回來。每次爸爸回來，陳大梅和她媽就高興了，家裏就熱鬧起來，爸爸給媽數着一張一張的鈔票，爸爸給陳大梅一包花生米和糖菓，但是爸爸走的時候，家裏又冷靜了，比爸爸沒有回來更要冷靜。

陳大梅的媽是給附近那些洋房裏的人洗衣服的，那些人家請用人天天送衣服來洗，有時，她的媽親自跑去一家一家的取。

陳大梅呢，她是孤單的。巷子裏許多孩子去撒尿或去掃地了，她的媽不讓她去，巷子裏許多孩子都去湖邊釣魚了，他媽也不讓她去。陳大梅六歲的那一年，她給媽說：「媽，我要去唸書得來，我不要留在這裏！」

她媽說：「你還太小，等明年去吧。」
等她到七歲的時候，她又對媽說：「媽，我要去唸書得來，我不要留在這裏！」
她媽說：「你才七歲呢，明年八歲了再上學。」
八歲那年，陳大梅一定要去上學，給她媽罵一頓：「飯都沒得吃，還要想上學！」

陳大梅悄悄流了一場，從此就不再提起上學的話了。
從那些日子起，陳大梅開始厭惡這個「家」了，她小願意看這間又破爛，又黑暗的骯髒的小屋子，她小願意看她的媽整天整夜流着臭汗幫人家洗衣服，她自己的衣服却塗滿油膩和黑色的肥皂沫。

孤零零地走到門口，看看孩子裏也是冷清清的，太陽照着巷子裏的污水和堆積在巷口的垃圾，蒸發着一種難聞的臭味，熏得人的陶口發悶又要作嘔。

「鬼地方！」她舉着大人的口吻從心裏衝出了咒罵，遠遠地看着湖邊那些紅色的黃色的洋房，心裏有點悲哀起來了。

有時，湖上的香暖的風便招着手似的把她的叫喚引到湖邊，繞過一幢大洋房的牆角玻璃的高閣，就是一個船塢頭。陳大梅常常到這里來坐着看風景的，有時也像一個大人似的坐在石階上想心思。

蘇堤上，柳樹清了，桃花紅了，像一條綉花的緞帶，工整地束在湖身的腰上，這時正是春天：

……西湖風景六馬橋。
二 枝荷柳一枝桃。

她輕輕地唱起那支山歌，（這支山歌是她們那裏孩子真的人所喜歡唱的。）心裏很安靜，也很舒服，幾乎想不起甚麼不高興的事了。這時正是春天，這是陳大梅自己說的。

……這些，都是陳大梅所忘不了的，陳大梅常常想起，有時，想着想着想哭了，有時想着想着竟哭了。

三

一個大災難從天空轟下來了，這時，是陳大梅九歲的那一年。

陳大梅已學會了織帶子，她的媽媽在學的身邊洗衣服，一面指點着。她的媽媽也會唱山歌的，可比陳大梅唱得好，還記得多。洗着衣服她輕輕地唱起來：

……蜻蜓尾巴長又長
長到海中央，

……海中有一個老漁王……
陳大梅拿了手中的小木板，聽得就住了，用烏黑的大眼睛睜着，她的

媽媽，她心裏說：「媽媽也和我一樣有雙發亮的眼睛呢。」

「媽，他們都說我的眼睛像你呢，你說是不是？」

「像我？」媽媽看着照在洗衣的大木盆裏的污水中的影子說：「唉，我的眼是雙苦命的『清淚眼』，命裏註定要流淚，你像我有沒有？」

「不，媽，你的眼睛長得好好看！」

她媽笑了，她發覺他看着媽媽的那雙大眼睛，忘記了織帶子，不一會，在那雙發亮的眼睛的照耀下睡着了。

陳大梅在夢裏聽到爸爸說的話，睜開眼，爸爸果然回來了。爸爸的一副顛倒的行李，還放在媽媽洗衣板的木盆的脚上。

這次爸爸可沒有帶陳大梅帶吃的花生米和鹹菜來，也沒有幾雙線給媽。總之，這次回來大家都不歡喜：爸爸也不歡喜，媽媽也、歡喜，陳大梅也不歡喜。

陳大梅羨慕的爸爸說：「我們和日本已經在北方開火了，杭州、上海、南京、各地的日本紗廠都已關了門，看樣子，這場仗非打起來不可了！」還有好多話，陳大梅聽不懂。

「日本，日本在那一國呀？」陳大梅想了許多時候也想不出，她祇記得有兩次在茶臼沙河上看見過的那兩個日本人，個子矮胖矮胖的，穿着中國人的衣服。那兩個日本人慢慢地走過來時，國家的王三寶告訴她：「阿梅，你看你看，日本人來了！」那兩個日本人走到跟前，朝卷子裏看了一眼，便急急地回身跑着卷子過去了，王三寶說：「日本人是很講衛生的。」陳大梅問他：「衛生是甚麼呀？」王三寶也搔了半天頭皮，最後他忽然變得認明了，他說：「阿梅，你吃過『衛生臭豆腐』沒有？」

「吃過，你就知道了。」陳大梅停了他一口，回頭走了，她想：「衛生」，怎麼會是臭豆腐呢？」

陳大梅的爸爸把這個消息帶回家之後，這套卷子的人都不安起來了，髮學來子裏快要火大了似的，鬧了一陣子，一會兒，這個消息漸漸靜了

整條巷子，又由巷子傳到附近街上。

「我們中國和日本打仗了，是我爸爸說的。」陳大梅也偷偷地跑出去，把這個消息告訴那隻小夥伴們：「我爸爸在掛長橋日本紗廠裏，是他回來說的。」小夥伴們吃驚地看著她媽媽講的「新聞」時，她高興得跳起舞來了。

從那天起，她的爸爸就不再讓她們到洗衣房去做工，她的媽媽，却每天洗衣洗得更多更辛苦了。

八月裏，西湖上的洋槐樹，樹葉子一張一張的落下來了。北方打仗的消息，天天從街上傳到這巷子裏來，從南京上海坐着汽車坐着火車逃難來的人說：「上海也打起來了，南京的人都要逃到這邊來，南京的機關也要搬到杭州來……」每天都，新鮮的消息，國家和洋車的人帶到巷子裏來。陳大梅的爸爸整天呆在家裏嘆氣，門口一步都不跑出去。陳大梅心裏想：「巷子外面的那個世界，也不知變得怎樣了？」晚上，她爭她媽媽和爸爸在說話的時候，悄悄地溜到街上走了一趟，看見家家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安靜和熱鬧，一羣一羣的行人，一羣一羣的車馬，自在的走在馬路上，公園裏還是坐滿了人，湖上人家的燈火，一朵一朵紅色的小花似的，開在西湖的夜色裏。

陳大梅心裏失望地說：「這地方不是天下太平的嗎！」

過了九月重陽，杭州的人也開始逃難了，市政府下了命令：「一月月底以前，市區的機關學校和老百姓，都要逃出去。」可是這個命令，行不到這條小巷裏，雖然也有人在街上看到佈告，但是他們不聽，他們捨不得離開他們的又破爛，又污穢又黑暗的小屋子。

十月裏市政府又下了緊急通告：「凡是住在市區的人，立刻退出去！」這時，陳大梅從她爸爸的口中聽說日本人已從上海打到蘇州，這幾天馬上要來打杭州了！她爸爸給市政府僱了去，說是去修築工程的，去的時候要五十塊大洋在家裏，臨走時他對陳大梅她的媽媽說：「阿梅的媽，這時勢亂得很，我們也不用走了，逃在外邊我看此在家裏還危險呢，窮人家是沒關係的，萬一吃緊我就回來帶你們一塊逃。」

於是，他們幾個孤獨地住在這條小巷子裏，也沒人送衣服來給陳大梅媽媽洗了，也沒有入帶新鮮的消息來驚動她們，她們安安靜靜地住在那間又髒又小的破屋子裏。

天氣漸漸冷了，秋大了又冬天，西湖上紅蕪子一片一片落完之後又落一片一片的白雪了。這時，日本人真正打到杭州來了，從金山橋那邊登了岸，連夜到了杭州城。

陳大梅和她的媽媽在寒更寒得又是心焦又是悲傷，隣家的人都逃光了，巷子裏真靜得怕人，陳大梅的媽媽在家裏呆一會，又跑到巷口去看一會，她爸爸始終不見回來。到半夜裏，砲聲都隱隱約約聽見了，陳大梅急得跳起來，拉住她媽媽說：「媽，我們還是管自己走吧，爸爸他一定先走了！」媽媽想了一會，去收拾了一點東西牽着陳大梅的手望着口急急忙忙的走，走到馬路上，路上還有一堆一堆逃難的人：大人們叫罵着，小孩子在哭號，黑漆一團，天上也沒有個星，地下也不見一盞燈，陳大梅緊牽着她媽的手，喘着氣，一步一步跑，跑到三廊廟，逃難的更多了，大家都是哭着跑到江岸去趁渡船的，人堆裏充滿各色各樣的罵人的聲音，氣力大的就在人堆裏亂推亂擠，氣力小的只好亂叫亂罵。陳大梅和他的媽媽喝醉了酒，在人堆裏給人牽去的自己一點都不能作主張，擠到後來，一個人的浪濤衝來，把陳大梅和他的手擠鬆了，陳大梅連那媽媽的工夫都沒有。探着又是一個浪濤，向前一沖，把她一直沖到渡口上，她嚇呆了，口裏再也叫不出聲音，人潮又把她帶到渡船上，她剛想起叫「媽媽」，船就開了，她大聲的叫着哭着，但是船上哭叫的聲音起她的幾十倍，他再叫得響些，也不會有人聽到的。

船走了好幾里路，船裏的人才慢慢安靜下來，陳大梅也哭够了，嗓子再也叫不出一點聲音。她心裏想：「也許媽媽已經下船來了……」她在船裏擠來擠去等了半天，一個像她媽的人都沒有，她傷心地擠到船尾去，站在露天底下遠遠看江邊，杭州的那個方向一片火光，燒紅了半個天空，她心裏悲痛的說：「唉，日本兵一定打進我們的那條巷子了……」

船泊地走在江水上。像一隻疲倦得不行了的老母雞一樣，一隻一盪的憐憫地走在混汁一漾的江水上，夜色濃得化不開，又濃又重，壓着這隻小船，壓着這一般人。

「伊呀，伊呀，伊呀！」……

船家解開腰衣版着胸脯子在使勁搖橈，他的影子高大得很，一個個真個金剛似得，他的一支槍拿着一船人的生命，他真是威呀！陳大梅有勁地看他搖橈，那槳呆板單調的「伊呀，伊呀」的響着，看了一會，她看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這時，天空漸漸發亮起來，江上有些冷風。

船裏一清做了一個惡夢似的清醒過來，大家揉揉眼睛驚慌的找他們自己的親人，老太太們口裏唸着「阿彌陀佛」，開始談論自己的身世。小孩子們睡了一覺，醒來嚷着飢餓寒冷又哭開了。陳大梅倒在船門的下面睡着，大家看着她，以為是一個人，或者是一條小狗，也沒有人來叫喚她，也沒人來驚動，有時，她也會從一個惡夢更醒過來，發狂的叫了一聲「媽，我要……」翻一個身又睡着了。船家的橈聲「伊呀伊呀」的響着，她還以為是她媽媽的洗衣盆子搖擺的聲音呢，因為在平日，她也是常常這樣的倒在媽媽的身邊的髒衣服堆中睡覺的，一直到她媽洗完她身子聽着的衣服時，才把她輕輕地抱上床去。

在夢裏，她還是被擁擠在人堆裏，那些人呀，又粗魯又自私自利，把她和她的媽媽推在旁邊，讓他們自己擠上船去，陳大梅的媽媽罵他們：「你們爲甚麼這樣不讓耶？你們要逃命，我們就不要逃命！」那些人也不理睬，只是死命的擠，擠過一批又擠一批。陳大梅的媽媽病了。揮着拳頭在他們背上亂打，陳大梅也幫着媽媽打，那人還是不理睬，「真不要臉……」陳大梅心裏氣忿的說：「我爸爸來就好了，我的爸爸力氣大，把這些人都擠開去，就讓我們走在船前頭！」她心裏才沒想一想，果然，她爸爸就擠過來了，他牽着一臉大汗，眼睛都擠得通紅了，就

像每次從拱辰橋的紗廠裏回家來休息的時候一樣。

「爸爸，爸爸！」陳大梅大聲的叫喊。

「阿梅的爸爸，阿梅的爸爸！」她媽也大聲的叫着。

她的爸爸可頭都沒有回一下，擠到她們身邊的時候，也是把她們娘兒倆往旁邊一推，自己擠到前面去了，陳大梅的媽媽還是哭着叫着，她爸爸耳朵聽了似的也不理，陳大梅心裏想：「爸爸一定生氣了。爸爸說過：『我們是窮人家，是不用逃的。』」現在逃了，也沒有等一等他，媽媽帶着她逃，爸爸一定生氣了。」陳大梅想擠上去告訴爸爸說：「我們怎麼能不逃呢。若子真都逃得空空的了，街上也是一個人都沒有，住在湖邊洋房的先生，且許多天就逃了，王三寶也逃了……我們怎麼不逃呀！而且，也是我叫媽媽逃的，媽媽說：『一定要你回來。』但是她真不上去，她的媽媽死命的來住她的手，一點也不放鬆，一轉眼，爸爸的影子也不見了！」

陳大梅抓着船皮，眼睛裏幾乎要跳起火來！忽然她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她告訴她媽媽說：「媽，我們在地下擠人家不過，我們飛到天上去吧！」

媽媽笑得睜開大嘴，高興的說：「阿梅，你真乖，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呢！」說着說着，她眼兒個果然從地下人堆裏飛起來了，一步一步地踏在人家頭上……

陳大梅哈哈的大笑着，笑得彎下了腰，就這樣把她從夢裏醒來了。醒來之後陳大梅一看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她翻了一個身跳起來，想起昨天晚上是逃難了，她又理了她的媽，她就荷荷的大哭起來，船上的人一個一個來問她，來安慰她，她也不理會，只是傷心的哭。

天色大亮之後，船在一個陌生的埠頭上停泊下來，船家把鐵錫拋在水裏，又把長長的撐篙插在埠的尾巴上。

「不能開了！」船家說「不能開了，不保險，白天還江上飛機來往的很多，見着船就用機關槍掃，有時還扔炸彈！」

船裏逃難來的人沒有辦法，而且也怕飛機來掃機關槍和扔炸彈，大

家都像上船時那樣地擠上岸去了，有許多人連船錢都沒有付，有的人把衣服包裹拋在船艙裏，也不拿，慌慌張張走開。

船家看看船裏不再有人走出來，就起頭鎗站在船頭用竹篙子在岸上一撐，船就輕輕地浮到江中心去了，走了一段路，江水漸漸湍起來，竹篙已經不著底的泥沙，船家走到船尾去搖槳，但他走進船艙的時候，他幾乎嚇了一跳，他發現了幾個包裹幾件衣服和什物之外，又看見了這個女孩子：

「誰？他是誰？」

「……」。女孩子用發亮的哀求的大眼睛看著他。

「你是誰呀？你怎麼不跟他們上岸去？」船家裝做和藹的樣子蹲下去說。

「……我叫阿梅。」

「你姓啥？阿梅。」

「我叫陳大梅，我姓陳。」

「你也是從杭州逃來的？」

「……」

「你一個人逃出來的？」

「不，我媽……」她想起她的媽，又傷心地哭了，哭了許多時候才說：「我媽和我同運逃出來的，走到碼頭上，許多人把我們一擠，就擁散了，我媽沒有上船來……」

說完，又抹著眼淚哭。

「你不要哭，我想個辦法。」船家說，他走到船尾上，掀起他的擔子，隨著眼淚，在想心思。

「阿梅，你來，我問你呀！」船家在船尾上叫喚，陳大梅走過去，也坐在船尾上。「阿梅，你家是住在那裏呀？」

「我家在板坎，我和我媽住在家裏，我爸爸住在拱宸橋紗廠裏……」

「陳大梅本來想告訴他紗廠是日本人開的，但是她想：日本現在來打中國了，日本人是敵人，爸爸怎麼能給日本人做工呢？還是不要說。」

「你爸爸是誰？」

「爸爸？」陳大梅心裏說：「爸爸是誰？爸爸就是爸爸呀。」她祇好說：「……我不知道。」

船家笑了，更使勁地搖著槳，船一搖一擺地走着。

「你不要哭。」船家和氣地對陳大梅說：「我帶你去找你媽吧，我一定給你找到，找不到你媽，就找你爸爸。好不好？」陳大梅感激地點點頭。「阿梅，你以後就叫我做伯伯，我帶著你。」

陳大梅揉著眼睛，不哭了。

「伯伯」費力的搖了一會槳，忽然又停下來了：

「阿梅，你餓不餓？」

「我餓……」陳大梅小聲地說，她有點害羞，彷彿怕第三個人來偷聽去似的。

「伯伯」輕輕地笑著，從船尾上跳下來，在船後的小鍋裏盛了一大碗冷飯給陳大梅吃，他自己用手抓了一團飯糰放在嘴裏嚼著，又跳上去搖槳了。

江水拍他打着船底，兩邊一片片的青山在後退，一條條的黃土堤岸在後退，一朵朵紅的黃的雲彩，飛到船後去了。陳大梅吃著飯，心裏漸漸平靜下來，她心裏美美的想著，這隻船再趕上一隻船就可遇見媽媽了。

三天之後，陳大梅和「伯伯」的船到了臨離。

這里沒有杭州那末熱鬧，但是這里也有許多舖子，也有洋房，也有一條奔奔的大江，江上停泊著船，一列一列的像是春天水漲時江裏的魚陣。江岸上有山，翠綠的，山的影子映到水裏，却又變成長長的柔艷的帶子了，一根一根的綠帶子抖著抖著在水裏捕捉這些遠處來的大船和小船，帶子把他纏住了，又放開了。

陳大梅看得正有趣，他那個「伯伯」說：「阿梅，我們上岸去玩一會兒吧，伯伯給你買點好吃的，好玩的。」

「說「好吃的，好玩的」陳大梅就高興了，她問「伯伯」說：「齊

這不是也像我爸爸那樣的給我買花生米，辣子醬，片兒醬，醋兒呢？還有紅薯兒，還有……」

「你要吃啥我就買啥給你，好不好？」「伯伯」怕着陳大梅的頭頂說：「伯伯還要給我縫衣服，再送你去上學。」

陳大梅不等「伯伯」說完，就從船板上跳起來：「走，走。」她扯着「伯伯」的兩腰帶說，她想：這一下可好了，從前媽媽不讓她去唸書，要罵她，現在這個好「伯伯」竟送我上去上學了。

她和她「伯伯」高高興興地走上岸去。是多大了，雖然有點冷，但是不要緊，有太陽呢。

陳大梅走來手裏跳起舞來，她真想大聲的唱幾句歌，唱那支「西湖風吹六吊橋」吧，後來她想起支歌在這時候唱是不適合的，第一、這裏不是西湖；第二、這裏也沒有「一枝楊柳」也沒有「一枝桃花」唱那個「鑽尾尾巴長」吧，她才唱了一句，又想起她的媽來了，因為這支歌是媽媽教給她唱的呢。

這是不唱的好。於是，她像一隻小麻雀似的跳一步走一走，心裏笑着，臉上也笑着，額前的瀏海，一飄一飄地披在她的眼睛上，她真高興呀，她覺得今天的太陽比平常的日子暖和平，風也比平常的日子吹得好，江水和岸上的青山，也比平常的日子好看……

陽光照在他的身上，地上有兩個人影子。清清楚楚的就像是用筆描在地上的一樣；「伯伯」的影子是高大的，陳大梅的影子是小小的。「伯伯」的影子拖着幾陰子，陳大梅的影子很輕氣，而且還一跳一跳的活動着。她停下來了，影子也停下來，她和「伯伯」講話了，影子也和影子講話，他們走進了城門，影子不見了，走到城裏，影子原來早已在樹上走了。

走進城，許多東西都是叫陳大梅看了新鮮有趣的：狹窄的街道，擁擠的行人，她想這是像杭州的有一條街的，街上也有許多穿洋裝和花衣服的人，她想：這一定是從杭州逃難來的。她看見好幾家菓子舖，聯在一起，門口堆積着大筐的朱紅橘子，她就拉住「伯伯」說：「伯

伯，我要吃橘子！」「伯伯」就買了兩個大橘子給她吃，但她捨不得馬上就吃掉，把橘子拿到嘴裏又吐在手上，又從手上裝進口袋裏，走了一會，又從口袋裏取出來玩。

走盡街道，他們穿過一條又潮濕又狹窄的小巷，這條小巷是和陳大梅家的西湖邊上那條小巷差不多的，整天冷清清的，太陽也很少照到這巷子裏來，巷子裏有垃圾發霉的臭氣，路又不平又顛簸！有時，有幾個拉洋車的拉過這條巷子，他們看看這巷子很闊，就轉子一拉在這裏小便拉屎，推拉屎的就把一車一車的垃圾倒在巷子的兩邊。

但是這個「伯伯」走在這條巷子裏却很歡喜，一步一步大步走着像回到他家裏去一樣。

「伯伯，這是你家嗎？」陳大梅用兩個手指頭擰着鼻子說。這巷子，實在與不過，比陳大梅家的那個巷子都與與好幾倍呢。

「伯伯」搖搖頭，他告訴陳大梅，他要在這裏找個朋友，陳大梅心裏希望着：能夠在「伯伯」的朋友家裏遇見媽媽，那才好呢。

不等陳大梅再問下去，他們就在巷子盡頭一大家人家門口停下來了。這人家家的屋子也很破舊，門上還有人用粉筆和鐵釘刻着「打倒××是烏主」「××是王八且」……和一些歪腳歪手的人像，可惜已不覺得清楚！

「伯伯」用力拍了兩下門，有個女孩子的聲音答應着來開門了，門一開，露出一雙大紅纓邊的眼睛，果然是一個女孩子。她奇怪地看着陳大梅和「伯伯」，陳大梅有點害羞，還好「伯伯」說話了：「我是來找你家老固的，我姓田。」

陳大梅和「伯伯」還沒有跨進門檻，一個長着怕人的鬍子的人迎出來了：「哦，是田螺精？」

陳大梅心裏好笑的說：「伯伯叫「田螺精」呢。」

「胡老闆，你發財。」

「怎麼，又有什麼貨色來了？」

「伯伯」恭敬的笑着，走近去輕輕地和那個鬍子說了幾句，那個鬍子就叫開門的那個紅眼睛的女孩子來帶陳大梅到後屋去玩。

「她是金鳳。」那個鬍子舉着杭州話告訴陳大梅說：你跟我到後面玩去。

金鳳服從地看了鬍子一眼，牽着陳大梅走到後面去了。

後面是一個大房間，零亂得像豬欄似的鋪着四五個地鋪，房子裏有三個女孩子在做針線。大的那個約摸有十八九歲了，最小的大約是十一二歲，另外一個是和金鳳差不多的年紀的，大約十三四歲。她們看見陳大梅進去，大家都放下手中的針線來，發怔了一下，大家立刻跑過來，大家拉着陳大梅：

「你是誰？你是誰？」大家七口八舌的探問着。

那個大女孩索性把陳大梅抱起來，像陳大梅的媽媽似的。

「你是誰？小妹妹。」她媽媽的耳朵貼在陳大梅的嘴上說。其餘的六隻眼睛，也都大着盯着。把陳大梅羞得不敢抬頭了，她翻過臉，躲在那個女孩的懷裏。

「你怎麼進來的？你是誰？快說呀！」那個大女孩不住的拉着陳大梅，又把她的臉從自己懷裏翻出來，對着自己，這樣反而把陳大梅給逗得格格格的笑起來了。

「你叫誰，你輕輕地告訴我。」那大女孩及低聲音，溫和地貼着她的臉說。

「我叫陳大梅，我的爸爸和媽媽都把我叫做阿梅。」

「你幾歲了？阿梅。」

「我去年八歲，今年九歲，明年十歲了，我媽說，我是十二月底生的……。」這話的那樣好看又親愛的大眼睛，在陳大梅的眼前一閃。

「那，你媽媽呢，你媽在那兒？」

「我媽……我媽……。」一溜眼淚又從眼眶裏跳出來，眼皮一映，一滴一滴的滾下來，打算在抱着她的那隻穿着蘭的黒手上。

陳大梅哭着把怎麼和她媽媽說的話又說了一遍：說一句抹一手眼淚，說到後來，四五個人都拉着眼淚哭了。

「好了，小妹妹，你別哭了。」抱她的那個大女孩說：「我也是杭州逃出來的，我算你的大姐，你再哭，我們也要哭了。」這九陳大梅從手上放下來，指着那個小女孩子說：「我給你介紹：這是小鳳，是金鳳的妹妹，也算是你姐姐，這個是美蘭，也是姐姐……。」

那個美蘭搶着說：「阿梅，你叫我做姐姐，她不是，她是狐狸，你就叫她做「狐狸姐姐」……。」「狐狸姐姐」撒下陳大梅要去弄美蘭的嘴，美蘭笑着逃出去了！

「狐狸姐姐」告訴陳大梅，她也是杭州人，她叫翁水蓮，她的家，是在翁家山。

「哦，我媽也是翁家山的人，我去過翁家山，那裏有許多許多香噴噴的桂花樹。」陳大梅想起了那片長滿桂花和竹子的田野和村子。

「好呀，那你就叫我做水蓮姐姐好了，我想我一定知道你外婆家的，你說，你外公是誰？」

陳大梅搖搖頭，她只記得她外祖父是有許多雪白的長鬍子的，從馬上掛個牌子上，已經死了好幾年了。

水蓮表姐憐惜地沈默了一會，門口美蘭叫喊着跑回來了。水蓮表姐站起來還要弄她，她却板着臉說：「人家有正經事，你還高興？」

「又有什麼事了？」水蓮表姐放下了手。

美蘭看着陳大梅說：「她也賣到這里了……。」只吞吞吐吐地說了一句，又不說了，等了一下又轉過臉去說：「剛才我跑出去，正聽見老闆在和那個「田螺精」說價錢，這會子，那「田螺精」大約已拿着錢走了。」

陳大梅聽見「田螺精」走了：嚇了一跳，也不願這些新認識的姐姐，找着門就往外跑，但才跑到客堂，就給那個怕人的鬍子拖回來了。

陳大梅傷心地哭着：媽媽沒有找到，「伯伯」也不管自己就走了，陳大梅傷心地哭着。那個鬍子在旁邊安慰她，她哭，她哭，說了許多話。

多話，陳大梅一句都沒有聽清。

五

陳大梅哭了幾天，「怕怕」還是沒有回來找她，這個怕怕人的膽子也不許她出門去。

美蘭姐姐和水蓮表姐都說：「阿梅，不要再哭了，你再哭眼睛都要哭瞎了，你照照鏡子看看。」

陳大梅向鏡子裏看了一眼，哎呀，一雙眼睛都哭瞎了，又紅又大又腫着！祇得忍住不哭了，將來她看見這末一雙眼睛，還要一頓臭罵呢！從那天起！陳大梅不哭了，天天安靜地跟水蓮表姐，美蘭姐姐，金鳳姐姐，小鳳姐姐過活。也不說話，也不唱歌，也不笑。

過了幾天陳大梅偷偷地向水蓮表姐說：「老闆把我買下來做啥用呢？叫我整天在家裏。」

「叫你做『包身工』。」水蓮表姐變聲地說：「叫你給他做一生一世的工；你的身子已賣給老闆了，除非將來你媽媽來討你回去。」

「那末，你個呢？」陳大梅也憂愁起來了。

「我們？我們也是包身工呀！」

陳大梅不敢再問了，她想再問恐怕會問出許多怕怕人的事情來的。從此之後，陳大梅嚇呆了，到了老闆有事使喚她時，她才答應一句，因為水蓮表姐說：「在這裏，問七問八，是犯忌的，給老闆聽到了，還要挨打挨罵。」這陣陳大梅只好答應吧了。

每天清早，這處工廠的汽笛發響一帶的響起來的時候，她們被勸催着走進一個大紗廠去，每天晚上，那個汽笛又發響一樣叫着把她們趕出紗廠。陳大梅也每天跟着這一羣伙伴們去上工，大家緊擁的走進紗廠的大門，不能容許的互安那部機器上的機器間裏，去檢查紗頭和整理紗線。陳大梅和小鳳，本來是一組的，後來因為小鳳的個子長得比她人些給老闆預做十六歲的，轉到女工組去做了幾天，不到一個星期，又給調回

童工組來了，還是和陳大梅一組，小鳳到了童工組，又把陳大梅照顧小了，監工的張先生走過她們的跟前總要細詳着陳大梅的臉問：「陳大梅，你今年真有十二歲了嗎？」

「喲。」她也騙了他。她知道：童工組的人至小也要有十二歲才够大呢。

「哦，小鬼，你給我好好做，你偷懶了我就回你老闆叫他來領你回去。」監工張先生說：「……唉，我看你十歲也還沒有呢，看你。」好像是什麼事情冤枉了他似的。

陳大梅常吃監工張先生的熟練的「大毛栗」，因為她老貪睡，她一聽到機器隆隆的響，就想打瞌睡了，有時手裏做着活，心裏想起了她的媽媽和爸爸，想起了那條流動的小巷和破舊的架，（在媽，是多麼好的一個「家」呵！）她想昏工，也不知道監工的走近來了，也不知道機子上出了毛病，或是紗斷了；這時，監工一伸手，「大毛栗」就落到頭上來了。

但是在廠裏做工，總比在老闆家裏整天呆着好。她心裏說：「以前爸爸也是在紗廠裏做工的，他是在日本人開的紗廠裏做工，現在我是在我們自己中國紗廠裏做工，我比他爸爸還好呢。」

她又想：「我是工人的女兒，我的爸爸是工人，我的媽媽是工人，現在，我也是工人！……」她才想得高興起來，忽然又想到：「……不過，我是個『包身工』呀！」

一點淒清的眼淚，落在機器上，立刻被棉花線吸進去，紡得又長又寬了。

六

日子過得很快，一天一天在紡紗機子上過去了。

陳大梅在紗廠裏做工，他做得很快活，一天都不休息，已覺得她比一天變得像大人了，她已懂得許多許多新鮮的事，她想想這時時候她的媽媽都要知道得多了呢，不說別的，先說偷懶，她比

媽媽會得多，她知道怎麼樣在監工走過來的時候，特別做得賣力，要工一坐就坐下休息或是和別的伙伴談笑，也知道怎麼得去偷偷的做一兩斷紗線織到身上，帶回家裏去，就算是她自己的，也知道怎樣去討好廠裏的先生，向他們行個禮。遇到就說幾句討人喜悅的話……自然，她也學了許多好的，譬如說織子吧，她可以一個人去管許多織子上的事情，收拾許多斷了的紗頭，如果壞了她的碼便來，怕睡眼眈眈都要弄好呢。她也認識了童工組的許多伙伴，他們之中也有好幾個是杭州的與遠鄉來的，還有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他叫阿翠，也是杭州人，他家裏是湖濱，那地方陳大梅雖然沒有去過，但是她常常聽到蒼子拉洋車的那幾個碼頭說起那地方。她說阿翠第一次見面就熟了，一個說：

「我是杭州人，你是那裏人？」

「我也是杭州人，我家就在西湖邊上……」

這樣，兩個人隔着一架機器談談說說的談話成爲好朋友了，每天見面，他們總得說幾句話才走開。

阿翠告訴陳大梅，他家裏就住在廢子這一個碼頭，門上沒有門牌，有他自己用粉筆寫的一個「算袋字」：「一一」字。他家裏還有一個祖父，有白鬍鬚的。

阿翠也起祖父，陳大梅又想她媽了，她就問阿翠：「你有沒有看見我的媽呀？」但是阿翠也不認識媽呀，他怎麼能看見呢？她想想，還是不說。

這天陳大梅正懶懶的靠在一根柱子上想家。她想起了那條歪歪曲曲的小巷，那間媽媽洗衣的小屋子，想起巷口的湖，西湖的水，青青的使曉天的天空呀，想蓮堤上的一枝一枝的桃花一枝一枝的楊柳，真是好風景呀……她想着想着想睡了，她心裏叫喊着：「這時候，不正是春天的日子嗎？前些年，又是偷偷地帶媽媽到湖邊解蔭底下去的祖國的時侯了呀！」

她正想低聲唱起那支「西湖風景六吊橋，一枝楊柳一枝桃。」的歌子，忽然軋軋的機子叫聲裏，一絲好像是輕柔的這帶似的歌聲飛起來了

的說

在東北於江上

那兒有森林

還有那慢山遍野的土豈高粱。

她聽得住了，把手指咬在牙齒裏靜靜的聽着。這歌子是非常，新鮮的，調子比自己的「西湖風景六吊橋，一枝楊柳一枝桃」或是「晴窗尼巴長」都要好聽得多了，她仔細細細地聽着，一個字眼都不讓它逃過去：

什麼時候，才……

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

什麼時候，才……

收回我那……的寶藏？……

唱完的人，唱唱走走，轉着靠近來了，陳大梅隨着機器一看，原來是她的杭州老媽阿翠。

「阿翠，別哭！」陳大梅親熱地叫喚着，這小兒沒有聽見。「阿翠，阿翠！」還是不理，他是真心地啞着歌：

什麼呵，什麼呵！

什麼時候

才能歡聚在一堂？

等他唱完歌，她又止得這歌的了。

陳大梅有點生氣，她心裏想唱的說：「小東，你擺臭架子給我看是不？」她也生氣的走開去了，和阿翠走了一個相反的方向。

這一場氣雖然她一人生了好幾天，但是陳大梅還是忘不了那好聽的歌聲，她想：我也能那麼唱多好呢，她想了半天，祇記得一句：「我的家，在東北……」唉，一句都記不全，東北什麼江上都不認了，就說是

錢塘江吧。放工的時候，她定在伙伴們的後面，悄悄地唱著唱了一句，但是還是「西湖風景六吊橋」那雜戲的調子，一點兒也不像阿琴所唱的呢。她有些懷疑自己：「爲什麼生得這樣笨呢，爲什麼阿琴會唱，我不會唱呢？」她又有些煩惱：「生什麼氣呢？叫阿琴教自己唱幾遍不就行了嗎？」她的心還是明天上工的時候和阿琴說話請阿琴教她唱。

第二天，陳大梅跟水蓮表姐等一羣人去上工，走到工廠門口，就遇到阿琴了：

「阿琴，你快教我唱那個歌呀！」

「甚麼歌子呀？我肚子裏歌子可多著呢！」阿琴嬌傲的說。

「我只學你昨天檢紗頭的時候唱的那個。」

阿琴想了半天，才想起來：「哦，那會是『逃亡亡』嘛，『逃亡亡』，就是『逃』的人唱的。」

「逃誰的人唱的？……好，你快教給我。」

阿琴，靜心地一句一句的教給她，一面做工，一面唱歌，惹得旁邊伙伴們都笑了，只有工頭沒有看見。後來連他們倆人索性放開手裏的工作，專心學唱歌子，兩人站在一起，其餘的人則看「西洋鏡」的神氣看著他們，有個調皮的工友悄悄地指著這兩個唱歌的人說：

「啊，大家來看看，阿琴和陳大梅是『兩相好』呢。」

大家都嘻嘻哈哈笑了。陳大梅仰起頭看了一眼，才紅著臉把阿琴從身邊推開去。

七

最初發現的是水蓮表姐。

晚上大家放工回家的時候，她悄悄地告訴姐妹們說：「喂，我們阿梅真的和阿琴那小鬼很好呢。」

大家笑著，帶着一點羞意的向前一看：果然，又是看見他們兩個人在走在一塊，兩個人挨得很近，不知道是在商量什麼。

「阿梅！水蓮表姐叫了一聲，陳大梅回過頭來看了一下，發覺自

己和妹妹離得太遠了。小黃里不好意思，祇好對身後的阿琴說：「明天再說吧，明天早上上工的時候你來叫我，我們一道走。」說着，她趕緊跑回去了。

那首的「阿琴」一讀一覽地掛在眼睛上。

「歌子學會了沒有？」水蓮表姐裝做沒有事的样子，大人一樣的問她。

「逃亡曲第一部早已會了，現在正學第二部。阿琴說：這些歌子，也不是她自己生來就會的，是一個什麼宣傳隊的彭老師叫他唱的，那個彭老師真好，有教他們讀書，教他們寫字，阿琴說：他們那個宣傳隊裏開了三個夜學呢。」陳大梅走着，看了水蓮表姐的臉色，沉默了一會，又說：

「阿琴說，那個彭老師真好，夜學就是個開的，叫老百姓種田的，做工的，都晚上開的夜學，不要化一個錢，還貼紙書本……」

「你也想去是不是？」水蓮表姐已猜透她說話的意思。

「表姑，那要你們……去不去呢？」

笑臉搶着說：「祇要老闆答應，我們一定也去。」

五個商議的結果，決定推水蓮做代表，去向老闆請求去，因為老闆喜歡水蓮，水蓮年貌也大些，許多事情，都是她去請求老闆於是開頭做的。

回到家裏，老闆正喝醉了酒倒在牀上，一條腿跟眼似的，縮成一團，手伸着四肢翻身。

大家害怕挨罵，誰都不敢進去，四個人把水蓮一下推進去。後面的人，躲在門口偷聽：

「老闆，我們回來了。」水蓮說，聲音說得又柔順又好聽：「老闆我們們去上夜學，彩圓……」

「上學？那裏有錢？有工夫？」老闆急急地說，說罷，老闆還

是要這樣多的。

「不是夜學，不用化錢的呀！」水蓮的聲音更柔軟。

「哦，哦……那兒有這樣便宜的事？」老四到了一個身……哦，水……你來！」

「真的不化錢，老闆，是宣傳隊的先生們辦的，老百姓，工人那可以去讀書。」

「來，水萍，我帶你去嘛！」老闆真是很樂意了。說話都會帶着含糊的。

「老闆，你准不准我們去，只要你說一句話！」

「好，你們去，你們去……我是要你來……」水萍跑過去，得意地用手去拉了他一把，笑着說：「嗨，我一個人扶你不起來呢。」說着，她把姐妹們招呼進去，七手八腳把這條酒氣薰人的爛泥搬出了屋子。

美蘭悄悄地拍了一下水萍的肩，取笑着說：

「嘿，狐狸，真你的！」

這一夜呀，大家都沒有好好的睡，尤其是陳大梅，她胡思亂想到半夜，還是翻來覆去的沒有睡着。她的心裏暗笑着，幾個月來，從生出來到現在沒有這樣快活過，她想：讀會了書，就認得「多字」那時，他走到街上，可以隨意的看標語，看廣告，看金字招牌，看報紙……那是多有意思，多宏有輝的事呵！

她笑着朦朧地睡了，又笑着醒來。她做了許多夢，她夢見她自己認得許多多字了，她騎在媽媽的背裏，大聲地讀一本一本很大的厚的書給她媽媽聽，媽媽笑了，她自己也笑了，這樣，就笑醒了。天亮了，紙窗才透過一點亮光，紗窗的汽笛，又嗚嗚嗚嗚地叫喊起來了。

八

這一個願望終於來到了。這天下工之後，她們五個姐妹都進了夜學

陳大梅是和阿翠坐在一起的，這里的一切東西，不使她驚喜和希望了。這個課堂是一所開着扇子的，神像的前面鋪着紙稿，紙稿上掛着兩

塊小黑板，兩邊牆上掛着圖畫，頭頂上垂着油燈，比自己家裏的桌油燈要亮得多了，照得人有點睜不開眼睛。牆間這個個個的圍得阿翠頭都昏了。阿翠說：「你真是一個鄉下人，沒有見過世面的！」但是她不生氣，本來是嘛，陳大梅心裏說：「我住下杭州那條小巷裏，住在老開那間小屋子裏，那兒見到過這些呀？她看來着去，還是開。」

「阿翠你看，這個是啥東西？」，「阿翠，這人是誰？」……，陳大梅用手指指着這個指着這個，阿翠把她的手按在平鏡子上，嚴正地告訴她說：「不要出指頭亂指了，用指頭指人家看了不禮貌……還有，不要再叫我做「阿翠」，我的學名是「李啟翠」，記住是李啟翠。」

陳大梅站着頭，不說話了，也不再用手指頭指人了。這時，忽然有一個人站起來用大嗓子喊了一聲：

「立正！」

像一個軍隊似的，整個課堂的人都站起來了，陳大梅嚇了一跳，看看祇有來的這幾個女的還坐着，阿翠趕快悄悄地拉了陳大梅一下，着急說：「快站起來，彭老師來上課了。」

陳大梅站起來，也學着人家的樣子「立正」着，跟着大家行了一個鞠躬禮，她心裏高興的說：「我真像做了學生了！」

彭老師是近視眼，但是年級還很輕，臉上戴着眼鏡笑着，走到講台上，回了一個禮，大家才坐下去。

「今天人數又增加了嗎？」彭老師看了一會說。

「彭老師，是我去「宣傳」來的。」李啟翠驕傲地站起來說：好像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似的：「她們五個，都是和我們在一起做「工作」的，我們都很努力，我們都在黨小組，祇有水連姐是細紗間的，她是陳大梅的表姐，陳大梅和我，我們都是杭州人，我們都是「逃亡來的。」

阿翠很神氣的說着，說得很有條理，而且把平日彭老師說的許多新的字眼，都用進去了，這一番話，他已經想了大半天了。課堂裏四五十雙眼睛都看着他，陳大梅也看着他，阿翠更神氣呀。

「誰是陳大梅？陳大梅！」彭老師從講台走過來，看着這些學生。「……是我。」陳大梅紅着脸說，聲音很低，但是彭老師和大家都聽見了。她還是坐着，忘了站起來了，直到阿羣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她才想到。

「哦，你就是陳大梅。誰是你的表姐？」彭老師撫摸着陳大梅的頭髮，像是她的父親似的。

「她。」陳大梅用指頭在人堆裏找來找去找了半天，才在最後那一排位子上看見水蓮表姐，這時她又想到用指頭指人是不禮貌的，連忙放下，用嘴脣翹着，指着說：「喏，她坐在後面呢。」

水蓮表姐也站起來，爭低着頭，她今天打扮得很好看，陳大梅想起西湖裏的荷花：「水蓮表姐長得可漂亮呀……」

彭老師又叫美鳳、金鳳、小鳳等人起來，都一個一個認識了，才回到講台上。

那天晚上彭老師講的特別多，一連上了三堂，聲音也很清楚響亮。陳大梅靜靜地聽着，連眼皮都沒有眨一下，一個個字，一句句書，像甘露一樣的流在她的恬靜的心上。下課之後，彭老師又發了一張新來的女學生每人一本油印的課本，和一張油印的歌子，對她們說：看不懂的儘管來問我，以後天天帶來上課。

陳大梅把書和歌子珍重的包在她的大手帕裏，這張大手帕，還是她從杭州逃難出來時她媽媽給她的，她說：「從前，這張手帕兒是我擦眼淚的，現在我要把他拿來包書了。」她又把書妥帖的放在胸前口袋裏。

彭老師在旁邊看得好笑，又笑着，又笑着，的頭頂說：「陳大梅，你愛上學讀書嗎？」

「歡喜得很呢，我連做夢都夢到讀書的。」陳大梅興奮的說：「自從那天阿羣……阿羣就是李啟羣，李啟羣給我說：這個夜學怎麼好怎麼好，那時候我就想來，那時候我只怕我們老闆不許，後來水蓮表姐對他『說，他答應了，我們就來了！』

「好，彭老師歡喜你，你用功些，功課好了我還有獎品賞給你。」彭老師摸着陳大梅的臉頰說。

大家對彭老師行了一個鞠躬禮，就回家了。

她們五個人走在黑暗的路上，大家心裏都很快活，陳大梅更高興，跳着走着，心裏說：「我現在也真有學問了。」她已知道日本是在什麼地方，她們中間又爲什麼要和日本打仗，不，這叫做「抗戰」，「打仗」不是衝突的。還有，我們的「地球」是圓的，我們都是在一個大皮球那樣圓的一個土球上面；還有太陽裏並沒有菩薩，太陽比我們的「地球」還要大，還有鳥和飛機爲什麼能在天空飛，船和魚爲什麼能在水裏游？……

她學會了寫123456789的「算術字」，寫「一百」祇要十個字後再加一個圈……

……唉，怎麼會想到自己也知道了這末多，還覺得怎麼許多道理？她高興得跳着走着，要哭了！

走到家裏，她急忙點起燈來，從胸前口袋裏取出那本油印的小書，上面有字，也有圖案，她像兩手托着一付鉄機器似的，那樣沉重。她翻着一頁一頁，那鄰里的小手指，抖動着，小心翼翼的，那樣的歡喜呵！她的眼睛不禁大大開來，閃着天真的亮光，落在每一頁一頁的書上，她翻到彭先生發的那張歌子，看看上面寫着許多，1234……的洋碼字，不，在學寫裏叫「算術字」的，叫洋碼字是鄉下人！她看看「算術字」底下，都寫着一題一題的題子，再底下，才是叫歌子。她也小認得那麼許多題子的生字，因此，歌子也沒有辦法唱。

「不過這些「算術字」是在這裏做什麼的呢？」她用右手支着頭發想着：「怕是彭先生錯發了一張「算術」給我了……」想着想着在桌子上睡着了，直到水蓮表姐叫她去上床睡的時候，她才想起：「哦，這些「算術字」，一定是平日阿羣唱的那「獨來獨往」。

第二天上工的時候陳大梅偷偷地從口袋裏掏出歌子紙來，向阿羣「李啟羣告訴我，這些算術字是不「獨來獨往」

「算術字？」阿翠笑着說：「這是歌譜子，我們唱歌都是依着譜子唱的。」

今天，陳大梅才知道這種「算術字」的洋碼字，還能唱歌用的，她又向阿翠學會了「獨來米法索拉西」七個音的唱法。

當陳大梅和她的伙伴們讀完這本小小的曲印課本和唱會第十個抗戰歌曲「高梁葉子青又青」的時候，兩個月的夜學生生活結束了。男男女女的同學們在簡陋的「畢業話別會」裏領下了一張油印的「畢業證明書」，聽了彭老師的一番講話之後，臉上帶着一點點鬱鬱的勇氣走了。最後，連畢只聽下陳大梅、阿翠、水蓮表姐、美蘭、金鳳和小鳳六個學生。

陳大梅和阿翠捨不得離開這個夜學，也捨不得離開彭老師。彭老師也捨不得離開他們，因為他們都是夜學裏最好、最守規矩、最用功的學生。

彭老師皺着眉尖，一個一個看着他們，嘆了一口長長的氣說：「大家都回去吧，你們在家裏，我知道都很忙，我嘛，今天夜裏也還有許多事。」

大家都不肯馬上走，因為彭老師剛才給大家講話的時候向大家說，他要到金華去工作了，今天晚上趕車走。這樣，大家更是捨不得離開他了。尤其是陳大梅，她想起自己是「包身工」，沒有一個親人來顧她，就容易感到這樣一個叫彭老師，才教了地兩個月就要走了。彭老師一離開這裏，還有誰來這洋碼字的教呢？

「彭老師，那末你什麼時候再回來呢？」

「回來？」彭老師想了一想說：「那也說不定，不過我將來一定來看你們，我到你們廠裏去找你們。」

陳大梅知道彭老師的話只是安慰他們的，那裏還有再看見彭老師的日子呢？想得傷心，竟放聲哭起來了：

「噢？陳大梅，你怎麼了？」

「我……我……」陳大梅哭着，越哭越傷心，哭得大家都眼腫紅了

「你變什麼？小妹妹，你告訴我。」彭老師蹲下來，握着陳大梅的手。

「我離不開彭老師，我要你永遠呆在這裏教我們的書！」她抹了臉鼻涕眼淚，天真的說。

「嘻嘻，我有公事到金華去呢？那還有工作等着我去做，我不能不去呀。」

「彭老師，你說算是幹什麼去的？」水蓮表姐憂愁的看着彭老師說。

「金華那邊有個兒童保育院，要我去教書……哦，其定囉，像陳大梅這樣的，不是也可以去上保育院嗎？」後半句話是彭老師自言自語的，但是大家都聽見了，他想了想，又對陳大梅說：「不行，你要做工呢，而且你老闆也不讓你走的。」

「我要去！」陳大梅叫着說：「我會偷偷地逃走的！」她大胆地說，說了又像一個小老鼠似的向四週的姐妹們看了一眼，像是哀求大家：

「你們可不能让老闆跟前告我呀！」

「你放！」彭老師故意這樣嚇唬她。

「我敢！」她握着小拳頭說。

「你放，我不敢！」彭老師又頹喪地說：「我帶你走，我就犯罪了，你還小，你不知道。」

六七個人都靜默着，像在那裏總理這像說面做「靜默三分鐘的，很緊張。」

「彭老師。」水蓮表姐說話了，聲音很柔軟很好聽：「你帶她走了，彭老師，我們這幾個人，都是沒有家的，要給人家做「包身工」，這一輩子都沒有出頭的日子了阿梅還小，請你教教她……這差，有我們想辦法！」陳大梅聽了真感激呀，連眼也不眨，說一千句一萬句感謝她的話，……

……

彭老師，阿梅去，說也難去。

「爲什麼你也要去呢？」

大家驚失聲大笑起來了，連陳大梅都用手揩着嘴巴笑着。

「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彭老師，我一定要去！」阿翠急得滿

着，揚着：「我家裏只有一個祖父，他天天打我罵我，我去告訴他：『

我要上學去了！』他一定很高興的，去來我就去當家做工，我又不是

『包身工』……」他說了一大堆要去的理由，把大家看得笑個不止。

彭老師笑了一會，只得說：「好，你回去問問你的祖父，他如答應

你，你就來跟我們一拼吧。」

阿翠向彭老師鞠了一個禮，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跑到門口，又跑回

來嚷着：「我立刻回話，彭老師，你等着我，別先走了！」說完，才聽

見她遠遠地跑了。

第二天一早，胡老闆就查問：

「阿梅呢？阿梅到那裏去了？」

翻遍了那兩間又黑暗又骯髒的破屋，翻遍了家裏所有的破箱子破

櫃子，陳大梅不見了！

先開水蓮，水蓮搖說：「不知道！」，老闆拿着燈籠的棍子打了她一

頓，一定要她說出來陳大梅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死也不說！

接着，他又踢開葉蘭，金鳳，小鳳，大家都說！

老闆沒有辦法，只好弄了棍子，可惜的嘆着氣：「唉，一百塊大洋

丟到東洋大海裏去了！」

後來，他又喝醉了酒，他並沒有再去想她們上夜學的事。

隔了幾天，老闆又用她們姐妹們做工得來的錢，買來一個陳大梅的

替身，因爲戰事吃緊，和糧食價值的關係，這個新的女孩子，只化了

五十塊錢。

於是，老闆漸漸的忘記了陳大梅。

九

九

阿大梅從火車上跳着發抖的兩隻腿跳下來，影子都看不成了，兩條

腿就是發抖的，沉重得自己都不相信了。她很想跳到地下去，總一下

再走，但是她並不想睡，也不是累，雖然眼睛裏已積滿紅絲，渾身都軟

得像棉花團一樣了。在火車上，她雙手發得發抖跳起來，一個陌生的

的眼睛來看她一睜眼便使她發抖，她心裏……如果老闆醒來了，也回

家去，怕不打破個半死？……「她不安的坐着，站起來，又坐下去，好像

椅子上放着針刺，她覺得比一年前逃到杭州逃到來的時候可怕得多了，

她睜大眼睛看着這邊又看看那邊，看看彭老師，彭老師也很不安，不

過口裏還是安穩着陳大梅，「不要害怕，不要緊了！」火車走過一個

站，他就這樣說一遍。只有阿翠，他最高興，一路上他爲陳大梅唱歌，

說笑話，他告訴她：「今天他向祖父告辭的時候，祖父竟像一個小孩子似

的哭了，他親眼看見祖父的眼睛裏一絲一絲的眼淚滾出來，他想想像祖

父這樣卑賤的老人也會哭嗎？嗨，但是祖父真的哭了哇，祖父要用發抖

的手向五塊錢給他。祖父說：『這幾塊錢，給你做一防身之用』，將來

，我再到金華來找你。』阿翠自己也哭，他是從來不哭的，今天真的

有點特別！

陳大梅也沒有用心聽他說的，心裏只是很愛着老闆說來。阿翠說：「你

哈呢？」我們坐了火車，他還趕得上？」

火車嗚嗚的叫了一陣到金華車站了，這時她才放下一點心。

彭老師叫了兩輛洋車，坐車保着陳去。彭老師一個人坐一輛，陳大

梅和阿翠兩個人坐一輛。在洋車上，阿翠更熱情的和陳大梅說話，像是

一對小兄妹似的，不過話大梅總是有些害羞，因爲太筒上，有許多陌生的

的眼睛看着他們。

車子拉過一條街又一條街，上了一個小土坡，到了。彭老師說：「這里就是保育院了。」陳大梅阿翠拾頭一看，大門口掛着一塊寫着「浙江第一保育院」的大牌匾，上面寫着：

「浙江省第一保育院。」

阿翠笑着對陳大梅說：「我們讀了夜學，又來上保育院，我們升級了。」

彭老師一面付車錢，一面看着他們笑。陳大梅也笑了，她聰明地說：「我們現在有了一個「家」了，我們從杭州逃難出來，在外面流浪一年了，說着，鼻孔裏又有點酸，她心裏想：「在老闆家裏過了一年，我進了保育院，先要哭他一場出出氣呢。」

陳大梅和阿翠都做了保育院的小學生。

在保育院中，大家都喜歡陳大梅，因為陳大梅長得很好看，而且陳大梅很會哭。

大家都愛來探問陳大梅的身世：就從保育院的那個女院長起：

「陳大梅，你是杭州人嗎？」院長先生拉着她的又黑又粗的小手說。

「嗯」。她連忙縮回手，她想這樣的一隻手伸出去和院長先生的又乾澀又白嫩的手拉在一起，不著羞嗎？

「你爸爸和媽媽呢？」

「他們都……」說着就「那」的一下哭起來了，而且說哭就傷心，一直哭得把臉埋在她的裙邊，那隻大手絹裏拾不起頭來，這隻手絹，是她媽媽的，現在是她自己的了。

院長先生拍拍她的頭，走開了，她已沒有法子再問下去。

「陳大梅，你說，杭州有好多好嗎？」小夥伴們像是一個個的問個個的，靜靜的聽着。

「杭州，杭州才是好地方呢……」陳大梅想起了那美麗的杭州，美麗的西湖，只愛睜眼睛一閉，那些青青的山和青青的樹林子，堤岸上圍着一圈的綠茸茸的草的顏色，那綠的洋房，花朵開得數不清幾層呀……

「杭州……」她正想講高興與的告訴人家這些，但又想起她的家在那條又骯髒又窄狹的小巷子裏的，她又默然無聲了。

「陳大梅，那家你告訴我們，你是怎麼從杭州逃出來的？」一雙雙閃着同情的光彩的小眼睛，亮晶晶的看著她。

那天，我和媽媽……一開口，眼淚就一串一串的滾下來了，再也說不出一個字。

「唉，你真是愛哭！」一個性急的男同學竟；他常常看得不耐煩了。從此，陳大梅的愛哭出了名。人家問起她的身世她愛哭，背背不來了她愛哭，手工做不好了她也愛哭，吵嘴吵不過人家了她也愛哭……總之，她真是一個愛哭的女孩子！

有時她自己也想好哭：「怎麼這樣會哭呀？」

我們的彭老師問她：「陳大梅，你怎麼這樣會哭呀？」

陳大梅笑着說：「我也說不出是啥道理？心裏一轉過，眼睛裏眼淚就像撒豆子似的滾下來了！」

彭老師說：「哭，你這隻小小的眼睛裏，怎麼裝得下那麼多的眼淚呀！」

「七月七日」來了。

陳大梅知道：這一個非常的日子，中國和日本就是有一年前的這一天，在廣一橋那地方開起火來的，中國那那天起，稱日本開始「抗戰」。只幾天前，同學們都在希望：「七七」抗戰要開紀念會了，還要演說，又要放假一天。

院長先生對彭先生說：「我們對小朋友們來演說紀念會吧。」

彭老師在許多抗戰劇本中挑選了一個「抗日之家」，叫陳大梅來演一個又憂愁，又會哭的女兒。陳大梅說：「不成，我從來沒有演過劇，國語也說得不好，還怎麼成呢？」

「有吧」。彭老師搔搔她的頭髮說：「只要胆子大一點，就行了。」

國語家，你這幾天跟我學，這一點不要緊，你還沒談到的大才。」

陳大梅也不知道「天才」是什麼？笑着，只好答應了。

「七七」那天晚上，「流亡之家」演出了。假盲院裏除了演劇的人以外，全院老師，嫻嫻，同聲和許多來賓都坐在台下看。

開幕之後，頭一個出場的就是陳大梅扮的女兒，她在後面唱着流亡曲中來，幕後彭老師伴奏的小提琴，歌子唱得很淒涼，台下的小伙伴都情不自禁的跟着哼起來了，觀衆們靜靜地聽着，場子裏似做紀念週迴響得多。

唱完歌，就開始演戲，陳大梅用淺淡的調子，很熟的背誦着台詞，每一個字說得很清楚：

「……媽媽，我的祖父，是在流亡中死去的，我爸爸也是在流亡中死去的。現在你也要離開我死去了，……」唸到這里，陳大梅心里想：

「假如這戲是真的，媽媽就死了……」（這種做法，是彭老師教她的。）她真哭泣起來了，眼淚真的大串大串的滾下來，把台底下的許多觀衆都感動了，小孩子們認真的嗚嗚嗚哭起來，上的婦女，都紛紛擱出手帕，擦着眼睛。

後來陳大梅演到：「……我要記住你們的話，媽媽，我不再流淚，我要我同老家去！」台下的掌聲，再也忍不住住了，嘩嘩嘩的像一陣大雨雨似的震盪起來。尤其是阿翠，他比自己已被人家稱讚那高興，跳起來，站下椅子上鼓掌着。（他恨不得跳到前面桌子上去呢。）

閉幕之後，陳大梅到後台去下裝，院長先生和彭老師都很稱讚她，也有許多來賓來看她。有兩個什麼科長和什麼處主任的太太，還一定要院長先生帶她們到教室去看看，陳大梅不肯去，怕悄悄地溜開了。她自己也是非常高興，碰到人，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自己都沒有想演，會演得這樣成功。

演這戲，哭了一場，好像把地一身的毒裏面都哭盡了，從此之後，陳大梅變了一個，變得那樣聰明和勇敢，天天都有笑的，活像一隻小麻雀。

年底期滿結算的日子，她考了一個全級總分第一名。阿翠呢？是僅數第三，他覺得很可惜：「這不壞壞，明年我學用功一點了。」

第二年，陳大梅更用功了，滿了一班，一天做兩天的功課，她還要去看報，看「兒童故事」和「進步的小報」，她的調子好像成了大海洋，打開門窗全世界的水都流進去。她也愛運動，她覺得一隻腳兩隻手和拱上鐵槓，又驚人的用兩條腿纏着翻下來……她又向大的女同學學了針線，她向彭老師，向阿翠都做了小小的手工藝，她自己縫了一條，有一圖案花紋」的，每天交換着用和洗。

這年夏季和年期考，又考了全級第一。阿翠也進步了，夏季考了個全級第二十名。年期考，個全級第三十二名。他得意地說：「看看，明年我非考第十名以內的不可，哼，全級第十名以前，全級也是第十名以前！」

到第四個「七七」的時候，保育院成立了「小朋友劇團」，院長先生是劇團的團長，彭老師是團團長笑吟吟，陳大梅是總幹事，阿翠和幾個會演劇的同學都做了幹事，彭老師帶着他們到鄉下去演劇演劇。

有好幾個年級大一點的女同學悄悄地告訴彭老師：「老師，陳大梅和李啟雲兩個人再來特別親呢。」彭老師却告訴她們關於陳大梅和李啟雲更多的動人的故事：他說：還在三年前，他們兩人就在一間工廠裏一同工作一同生活了。於是這個故事很快的被同學傳佈開去，由劇團傳到整個保育院。

最後，他向院長先生的耳朵裏。他笑着說：「哦，這個小東西還有怎麼一段可憐的身世呢，怪不得叫那可愛哭的。」後來她想起：那次演戲，演得那樣真切，那樣動人，也是有原因的。

第五個「七七」，跟着大步，又來了。這時，陳大梅病了。她有着嚴重的寒熱症。白天黑夜都發着熱，不斷地說夢話，可啞的叫喊着。夢中她遇見了縫做工的爸爸，她的媽媽，媽媽的大眼睛看着她，笑着。她也笑了，還有那雙媽媽「伯伯」，

那個天天打罵他的胡老闆，還有水鏡婆姐，和那些常常想起的紅球，那些包身工的女孩子：這些人影，都到她床前來集合了。她笑着笑着，一刻都不安靜。

過了三四天，一個星期之後才好了些，彭老師和阿寒時時的守在她的身邊，用憂愁的眼睛看着她。有時，她會懷念的夢中滑翔過來，坐起來問：

「國文上到第幾課了，算術上到第幾課了？」

彭老師和阿寒都點頭：「這幾天，天天放假，沒有上課。」

陳長先生也常常帶着新果來看她的病，用很輕很輕的聲音問彭老師：「睡着了嗎？」彭老師點點頭，她輕輕的睡夢的出去了。

期考的那天，她忽然掙扎着起來了。彭老師和陳長先生驚異地問她：「做什麼了？做什麼了？」

她笑着說：「我病好了，我要參加期考！」

陳長先生說：「你不用參加期考了，我給你一個第一名就是了。」

但是陳大梅還是掙扎着去考，考畢，又軟弱地躺下一陣，才在床上上了名呀！

深夜，她夢裏隱隱地醒來，問：「分數評好了沒有？我是第幾名呀？」

分數評定之後，阿寒笑着告訴她：「阿梅，你知道我今年考了個第幾名？」

「你先告訴我，我是第幾名？」陳大梅興奮地從地上坐起來，

「在呀。」阿寒吞吞吐吐地說：「你可別洩氣，你是第十名呢。」

陳大梅努力的喘着氣，頭暈下去。

李俊英急忙扶住她，着上連着她她的瘦削的肩膀：「你別急，還有我呢，你別急呀！」陳大梅的眼睛無力的睜開來，看了他一眼，好像說：「那你是第幾名呀？」

「我考了個全班第一，全班也是第一！」李俊英得意的說，陳大梅睜大眼睛看着他，似乎不信的樣子，最後，她自地地笑了，一把擦

着李俊英的手，她習慣了。

十

秋涼節業的日子，陳大梅又健康地出現張家的面前了。還是以前的那個樣子！她笑着對李俊英說，仲長藤子在牆上看報，李俊英也打球，翻魚子……

但是，真難又來了，敵人從省州，一貫和江西方面對金華發動了攻勢，幾十萬軍隊包圍了金華。

這是軍天的日子，保育院正在籌備慶祝「黃節」，百餘演出一個盛大的歌劇團，這個歌劇團叫做「逃亡劇」，是一個經過歌唱又唱着音樂和編舞的，合舞都是詩句，是彭老師一個人寫的。

陳大梅是主角，她天天談台詞背台詞，天天演戲，天天學跳舞，弄得累死了。

敵人對打命華的消息一傳來，保育院首先接到政府叫撤退的命令，並且限三天之內，由金華逃到一個北部的的一個不顯於衆去。第三天，保育院就撤了，三輛大卡車裝着人，一輛大卡車裝着大家簡單的行李，車子開了四五天，才到目的地，這時，聽說金華那裏已打起來了。

當他們初過到這里時，街上邊是冷冷清清的，三兩天之後，街上和城外都走着逃難的人了。許多機關，許多學校，救亡團體，公務員的家眷，從金華，四都，永康：這些地方向這個小縣城逃來。起初幾天，城裏亂得亂，過了兩個多月，才慢慢安靜下來。

陳長先生和彭老師商量：「我們還是把一個歌劇上演起來吧，給小朋友們聽一點歌子，免得將來大家不能受凍，這種時候政府是顧不得我們的。」

彭先生很贊成：他說：「這地方的人，我看比金華還多呢。」過

了兩天，就有「小朋友劇團」的大「海報」在街上出現了。

一個星期之後「逃亡劇」正式公演了。

這一天，誰能非常的力量，阿寒是演員，又是舞台裝飾，可算

亂聲震死了，一盞盞去汗，一盞盞着長片，掙扎一陣，把一臉化裝好的油彩都扶到手上去了。

開幕以前，先由陳大梅以劇團的總幹事的資格去致詞，致詞是彭老師做的，來到什麼地方總要做什麼表演和動作，也已經練習了好幾遍。她說：「我們都是流淚的孩子，大家都沒有家，都有了爸爸媽媽，大家都是敵人的刺刀下逃出來，今天這個劇團，差不多是我們自己的親身的經歷，定要在座的演過，請大家看了之後，不要悲傷，因為戰鬥的心骨，是要仇恨淋漓的，有了愛，才有恨，有富壯的心骨，才有復仇的勇氣，才能帶着血液，把日本強盜消滅在我們的土地上！」一個字都沒有背錯，也沒有錯，說完，一個個滿臉「童子軍禮」，全場的觀眾都熱烈鼓掌起來，好像喊：「再來一個！再來一個！」的樣子，陳大梅連忙敬個躬，跑到後台去化裝，因為她正是劇團的主角。

開幕之後，先是序幕，台下和雀無聲，台後和台口的伴奏的人和演員，把每一個字都送給觀眾的耳朵，彭老師自己也抹着汗水水混在人聲裏，前台看了一會又跑到後台指揮，又給同學化裝。

台上，陳大梅正在「閉關」那精彩的部分：

陰幕內裏

下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風雨裏有我們成長

仇恨裏有我們成長

戰爭裏有我們成長

陳大梅小裏想：彭老師說過：這里是兩個劇的一個「高潮」，可不能馬虎。於是她大步地走到台口，在紅色的燈光的照耀下，更大聲地「閉關」着：

中國，我的母親，

我是更堅強的向着你……

：：忽然台底下黑鬱鬱的人家中，一個婦人的聲音發了似的叫起陳大梅的名字了：

「阿梅，阿梅？你不是阿梅？」

像半夜的一個霹靂，把靜靜的劇場攪得亂亂起來，觀眾不再靜靜了，演戲的也。在台上不演了，大家也視線，一齊由舞台轉到那個婦人的地方去。台上，陳大梅也覺得發怔了，她的心裏志志地跳着：「這聲音好熟呀，……」但是大幕後面彭老師和隊長先生的着急的聲音在催促了！「表情呀，說話，快說話呀！……」

中國，我的母親，

戰爭，我們……

陳大梅喘着氣，毫無表情的「閉關」着，前三個四，唸錯了許多句子，她眼睛看着有人叫她名字的那個方向，看見一個婦人哭泣着投入扶到場子外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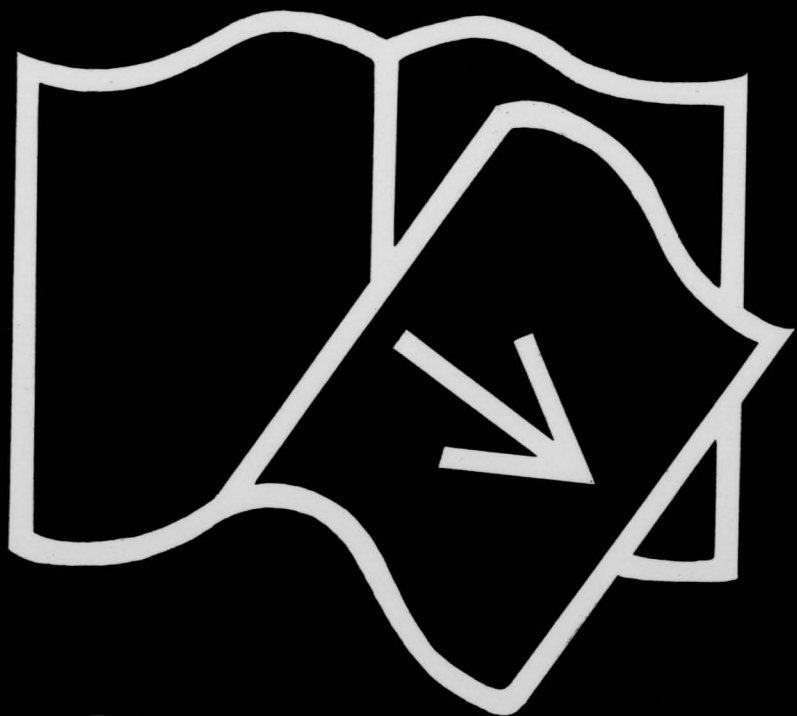
「是誰呢？是誰呢？她心不在焉地想着台詞，忘掉了許多表情和動作，把戲演得一塌糊塗！觀眾已在台下談論批評起來了，有的觀眾還堵着嘴打哈欠。

彭老師只好在幕後叫隊長的：「趕快閉幕，趕快閉幕！」

閉幕之後，隊長先生和彭老師正在責備陳大梅不該把這齣戲演得這麼糟，不該這樣隨便地忘了台詞和表情，這時，有一個服裝很華貴的太太帶着一個眼睛紅腫的中年婦人來找隊長。她說，她是演員太太，她的先生就是浙江的某區黨員，也是從浙江逃難來的，身傍的那個婦人，是她的女傭人。

「隊長，請你幫忙，照顧我們這樣的打擾你。」那個婦人太太這樣說，她握着隊長先生的手：「我有這樣一件有趣的事實和你商量。」

他放下手，回頭指着那個紅腫眼的女傭人說：「她是杭州人，五年前，從杭州逃難出來的。她的丈夫是做工的，給國家黨黨工工了，她嘛，就給人家洗洗衣服，這裏還有一個女孩子。」



缺P53 — 56

給他坐！」

「老子就敢罵你！老子就是你的老子！誰是挨砲貨？在前方五年啦，老子還沒找着他！看你倒是個挨炸彈的貨！」申寶鬍子的兵額上暴出青筋，指着打擺子的小兵也向大家說：「這小弟兒打擺子，一而站了兩站路現在犯狠啦！這位太太信兩個人的座，攆攆着，好話請聽聽，聽個座給病人，莫不盡理影調俺，請諸位概觀評評這個理。」

「算了吧！出門人，大家當受委屈。病人嗎？請個座得啦！人雲裏明暗着這幾個個不怎麼清靜的香額。女的覺得風勢不順，強強道：「誰說我是一個人佔兩個座？請以防礙有個小孩哩！」

「你還有個小孩子？小孩子買票了沒有？沒有買票就不準坐！」那個裝坤角嗓子唱戲的青年工人粗聲粗氣的綻女，後邊問過來。

「誰的褲子破，露出你來啦！大熱天誰不想涼快？買票不買票，你是老規？管不着！女的丈夫是後援，正在與影關頭的時候補充上來了。」

「×你妹子的！大爺今，個要管管着：處推快，達到你媽的後勇去！」說完竟連椅子就要擲過去，拉着笑的和期的客人攔住他：「這話咱們慢慢的說，千萬可別動手！」

「你來！你來！」女的丈夫也拖起裙管：「今天打那你這小兒子！」

「離開，你們還別道是狗咬呂洞賓，不識

好人，非給他個利索的睡，不知道馬王爺長着三隻眼！」

「算了吧！算了吧！給人家讓給座位吧！人家真說哄哄的叫喊，還來難着：「你來！你這流氓！」的應戰通告。

一對夫婦在四面帶歌聲中，男的氣憤憤的嚼着：「流氓，簡直是流氓！」坐到女的旁邊，對那個打擺子的小兵說：「給你坐！」像摔碎了茶碗樣的發酸。和他吵的那個青年工人在那邊說罵了幾句「混蛋」！就不耐了。整整一會兒的工夫，男的極力的說：「那是你，你是不死的賤貨！」

「你這不人人的擲東西！別人欺侮我，你也來。我是賤貨，你這什麼物？當初都是你！」

「你這不要臉的叫喊！老子把你推下火車去氣死！」

「你敢！你敢！給你把毛車推下火車去氣死！你這不要臉的擲東西！」女的已經有了幾分哭聲。

車廂裏的客人都擲着汗，兩個青年工人又拉唱起來。於是，車廂裏掀起一片誰都有不滿意是什意思意的笑聲。

× × ×
列車一站一站的向西跑去，吐出的客人，又有吃過的客人來攔擋，車廂裏永遠不着一點兒空閒。黃昏的時候，停着一個站，忽然

的站口。

賣定食的小販們便發售了類似的包圍住喘息着的列車，使勁的叫喊：「大爺！燒餅！滾着餅，蒸饅！」「誰吃又涼又甜的西瓜」

……這些各種各樣不同地方口音的叫賣聲，如果是深夜，真能給已經和疲疲暫時隔絕的客人以親切的感受，顯得是那樣熱呼呼的，在這樣熱熱的人的賣時，就失掉那麼人的效力，但人仍仍舊走下車去持些合自己口味的食物，或於於着這個機會換一些空氣。

「喂，來碗茶喝！」一個身穿白色粉綢褲褂約有廿四五歲的商人從車廂裏身子去同一個在車外喧嚷賣水的少婦說，這位商人一上車就喘着口氣埋怨當初買票時叫喚，三等車裏人最遲慢的擠，連帶着都不來兜生意。和他同行的也是個廿多歲的商人，兩個人中就沒有顯過紙張的這長這短，便去巡視到女人，既坐便台試到頭頭，這時車廂的門已經關下車夫每收食物了。

「多少錢一燒？」他眼睜睜一雙的喝完了茶水，回買水的少婦問道。

「一燒錢。」
「怎麼能買一燒錢呢？一個才要三燒錢！算五毛的得！」

「先生，現在在商戰了，我命要緊！不能

欺你先生，一燒錢多寡？」買水的少婦在車外仰頭笑着說，越說越遠。一、二、三、小意思，你先生也不在乎那兒兒八毛的。」
「別吵吵，」他，「這人從白粉綢小

編的口銜裏抽出一張百元的大票紙。

「先生，大票紙不劃。」

「你是做生意的，爲什麼不劃！」

「如今小票紙很難買，做小本生意一天才能賣幾個錢呀！你先拿幾張大票得啦，實在沒有，請看吧。」對水少爺的舉動裏討討有無限的幽怨。

「我有零票，就是沒有，一塊錢請要付白邊，少廢話，我不開會想孩子去！」

「先在空手沒辦法呀！」

「怎麼會買？」他的同伴手裏拿着一隻紅鶴和幾個錢幣回來進解問。

「一碗茶就買一塊錢，一她，要還不見我！」商人氣衝衝的對他的同伴解釋。

「算了罷！我這有零錢。」同伴高聲，順手拋出一張大票紙出去：「給你拿去！」經過身軀又對身白色勁綢褲褂的商人說：「何苦和這些小販鬥呢？」

「老五，你跟我說呀！這娘兒們還有幾分倚賴！快聽上林製的，我才得意這娘兒！」

「去你的吧！天還沒亮就想做夢，也嫌得早！哥哥是們做！」同伴坐下來，拿他的大腿上擰了一把，兩個人都笑起來。

「天爺頂着子兒，那五不能尋歡樂？」

他拍着拍拍調笑的口袋，得意的說着，跟着兩個人又是一陣笑。便一個人扯了一隻紅鶴和着錢幣大笑開了。

「怕要下雨呢？」商 探出身去說，四

北方的天陰着一堆堆烏山籠的雲，地面上的灰塵紙屑，煙食已經被奔來的風捲起，飛揚着，還有車馬的，也有那陣陣的呼嘯聲。

列車漸漸站去，經過三個站牌，風浪着暴風捲着幾塊的紙屑，昏的燈火滅了，站在車廂前後，圍子頭上的客人被風雨淋着，掉命的想度廟裏，衣裏裏起了一個初上車時發瘋子帶來的驚動。

「得呀！看把孩子弄壞了！」

「擠會個個！把咱家的都都整昏了哪！」

「怎麼你是誰？給咱我的什麼呢？」

「別理管戶，把人問昏了！」

車廂裏簡直是變成了劇會時對台下的情況，各種不同種族個人利益的叫喊聲隨着個個落中波動開來。穿白色勁綢褲褂的商人坐在這通道的位子上，覺得一個人很巧妙的從身邊閃過，巧妙得如同一隻游在水中的魚。接着就是一種尖聲怪氣的嗓子喊道：

「留心小偷呀！小心錢包呀！」

商人像才從夢中醒，忙的去攔訪調小褂的口袋，便如史考斯斯的叫喚：

「呀，瘦命的得錢呀！你發個走老子的四千八百七十三塊錢呀！」

「怎樣呢？錢錢人家偷去了！」同伴問着，便把車窗拉下來說：「點着洋風，看看他在想什麼了！」

洋風的吹着，把淚淚在車中人裏裏，

地上那番找不到影子的。

「短命的得錢子呀！你！」商人又狂喊了。

「別叫喊，別亂吧，好在我這兒還沒有……」同伴低聲的勸他。

「這這真真要命的是呢。唉！短命的！」

「他妨礙你？」小兒見那錢被奪了，「不知是誰弄死。我看有人答腔！」

「對！我發財！」

「別說發財了！都小心一點自己的東西吧！」一個老人的老態。

× × ×

繞過一個小站，雨漸漸的小了。

「拿出票來看看！」

不知道在甚麼時候，一個三等車廂後面的

「圍子頭」上站着一個年青的少婦，穿從

車廂中流滑出幾枚銅幣的光亮裏可以看見短髮短打掃，烏的瓜子臉，頭上用一張花布遮

雨。一個腳踏隊的兵，擰到這裏，沖她上下打量了好一會，粗聲的問道。

「……」方的笑了笑沒有個答。

「開你票！聽見了沒有？」

「我！我沒有票！」

「沒有票就上車？好大的胆子！一個不買

票，兩個不買票，客人全不買票，鐵路局就該

關門了！」護路隊長的嗓門不能控制的大，有

幾個客人好奇的出頭瞧熱鬧。他舉拳頭說：

說：「進去，有什麼好看的！」總領出來

更加縮了進去。

「不買票！福票啊！」聲音低了些。

「我們沒有錢，要行行好放過去吧！」

「行行好！行好運，老婆都沒有一個，這年頭是就死胆小的年頭！」兩股貪婪的眼泉，流涎了幾個站在雨前的動物，聲音更低，低到只有對方能聽得清楚。

「那：那，老總，還是請您高抬貴手。」

「抬貴手固容易，可也得請你……」隨路隊的小兵說着，說着，順手向女人的黑帽瓜子搶摸了一把，女人伸起臂膀把她的臂膀甩開！

「老總！請你放老成些！」守軍們的編織

（上接第五五面）

才纔能安於寂寞，忍受痛苦，才能成其天才的偉大。

第四，他認爲一個天才應該具有一種真正生活的態度。他說：「一個有高等天賦智力的人，除掉過一種不常人的生活外，還要過一種純粹智識的生活，只要不擾亂這種生活的活動，他還可以不致遭遇不幸的影響。一個人因此可以把自己提高。超越運氣轉變之上」。天才能够這樣地認真生活，在寂寞和痛苦，在忿怒和失望的時候，不失理智，才不致自趨毀滅，才能完成天才的使命。

叔本華雖然自知是一個天才，但並不漠視塵世。他一生克己篤行，生活態度十分謹嚴，異常地安分，嫉惡如仇，絕不做損人利己的事。他對於道德的見解，注重克己。謂是操縱他

意志不肯容絲毫忿怒的情緒。

「把腿擱放亮點，別半路上鬧甚麼假惺惺的！」同樣也仍是被一種不可描繪的熱熱燒着喉嚨。

「早就看清楚了你。想怎麼辦罷？全由你！」女的把後面的兩句頂得特別高昂。

「好變的娘兒們！不買票上車，還要撒野呢！走！帶到守軍上去！」護路隊的小兵也受了傳染，故違的咆哮。

「守軍能吓死人，守軍是閻王店嗎？見的多，走走！」

「少廢話！走吧！」說着很迅速的抓了一個意志哲學來的。他認爲一個人的行爲是否道德，完全看他能否壓制生存的意志。假如一個人只求自己生存，犧牲別人，壓迫別人，來達到自己生存意志的目的，他就是不道德。他認爲最高的道德，是把自己個人的價值看得不高，犧牲自己來扶助別人。至於修養道德的方法，他認爲就是克己。他說：「世界上只有克己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

叔本華自己是一個天才，他瞭解並且重視天才。但在天才與道德二者之間，他却更重視道德，認爲天才應該具有高尚的德性，有了高尚的德性，就是沒有天才，也是珍貴的。他說：「雖然缺乏一切智識上的利益及文化上的修養，一個高尚的個性，仍然可以勇敢地向前踏步，不缺乏甚麼。在另一方面，最偉大的天才

把女人的手心。這當瓜子滾動，少就走在前頭，護路隊的小兵走在後頭，穿行過一節。的三等車，客人們都很本份的給開開路。

風和雨又急促的奔跑，蹦跳。

列車衝着濃重的黑暗，自管向西方闖。

吐，闖，免，」的車輪與鋼軌相撞擊的聲音在風雨的圍繞中，形成了雜亂的複音。客人們沒有留意於這些不相干的……。

廿二年八月初爲成

請（如不利用的，附上郵資請寄還）
干煤村啟八月廿日

編者先生斧正

假如道德卑劣的缺點，也會激起別人的反對。就像火炬在烈日下沒有光輝，智力，天才，美德，都要以良善的心腸勝過」他又說：道德昭良善，是一種超群的才質，不是任何完全可以相提並論的。拿這個來比較，佛智算甚麼？培根算甚麼？

這對於一個自持天才，漠視道德而傲視一切的人，是一個多麼有力的教訓，世上不知有多少天才隨着這德的墮落而毀滅！歷來永存的天才的光輝大都是同時來自他們的崇高的道德裏面的。

天才是一種少而可貴的，我們應該珍貴它。一般人要尊重天才，瞭解天才，而天才本身亦其來自愛，善自努力。

祝念 (外二章)

姚景瑜

一 祝念

今日醒得特別早，彷彿在夢中感覺着中秋已經到來了。我重新回味了一下剛才的夢境，有點兒奇怪，也有一絲惆悵，在床上升起，想着：今天該怎樣過呢？最初，心裏是滿愉快的，但再想下去時，不禁感到茫然而空虛了。

中秋雖然是一個佳節，但是對於一個遠離家鄉的孤獨的青年人，除了徒然增加他的懷念和感傷外，是毫無意義的。我本不重視節日，但也有談談的興念，想起中秋月天下偷的樂趣，和兒時月下偷瓜摘果的情景，當夢一醒的翌日而迷惘。

這年來，我奔走在戰地，在河防，在後方，都是淡淡地度過這些日子的，沒有歡樂，也沒有哀愁，有的僅是一絲靜穆的惆悵，今日仍然是如此。不過添上了一點憂鬱。記得抗戰後第一個中秋節是在長沙過的，（那時你不是也在長沙麼？）七八個同學在校園中間坐着，吃着月餅和牛肉乾，唱着歌，誰也不肯多說話，大家的情緒雖然很興奮，沉鬱而悲壯；因為那時饑饉正酷，南京吃緊，（還記得麼？那夜南京的同胞買的不是月餅而是炸彈。）抗戰的烽火，正燃遍全國，激發着誰，大多無心向學，都

準備投筆從戎，或去做救亡工作。但一時竟找不到門徑，因此很苦悶。這是一箇中秋月夜，應該快樂，所以一開始便相約不准談國事，不准談戰爭，但除此以外，誰也不願意開口；沉默很久，才由一個名叫「慧冰」的同學，

一個年青的詩人發了，莎翁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悲劇。中秋過後，便有兩個同學投交軍校，一個投考航校，一個到北方去打游擊，不久我也離開了學校。（你也不是這樣地離開了學校的麼？就在這時候，我們參加了同一行列，而陌生人也就這樣認識了。）第二個中秋節，我便到了黃河岸上，在敵砲下欣賞淡淡的月色。此後的幾個中秋節，輾轉數地，也都黯淡而惆悵。現在是在西安過第二個中秋節了，仍然是淡淡的——一點思念，一點悵惘。

你呢，怎樣度過這個中秋節？我想上帝會隱隱覺得愉快的。你是在家裏過呢，還是在學校裏？能和家人一敘天倫之樂，吃着月餅，談着家常，自然是幸福的。假定，你們在青木關松林崗上，正是一個賞月的良好所在。松林下，溪水旁，讓三兩友好，攜一壺水菓，一些餅乾，吃着談着，徘徊坐臥，任你自由。你們有的是琴弦，有的是歌喉，撫琴高歌，讓歌聲與流水，與松濤，匯成交響，飄蕩於這靜寂的月夜。

• 這情趣，不是美得像一首抒情詩，美得像一隻小夜曲麼？

這中秋，告訴我，你是怎樣過的。一個遙遠的祝念。

二 明月

黃昏，我走進城去。

訪友不遇，正躊躇間，碰到S和他的愛人Y，於是相偕至萍湖公園。

夜色已濃，然而並不黑暗，只是灰朦朧的，仍像薄暮時候；樹影，人影，都很清晰，遊人不多，秋風蕭蕭，遠不如夏日的熙攘了。

我們環遊一週後，乃於疏落的短樹林中選一茶座坐下，一壺茶，一碟瓜子，一支烟——準備迎接月亮的上升。

夜，靜靜的，樹在輕輕搖曳，微風掠耳，帶來低柔的細語。

「暈樣的賞月，倒也別有風味」我們中之一說。

「這是一種清趣」另一個接着說：「多安靜，多悠閒，心裏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輕鬆舒適之感。」

「是的，」這一個接着說，「人是應該讓自己去尋求生活的，樂事的，像我們終日在辦

公事畢，家務亦神，尤其應時有奇蹟與優美的會。」

「女孩子沒有話說，只是不斷地回頭去看月亮。」爲甚麼還不上來呢？」帶一點微弱的嬌態說，「這樣地纏著！」

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大膽不習慣於這種清幽的享受吧？她顯得有點不安，她又坐起，坐坐又躺下，時而回頭，時而四顧，心似乎爲這柔靜的詩一樣的夜所迷惑，而感到一點微弱的騷擾。S於是趕緊溫柔地安慰道：「急甚麼呀，月亮馬上就上來了。」

他又解釋着，遲遲上升的月亮是特別再亮的：「月到中秋分外明，」他並且引用了這一句古語。

我正對着月亮，從樹林中透過去，我聽見她正慢慢地上升，矜持而莊重，猶如一個負盛譽的女伶，故意顯示一種令人不可企及的高傲。

「上來了！上來了！」女孩子高興地叫着：「風明亮呀，還有一絲星雲。」

「一生幾見月雲頭，」S感慨地說，對於愛人的話並不加以附和，像是自勉，又像是替病人家：「所以我們得好好地努力呀，得善於利用我們寶貴的光。」

這話是輕輕地說出的，平凡而自然，沒有什麼故作，但在這靜靜的月夜，這平凡的語言，却是何等的神聖而有力啊！我們已經送走了二十多個中秋，而這中間，我們又何嘗真正地

看見過幾次月雲頭？將來還有多少個中秋供我們欣賞？月亮永遠循着一定的規律走她自己的路，而人們却往往愛走偏僻的曲折的，並且常常疏忽於自己的行程。老來的皎皎明月，徒增憾感而已。

我們沉默着，喝着茶，許久不說一句話。朋友的愛人回過頭去看明月，若有所思地突然說道：

「這月是爲我們而明亮的啊！」
S和我都愕然了，想不到這女孩會吐出這富於智慧而發人深思的語言。我們立刻感覺着一種少有的喜悅，微微地笑了，並且一齊舉首注視那明月。

而月亮，升得更高了……

三 歌唱

「歌唱吧，送明月，」一個女孩子說：「惹起我們多少相思，多少回憶。讓我們用歌聲來寄託我們的相思與懷念於那逍遙的故鄉吧。」

「來！親友們，」一個青年男子說，「讓我們圍成一個圈子。」

於是散佈在林子裏的一些男女孩子們圍成一個圈子，坐在地，開始了歌唱，起先，歌聲是低柔的，緩慢的，一個個舉起頭，凝視着明月，似乎想從那裏尋找一點甚麼，而嘴上只是下意識地哼着，不像平常那樣地合乎節奏，但整個圈子是寧靜而自然的。歌聲漸漸地消滅

了，輕輕蕩漾：像江河的波浪，起伏奔流，拍打着兩岸；像大海的巨濤，翻騰洶湧，衝激到遙遠到的岸邊。這樹林乃成了情感的海，歌聲飄蕩於遠近。

月光從樹枝間篩落下來，點點片片，搖曳在他們的臉上，搖曳在他們的衣襟上，如一隻溫暖的慈母的手，撫摩着他們的心，而歌聲於是愈來愈親切了，

天下明月一盤圓，
天下慈母一樣心。
月啊，
你潔淨的光輝，
照着遊子的思念，
照着慈母的眼淚。

娘啊，
去年今日，一樣的明月，
我在你膝前吃着月餅：
如今我却在那遙遠的異鄉對月歌唱，
但我並不寂寞，也無寂寞，
因爲這兒有許多善良的同伴，
生活在一起，
戰鬥在一起，
歌唱在一起，
娘啊，你聽，
歌聲帶着我的思念，
藉月光與晚風，
將飄蕩到你的耳際，或者

飄飄到他的夢裏。

一簇的明月，

一樣的思想，

張明，我彷彿聽到你的呼喚。

歌聲漸漸低弱，漸漸飄散在樹林裏，大家無言，凝視着月亮。女孩子臉上似乎閃爍着晶瑩的淚光。

一片寂靜。

遠處彷彿有低低的私語。

再唱吧，一個女孩子說，瞧這月亮有多好

「我，我……」另一個約摸只有十六歲的女孩子吃吃地說。

「你怎麼啦？」一個男孩子問。

「我，我想哭」，那女孩子回答，把頭埋在手裏。

「傻孩子，哭有什麼好！」另一個年紀最大的青年說：「來！我們再唱吧！」

我的家

在東北松花江上，

歌聲又從寂靜的林子裏飄起，在晚風中淒涼，自憐，有着悽心的淒涼，那不易歇唱，簡直是哭泣啊！

「不！不要唱這個」，一個男孩子說，「唱別的吧！」

「張明，張明……」那個想哭的女孩子說，「唱我們聽罷了東北」，三個人同時這樣說。

「好的」，其餘人應和着。

這歌是他們於五月前離開東北到北平途中由長春師大國文系的一個學生作的，而出

著樂系畢業的一個同學譜的。他們一路上趁沒

有房子時時代唱這首歌：

再見，東北，我們的家鄉，

今日我們要暫時離開你，

回到自由的祖國去。

但是我們不久就會回來的，

那時不僅是我們這個人，

還有成千成萬的祖國的軍隊，

與成羣結隊的。

波浪園內的故鄉同胞，

都將喊着殺聲，

像海浪一樣地湧着回來。

把我們的青天白日旗，

重新插上長白山，

插上興安嶺，

插上所有的山頭，

插上瀋陽，吉林，長春

以及所有的城市，

高唱凱歌，

三千萬同胞同慶這土地的新生。

現在我們走了，

但不久會再回來的。

珍重啊，東北，我們的故鄉！

珍重啊，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歌聲充滿了淒涼，讀罷與堅強的信念。他

們站起來，手牽着手，繞着圈子旋轉，旋轉，旋轉……

一陣微風掠過樹梢：樹梢在搖撼，搖撼了

地上的月影。女孩子因夜露的侵襲，頻頻地打

了幾個寒戰。

「夜深了」，其中一個說，「該睡了吧？」

「

不」，另一個女孩子回答，「睡不着，

我是睡了又爬起來的。讓我們歌唱到月亮，好

嗎？」

「好，好」，多數人的回答。

「但是，」年紀最大的一個青年說，「你

們的衣服是那樣單薄，着了涼是不好的，還是

睡去吧。」

「不，我不要睡，我要看月亮」，又是那

個想哭的女孩子說。

「那就讓我拿去一條毯子來，你們也回去

添上一件衣服。」

……

月亮已經偏西了，黑雲遮沒了她的光輝。

晚風一陣緊似一陣。遠處傳來尖銳而淒厲的汽

笛聲，接着是火車鉄輪的震動聲……

他們肅然而立，抖一抖身上殘餘的月光，

悄悄離開樹林，回到宿舍去……

一九四三年中秋後一日於西安。

河的故事

西 帶

非遠古

在碧藍閃的世界上

它靜靜的祖先

會像無羈的野馬

在奔着，怒吼着

有多少年了

誰也記不清，總之

在那極古遠的年代

它便橫臥在這裏

而生物在它的身旁成長

人類在它的身旁進化

文化在它的身旁萌芽

有人用駝車喚領御

拉着它出走的時候

它的母親會這樣囑咐：

「別怕風，別怕雨，

孩子，成長吧！」

它發愁去了，他帶着

祖先的遺傳因子去了

一切外來的水波

都不能阻礙它的力量

暴雨，只為激起它的上漲

丁丁的長它的茁壯

狂風，只能掀起它的怒濤

——想起它的頑強

它呵，嚮往着

一個戰鬥的生活

於是，它

滾滾在濃綠的平原

響動在幽深的谷底

呼撲在崎嶇的山崗

奔波在風災的大沙漠

像一個無邪的孩子

懷着一個美妙的幻想

不辭勞苦地，追求着

那處理想的地方

頑強地，歌唱着

奔流在枯寂險峻的途上

它的路，分佈在

萬里無垠的沙漠

杳無人烟的山野

路——

在它的腳下却變得

平坦妥協

星羅棋佈

它的腳，那雙有力的脚

鑿穿堅固的山體

撬開了束縛的桎梏

於是它濺了刺，沙灘……

像一個頑皮的孩子

總是那樣的

愛好這塵世鬧着玩

雙農夫用磚開

隔斷了它的去路

牠會躁地，更開闢

一條新的路綫

創造，創造在它的手下

也變得異常輕便

而它更愛舞着

繡標的農民

灌溉着

茂盛的莊稼

擁抱着

濃綠的鄉村

它總是帶着一支

有力的歌調

奔過了山野，沙漠……

像一個行吟的詩人

在田間歌聲

像一條古代的怒龍

奔大地上狂嘯

從遠古，或滾滾地

而將永遠地

奔流，奔流，奔流……

七月十七日，子夜。

鐘 (外一章)

禾 子

二 山、在雨霧

迷漫中

山，沉浸在雨霧迷漫中。

我仰起頭

任雨歌河深我底頭裏，

又親切地輕吻着

我底雙頰……

秋天，

我搗的成砂

「！我胸解手還冰冷中的溫暖。

城外，青山如畫
做岸地屹立雨中

一如晴朗的時日；
驟然，在迷濛的細雨裏

一切都淡了！

對着雨霧哭的幽情
我不禁啞然失笑：

！！！

你，大地隆起的乳房，

雨絲為你織成一層

柔密的紗……！

一一 鐘

在恬靜的
的秋天底午

夜從涼爽的地方，他經過地擊沉

而的有如老年人數落着，想喊自
己晚暮悲涼的，藉藉着無限哀思
的鐘聲……

它在這寧靜的
而被投入一塊碎石，激起一陣圓
即的漸次向四週擴散着的輕微的
波瀾，打破了破曉的夜幕，徐徐
蕩漾着……

鐘聲原是一條拖於長空的高聲呵
！它迴旋於靛黑的，漫長無際的
太空擊打着通過地面上的，寒冷
的氣流也同樣擊打着失眠者衰弱
的心扉……

隨着鐘聲的傳播，誰個又在散佈
着含着着哀成的，兩地相思的鐘
子？它尋求着每個離情人兒可憐
底心她就像春藤抽枝般迅速茁
芽滋長……

伴若漫長而蕭瑟的秋天之鐘聲的
，是一顆如落葉般，被迷惘團困
的心當鐘聲又一次低抑地響起時
，那失眠者底枕畔已是血淚狼藉
的了……

(十月四日重抄於乾縣。)

編後

本期是五卷三四兩期的合刊，量的方面當然比從前增加了；質的方
面也比從前充實。還是可以向讀者諸君告慰的。

石安先生編譯的「契可夫論文學」，內容頗可珍貴。契可夫在中國
文壇上，是陌生的外國作家。他的小說不少介紹到中國來，可是他的
關於文壇的理論，在中國却罕見。石安先生所編譯的，雖然是從俄
國有許多地方却可以供一般從事於文學寫作的人們參攷。他是十九世紀
俄國純客觀評論的寫實派作家，在他一八八九年四月寫給朋友的信裏這
麼說：「正確的描寫生活，並給予的指出此種生活如何解釋了常軌。這
一帶如何，我不知道，正如我們誰也不知道一樣。」這些話，我們覺
本節荷同；但他又這麼說：「凡是真正的科學和藝術，所追求的而非一時
的和局部的目標，而是追而永久的和一般的真理。」「作品必須有明確
而確定的思想，你須知道如何寫作。你如沒有確定的目標，走上此藝術
道路，你將迷失路途，而且你的才能將害了你。」「藝術作品絕對需要
表現某一偉大思想」。他又具有偉大思想的作家。本期弗翔先生的「
不能因忌醫而遺失一文」，也講到這一問題，希望讀者諸君合併參攷。

姚珞先生的「現實的主題論」，一封初從事於文學寫作的人們，應該
是很有幫助。田汀先生的「折生」和楊陽先生的「芳蘭」，主調大同而
小異，但寫作的手法不同，可供讀者諸君比較參考。林風先生是詩人，
他的小說也頗有詩意。于其村先生的「流動中的泡沫」，描寫非常深刻
細膩，也是特別值得向讀者諸君推荐的作品。

本刊所發表的稿件，編者熱烈的希望讀者諸君子以批判！姚珞先生
和林風先生是學友，姚珞先生在一「現實的主題論」中，論及林風先生的
「長恨歌」，「孽虎相窺客觀」，並沒有溢美之辭，還是值得讚揚的事。
向本刊投來的稿件之中，很少「文藝短論」一類的東西。似乎是一
種遺憾。此後希望讀者諸君對於此類稿件踴躍的惠賜，務使本刊的內容
豐富而豐富！

本刊自五卷一明起，篇幅將增，編者益覺惶悚！讀者諸君如欲
投稿或批判，編者竭誠歡迎！